

密雲禪師語錄

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臣道忞上進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進天童密雲悟禪師語錄奏章

庶一

浙江寧波府鄞縣天童寺臣僧道忞謹

奏為恭懇

天恩

賜將先師語錄入藏以光祖道以茂

皇猷事

奏一

一

皇上統承精一道契真宗性命之學尤深致  
 意至於古聖語言有闕世道人心者尤  
 必廣布頒行使若見若聞各達本性方  
 愜

御衷真

覺皇之慈心振古希有者矣道忞幸逢

盛化身叨

寵遇又每承

天眷追念先師

賜邇頂相復刻遺編感

恩已渥復敢何求唯是緬念天童先師圓悟  
生當末運興振禪宗六坐名山忘軀荷  
法一時提唱機語皆開鑿人天單明直  
指日雖刻布人間但未經入藏恐漸湮  
沒道志伏見宋景德年中僧道原所著  
傳燈錄三十卷頒降入藏元祐間明教  
禪師契嵩所著輔教編三卷及傳法正  
宗記一十二卷亦賜入藏乾道七年僧  
蘊闡所進大慧禪師宗杲語錄三十卷  
亦賜入藏元統二年僧善達密的理  
所進其師普應國師明本語錄三十卷  
皆賜入藏此四者人雖異代咸遇清時  
道法耿光於今維烈况志生值昌期之  
運躬逢

佛心天子重法之秋誠千載一時奇遇謹扳

前件事例將先師圓悟語錄壹拾貳卷

與志所編年譜陸拾貳帙先經繕寫進

呈外伏乞

俯鑒微忱下頒

鈞旨

賜收入大藏永使流通則正法眼千古長

新而

願力思普天均戴者矣為此冒昧具奏懇

賜下部施行志不勝翹禱待

命之至謹具奏

聞

順治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奉

旨禮部議奏本月二十九日禮部覆奏本日

奉

旨依議

密雲禪師語錄序

達磨受西天般若多羅密印六傳而至曹谿  
曹谿之後分爲二支而臨濟之兒孫獨盛臨  
濟之後又分爲二支而楊岐之兒孫獨盛蓋  
監寺受慈明遙記與黃檗之記臨濟正同故

庶一

三

禪道獨爲天下冠今之所傳臨濟派者則皆  
系出於圓悟勤之子虎邱隆者也虎邱之子  
天童華知見高邁大慧嘗作偈特稱之天童  
華傳天童傑傑傳破菴先先傳無準範範傳  
雪岳欽欽傳高峰鈔鈔傳中峰本本傳千岳  
長長傳萬峰蔚蔚傳寶藏持持傳東明昱昱  
傳海舟慈慈傳寶峰瑄瑄傳天竒瑞瑞傳絕  
學聰聰傳月心寶寶傳禹門傳禹門嫡子是  
爲今天童圓悟大師大師之望前圓悟勤公  
凡二十世其望臨濟則三十世而望達磨則

四十世也天童居大海之東山川環擁當年  
之坐道場說法者八十餘員大率皆臨濟之  
裔也庚午之春余在武林僧舍偶見大師語  
錄一編始知臨濟宗風至今未墜修書致敬  
請師說法太白山中即天童華禪師故址也  
棒喝交馳學者無開口處莫不望風而靡以  
爲臨濟再來也大師操履嚴峻有古尊宿之  
風行解相應與末世之狂禪迥別余嘗觀其  
用處縱奪自繇每吐一言蓋天蓋地其所從  
來者異矣應般若多羅之識而中興臨濟之  
道於今時正令全提坐斷十方世界至矣哉  
崇禎壬申歲三月朔旦弟子黃端伯稽首和  
南譔

密雲禪師語錄目錄

奏章

序文

第一卷

上堂

第二卷

上堂

第三卷

上堂

第四卷

上堂開示

小參

室中開示

入室機緣

問會機緣

卷一

第五卷

問會機緣

勘辨機緣

法語

書問

第六卷

書問

舉古

拈古

第七卷

拈古

徵古

別古

代古

頌古

卷一

五

第八卷

頌古

佛祖贊

自贊

偈

佛事

雜著

第九卷

行狀

年譜

第十卷

年譜

塔銘

雲禪師語錄目錄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一

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良道忞上進

上堂

住常州荆溪龍池禹門禪院於萬曆丁巳四

月望日衆請開堂迎至法座前師指云堂堂

坐斷千差路卓卓分明絕去來喝一喝顧視

大衆云還見麼遂陞拈香云此一瓣香明歷

歷上拄天下拄地熱向爐中端爲今上皇帝

祝延聖躬萬歲復拈云此一瓣香名不得狀

不得自從親遭毒手今日對衆拈出供養即

此堂上傳曹谿正脈三十三世幻有老人用

麟法乳之恩就座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

第一義師舉拂子名云大衆見麼只此拂子

已刺破釋迦老子眼睛了也衆中莫有眼見

如盲口說如啞者向金不博金處道將一句

來良久云眼空宇宙渾無物大座當軒孰敢

窺擊拂云若向者裏領略得去便請歸家穩

坐脫或未然更聽葛藤復擊拂云一切智智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禹門院裏上

堂四大部洲打鼓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且道

蓑衣箬笠向甚處著有知著落處者出來對

衆通箇消息若也未知恰是開眼瞌睡禹門

如此告報莫有不甘底衲僧奮性出來把腳

拽下座前爛槌一頓共助無爲之化寧不謂

之好事者哉雖然如是逢人切莫錯舉擲下

拂子復舉波斯匿王問佛勝義諦中還有世

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

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

去龍光佛所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亦無聞

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今日忽有人問禹

門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只向道一箇鼻頭兩孔出氣是名一義亦名二義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拍鄰下座

上堂舉高峰和尚云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鏡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驚鷲峯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簡點得出者參學事畢師云高峰之句不妨奇怪只是不經簡點今日禹門亦有四句四句者何饑飡渴飲閒坐困眠此四句內亦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簡點得出者來方丈通箇消息

上堂若論此事畢竟直不藏曲諺云不曲咸謂面赤不如語直禹門看來即也不然若據

不曲語直不如面赤良久名衆云還會麼不見道心不負人面無慙色遂涌身震威一喝下座

上堂舉盤山示衆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大慧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華師驀拈拄杖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甚麼處擲下云具眼者辨取

普請採茶上堂舉瀉山摘茶次謂仰山云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瀉云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云未審和尚如何瀉良久仰云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瀉仰父子雖善切磋未免體用分作二路爭似禹門者裏體用本無二致且作麼生是體

用一致底旨舉手云普請採茶去

上堂四月十五日已過去六月十五日猶未來過去與未來以拄杖——云都從者裏剖復以拄杖云若於此識得根源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識不得是不知痛癢底死漢莫怪悟上座造口業壓良爲賤擲下拄杖復舉德山初出蜀於灋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什麼文字曰青龍疏鈔曰講何經曰金剛經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會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德山當時無語師云我若作德山只向道山僧肚饑揀大者快搬來使者婆子直得手忙腳亂打發不迭及至搬來時肩擔便行管教者婆子疑殺行腳衲僧

別有長處

上堂擬欲參禪圖脫生死已錯了也不擬參禪圖脫生死又錯了也敢問衆兄弟合作麼生得不錯去咄洎合停囚長智

上堂禪不在參道不須悟直下了然超佛越祖驀拈拄杖云即今莫有超佛越祖者麼卓拄杖云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爲甚如此者裏放過即不可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今朝七月六日無論一葉不落而天下秋衆兄弟已備知矣舉起拂子云一塵起也且作麼是大地收底道理擲下云若知撲落非他物始見縱橫不是塵

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若知大道真體箇箇成佛作祖以手槌胸云甜瓜徹

蒂甜苦瓜連根苦

上堂百日禪期正如畫地爲牢祇要諸人知箇分曉若也知得分曉便知四月十五日結制本非結今日七月十五日解制亦非解既非結亦非解且畢竟四月十五日到今日七月十五日者是箇甚麼良久云若總未分曉無奈漆桶不快何

上堂舉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女不出定佛云假使百千文殊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更罔明從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敕出此女定罔明

庚一

十

即於女前鳴指一下女子從定而出師云若文殊大士用處與罔明大士用處一般因甚女子不出定又若罔明大士與文殊大士用處一般因甚女子卻出定衆兄弟還知二大士併女子落處麼顧視左右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上堂豎起拂子云衆兄弟見麼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盡向悟上座拂子頭上聚頭打葛藤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若也放開從教口勞舌費若也把住擊禪牀云不消一擊復豎起云還見麼擲拂子下座

歲旦上堂舊年是新年舊新年是舊年新新年與舊年有口也難申所謂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

堂沒卻身乃顧視大眾喝一喝下座

晚參上堂今宵正是正月半家家點起上元  
燈禹門院裏家風別卻將吹滅暗中行遂吹  
息燭下座佇立云衆兄弟還見麼若也見得  
則諸暗相永不能昏若也未見高聲喚侍者

云移取皮燈籠來引大眾過堂喫茶去

十一

十一

上堂今日禹門院裏結制須與衆兄弟一議  
不用衆兄弟參禪不用衆兄弟會理單單不  
許瞌睡若也瞌睡一棒打出骨髓莫言不道  
立秋上堂舉諺云朝立秋陰颼颼暮立秋熱  
殺秋此中大有好消息所謂治世語言皆與  
實相不相違背只是世間人未曾一簡點若  
也簡點就要會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有甚麼  
難衆中有曾簡點其中消息者麼一總未曾  
悟上座試爲簡點朝暮且置不知喚什麼作

秋卻說陰颼颼熱殺秋還知麼不見道不因  
夜來雁爭見海門秋拍香几下座

上堂舉洞山云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  
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禹門又卻不然禹門  
今日解制兄弟東去西去暮拈拄杖云逢人  
切莫錯舉擲拄杖喝一喝下座

因雪上堂昨日青山今朝白雪衆兄弟好消  
息壁鹿行人步步成迹唯有挂角羶羊絕氣  
息從來獵犬難尋覓高著眼始得

上堂人人本具箇箇不無不是聖賢了事凡  
夫且事又作麼生了舉起拂子云不喚作拂  
子便了取好不喚作拂子便了又喚什麼作  
事以拂子擊香几云惺惺底惺惺瞌睡底瞌  
睡然喚作惺惺瞌睡依舊無本可據喝一喝  
云老僧據本去也便下座

普請上堂據衆兄弟攤了飯米來伴悟上座  
各各計明已躬事不該動靜衆兄弟然而俗  
諺有之曰有例不可滅無例不可置如百丈  
大智禪師勸叢林立規矩有普請例及諸家  
語錄亦有普請說所謂作則均其勞飯則同

十一

十二

其食自今觀之似乎不然作者應當作閒者  
應當閒致令古風凋喪法門澹薄無他蓋主  
者不舉之故也乃云要且者般事須是者般  
漢若畏刀避箭躲賴偷閒不足爲伴雖然恰  
有箇驗處以何爲驗舉手鼓掌云打鼓普請  
看

上堂悟上座妄譚般若未死舌頭先壞死後  
定墮拔舌犁耕衆兄弟有相救者出來試救  
看良久云無則悟上座只得自作自受去也  
上堂忽雨忽晴天道變化物遂其生舉起拂

子云唯有者箇自古至今不屬雨晴且道屬  
箇甚麼與侍者云縣於方丈內異日指他人  
上堂天上月正圓人間道月半衲僧事如何  
直截當自看

上堂纔然正月初一不覺二月十五光陰迅  
速催遷日月如同電火豎起拂子云觀音妙  
智力能救世間苦擊拂子云衆兄弟休莽鹵  
擲拂子下座云參

十一

十三

上堂古人道若論此事多說不如少說少說  
不如不說慕拈拄杖卓云者裏是甚麼所在  
說多說少說說不說舉起拄杖云是多耶  
是少耶是說耶是不說耶復云正當恁麼時  
諸人還委悉也無若委悉去獨步大方橫行  
笑下如未委悉不煩久立便下座  
上堂問梧桐葉落傳秋信作家相見意如何

師便喝進云喝後如何師乃打進云何不道  
看師云將謂作家元來不是乃云舉一不得  
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只如今朝七月一  
汝等作麼舉若也舉得南天台北五臺若舉  
未得喝一喝云速退速退便下座

歲朝連雪上堂連日雪紛紛山河一色吞天  
開銀世界別是一乾坤衆兄弟還會麼當恁  
麼時正是古人所謂三十年前未得箇入處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三十年後得箇入處見  
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是箇大地平沈底時  
節且憑箇什麼得恁麼地良久云世出世間  
窮徹底常樂我淨獨爲尊

上堂今朝正是正月七世上相傳是人日可  
憐大夢未惺人卻見陰晴起瞋說令人轉憶  
雲門老解道日日是好日衆兄弟還知雲門

老子落處麼良久云祇是不分皂白底漆桶  
復云日日好日當下心息本無孔竅寧容情  
測各各珍重不煩久立

上堂若論此事擬心則差強言則隔觀面分  
付罕人委悉遂展手云分付了也衆兄弟還  
曾委悉麼若未委悉急須珍重

幻有和尚忌辰拈香云當時巴陵爲雲門大  
師設忌有三轉語高峰爲雪巖和尚設忌單  
單只有一句悟上座今日爲幻有老人設忌  
一句也無何以舉起香云者是一句耶是三  
句耶插香云逢人切莫錯舉

上堂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  
上一路千聖不然徑山道向上一路熱盃鳴  
聲老僧道向上一路蹋破草鞋  
上堂舉教中道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衆

兄弟還知釋迦老子立地處麼若也知得從  
教徧界分身設若未知悟上座不免更資一  
路舉起拂云者是放底光明且如何是實相  
義擲下拂云急著眼觀

上堂古者道我一喝不作一喝用遂喝一喝

無一

十四

云且道悟上座一喝與古人相去多少莫有  
端的者試端的看良久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謹白參玄  
人光陰莫虛度且作麼生是不虛度底光陰  
記得小時騎竹馬看看又是白頭翁

上堂兜聲一發獨稱尊引得兒孫惡水淋不  
是與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

上堂今朝正是五月一爲衆分明重剖析昔  
日雲門老古錐卻道日日是好日是又是別  
又別汝諸人瞥不瞥龐公不昧本來身衲僧

無一

十五

正眼頂門裂喝一喝下座

上堂六月日頭真箇熱赤肉團邊如火富且  
問現前衆兄弟無位真人徹未徹若也已徹  
向無陰陽地上豎去橫來若也未徹未免來  
日熟如今日

上堂竚立座前云老僧氣喘不能說話遂咳  
嗽吐痰於地云衆兄弟試道看良久無有出  
者師以腳抹卻歸方丈

上堂若論此事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喝  
下鑊圍山倒走一句當天八萬門句句自然  
絕滲漏趙州關雲門普雪峰鞞毘禾山打鼓  
上來一隊老古錐看來未解師子哈汝諸人  
須抖擻轉身路子若能行處處莫著隨人後  
撈著翻身便蔽伊始可人前開大口且道禹  
門者裏用箇什麼薦拈拄杖云一條拄杖黑

如漆是聖是凡劈脊撲喝一喝下座

上堂恁麼也不得道火何曾燒著口不恁麼也不得嚼爛虛空牙齒出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石頭老子舌無骨蘸拈拄杖云恁麼也得放下云不恁麼也得復拈拄杖擲下云恁麼不恁麼總得汝諸人還知禹門落處麼便下座

上堂十方無壁四面無門中有一寶任運縱橫便下座

上堂年年有箇臘月八相傳世尊悟時節咸謂如來睹明星誰知打失眼睛瞎諸人若欲辨端倪正眼須從頂門發從茲突出普天輝將此深心奉塵刹喝一喝衆兄弟還見釋迦老子打破漆桶處麼便下座

住天台山通玄寺結夏上堂若論此事本非

卷一

十六

行住坐臥之相豈可結制定期爲限祇如今

古叢林皆以九旬禁足三月安居正眼看來大似畫地爲牢置人必死之地雖然如是正恁麼時諸人向什麼處出氣有善出者速速出來對衆出氣看良久云一總未能且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與悟上座眉毛厮結到八月一日說破時有僧出云說破箇什麼師云速退僧茫然師云只得一跳出去僧云再撲一交師云速禮三拜復舉開山韶國師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云只此一偈堪起吾宗師云殊不知滅汝宗者即此偈耳不見道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今日新通玄不免別開一路乃云通玄峰頂別是人間只緣不薦錯認青山遂

喝一喝云還薦麼便下座

上堂纔然昨日又是今朝流光電速人亦隨  
還當勤精進如救頭然薦拈拄杖云穿卻諸  
人鼻孔換卻諸人眼睛還我救底頭來擲拄  
杖云大眾委悉麼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平地

上死人無數切莫停囚長智

庶一

十七

上堂今朝正是六月六貓兒狗兒皆沐浴通  
玄峰頂禪和子箇箇渾身乾暴暴復云會即  
途中受用不會即世諦傳續且道傳續箇什  
麼三十年後抱頭哭莫言老僧不道參

晚參茲當六月初七夜衲子聚頭將畢夏露  
靈天風忽地來草菴卸下琉璃瓦且道是何  
宗旨喝一喝下座

上堂十五日已前誰復重打算十五日已後  
孰肯定從容今日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透

脫宗薦拈拄杖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  
處絕狐蹤卓拄杖下座

上堂茲當六月念五况是日輪明露本無雲  
翳覆藏爭奈時人不睹薦拈拄杖云睹不睹  
若也睹自然超佛越祖

上堂拈拄杖指云不得舉二唯舉一老僧拄  
杖爲竭力指示分明須薦取莫待將來薦頭  
楔喝一喝云天色時炎不煩久立便下座

上堂舉韶國師偈通玄峰頂師云大家在者  
裏不是人間師云錯下註腳心外無法師云  
遍塞殺人滿目青山師云有眼如盲大眾還  
識韶國師麼若也識昔日韶國師今日老僧  
不成話墮若不識且道是誰之過下座云參  
上堂八月一日解制訖腰間包頭上笠通玄  
寺裏放門開行腳衲僧攙前出被人搜著要

翻身切莫隨人穿卻鼻復舉洞山云秋初夏末師云將謂忘却兄弟東去西去師云亂走作麼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云坐斷路頭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師云奴見婢殷勤又有道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湯湯地師云同阮

座一

十八

無異土乃云者一隊老漢被老僧折倒了也諸人還知出身處也無若也知得日費斗金非分外脫或未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喝一喝下座

開爐上堂烹佛烹祖大爐鞴煨生煨死惡鉗鎚纂拈拄杖云若是超佛越祖出生逾死者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與通玄拄杖子相見良久乃云今日是箇十月十五今古謂之開爐老僧更指虛空是箇爐子其中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凡有事物俱是煤炭世間

僧俗男女一切人天皆在者箇爐子裏苦樂逆順聲色逼惱晝夜煎熬生情取舍遂成輪轉謂之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唯有一門可出而復狹小汝諸人還知出路麼時有僧出云出路即不問如何是火宅師云待汝出來與

汝道僧無語師云汝道不得老僧爲汝道去也一言引衆盲相牽出火院便下座

冬至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薦拈拄杖云三世諸佛一切衆生被老僧拄杖一時穿卻了也

座一

十九

拈起也直教箇箇放光動地放下也直使人人無處出氣不拈不放時且道落在什麼處若是鑊眼銅睛漢直下觀透時即見三世諸佛此時成道此時說法此時度人亦見一切衆生此時輪迴此時日用所謂百姓日用而

不知若也知去即見兩儀繇此時剖判日月  
乘此時運行四序從此時推移於無陰陽地  
上好不資一豪醜不資一豪能爲萬象主不  
逐四時凋正當恁麼時忽憶忽悟一句作麼  
生道還委恁麼到頭輸我惺惺者不住陰陽  
造化中

上堂舉金剛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  
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師豎起拳云還見麼  
喝一喝云還聞麼聞見分明若喚作聲色入  
地獄如箭射一僧出衆云不喚作聲色喚作  
甚麼師乃合掌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  
即如來

上堂病骨尚未愈無已強扶筇陞堂無法說  
坐斷通玄峰乃拈拂子云只得借拂子爲諸  
人通箇消息豎起云見麼敲香几云聞麼若

見若聞正是逐色隨聲漢不聞不見又是避  
色逃聲漢更若非見非聞又是戲論相違漢  
直須中間撒開兩頭截斷二邊渾莫立中道  
不須安正當恁麼時獨脫一句作麼生道入  
角磨盤空裏走下座

上堂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會則途中受  
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上堂天上月正圓人間道月半半即背於圓  
圓定違於半欲得兩相應分身兩處看

歲旦上堂新年新月新日新時長老又披新

第一

第二

法衣提起衣云者箇是衣如何是法放下衣  
云九九百張七趙八孟春猶寒不得露骨  
喝一喝下座

請化主上堂今朝正是正月半通玄峰頂無  
燈看祇要諸人返自觀迴脫根塵常煥煥常

煥煥大地虛空無畔岨森羅萬象歷歷同參

一切衆生明明共伴若人如是見徹氣質如

是變化本無能化所化之人亦無能施所施

之物化者施者吾道一貫雖然如是更有一

事且去化緣歸來重新打算

上堂當頭一著坐斷要津峻然側耳喪卻家

珍從來佛法不順人情所以道出群須是英

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

上堂新正二十日又五且喜日輪正當戶晝

夜明明無間斷只因時人不解顧若解顧廓

徹乾坤全體露東西南北任縱橫那事應須

沒差互所以道參玄人莫虛度且如何是不

虛度底光陰阿呵還見麼復云一寸光陰

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光陰本自非他物

青天白日笑吟吟

庶

三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一

音釋

繕時戰切音膳補也翹初光切音翹企也聽所流切音搜風聲莽

鹵上模朗切音會莽鹵猶鹵也熬牛刀切音煎煎也金

魚音切音我因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二

庶二

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臣道忝上進

上堂

上堂拈拄杖擊香几云方便門開也復呈拄杖云真實相示也汝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

庶二

徹去便可拈拄杖作丈六金身用復可將丈六金身作拄杖子用然後拄杖子跨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汝等諸人切莫向古廟裏去躲一棒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

上堂通玄峰頂好箇消息若人識得參學事畢喝一喝云不煩又立便下座

因牙痛上堂舉雲門云佛法太殺有只是舌頭短覺範云佛法太殺有只是牙齒痛我笑巖師翁道牙齒幸不痛舌頭頗相稱只是無

什麼佛法可說老僧今日佛法有無舌頭長短俱不論單單只是牙痛若人向牙痛處打破漆桶管教身病心病俱消生死涅槃如夢上堂二月初十好箇消息盡大地人跨跳不出喝一喝云百年三萬六千場反覆元來是者賊

幻有和尚忌辰拈香指真云大衆會麼者老和尚昔日不來今日不去然既不來又不去因甚一場特地爲要大家知乃拈香云還會麼一瓣梅檀一盞茶分明眼裏又添沙

施主請上堂春雲欲開未開春雨欲息未息日頭欲出未出行人欲歇未歇爲甚如此只因途路不得力忽然雲開日出便是到家時節豎拂云還見麼若也見得徹去管教當下心息

僧梵音請上堂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  
彼世間音以拂子擊香几云不是世間音復  
鼓掌云不是世間音老僧怗怗怗鼓兩片  
皮不是世間音且是什麼音若將耳聽終難  
會眼處聞聲方始知以脚跟打法座云還見  
麼便下座

三

二

上堂本來無物可評論未悟之人妄見分忽  
若逆開頂門眼大地山河一口吞

上堂今朝三月十五佳節時當穀雨農夫浸  
種拋秧蠶婦剪桑勤苦爾我林下人作麼生  
舉措薦拈拄杖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  
處絕孤蹤

上堂鏡不自照刀不自割風不自涼火不自  
熱今日四月初一孟夏稍熱且道何物若也  
識得天地日月森羅萬象無纖毫過患脫或

未然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付  
佛誕上堂今朝正是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  
達祇爲時人不知因年年枉遭惡水潑衆中  
若有知因者出來爲者老漢雪屈良久云若  
無雲門大師來也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  
斗裏藏身大慧道雲門老人恁麼道只答得  
法身句未答得透法身句今日或有人問徑  
山如何是透法身句向他道螻蛄眼裏放夜  
市大蟲舌上打鞦韆通玄又且不然有問如  
何是透法身句劈脊便棒縱使不會管教永  
劫不忘

三

三

受金粟請落版同衆赴上堂縣起也杲日當  
空放下也孤明歷歷不縣不放諸佛莫知鬼  
神罔測且如符到奉行一句作麼生道九萬

里鵬纔展翼百千年鶴便翺翔

住嘉興海鹽金粟山廣慧禪寺山門佛語心  
爲宗無門爲法門新長老打破牢關一任擎  
頭戴角

佛殿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正當恁麼時  
法柄在阿誰手裏乃展坐具云徧覆三千及  
大千

土地堂伽藍神叢林主一瓣香兩手舉  
祖堂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盞在者裏默默地  
商量箇事今日一時捉敗且道以何爲驗插

香云以此爲驗

衆請陞座拈香云此瓣香端爲祝延今上聖  
壽恭願萬邦歸聖化八表偃干戈次拈云此  
瓣香從無始劫東擲西拋忽於窮途半路收  
拾得來三回拈出熟向爐中端爲供養荊谿

禹門堂上幻有先師用醯法乳歛衣敷座上  
首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第  
一義諦一槌粉碎了也還有鋸解不開底衲  
僧試出來對衆舉看良久云一衆既然恪慈  
山僧不免自作一場賣弄去也通立峰頂聳  
壑昂霄金粟山頭坐斷十方所以道法隨法  
行法幢隨處建立掀翻是非窠窟截斷生死  
根株三世諸佛聞風結舌歷代祖師覲面藏  
鋒一切衆生退身有分現前大衆自合知歸  
恁麼告報如將惡水薰頭潑汝諸人了也還  
知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去處也無設或未知  
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撻始應知復舉法  
燈云山僧卑志本欲深棲巖竇隱遯過時奈  
緣先師有不了公案出來爲他了却時有僧  
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燈打云祖禰不

庶三

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甚麼處燈云過在你  
殃在我師云山僧本志亦只如然祇緣人人  
有箇現成公案出來相爲了却忽有箇衲僧  
出來道既是現成公案因甚却要了拈拄杖  
打云橫按鑊錙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下  
座

上堂六月初一時當毒熱富人陞座夾背汗  
出恁麼告報還信得及也無若信得及管教  
當下心息若信不及各自及手摸取看是甚  
麼意旨

上堂八月中秋不寒不熱簡點將來識情難  
測翻笑寒山子有心似秋月世間多少人却  
認光影說誰知明月下元是昔愁賊喝一喝  
復舉楞嚴道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  
見不能及師云釋迦老子到者裏恰似計窮

卷二

五

力極轉身不得不肖兒孫爲伊出手去也見  
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有人  
問我正好攔腮劈脊若知棒頭落處管教全  
體透徹何以脫體頓超知見外方名越格自  
繇人

上堂箇事明明絕覆藏老僧有口難分析無  
奈時人不解薦眼睜睜地還如瞎所以道彌  
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  
不識汝諸人識不識暮拈拄杖云若不識拄  
杖子善甄別爲諸人重漏泄直須當頭點破  
管教棒棒見血喝一喝下座

大眾請師上堂師云老僧與你去直至法堂  
衆擬作禮師云爲上堂了遂歸方丈

上堂五月五是端午九月九是重陽即今却  
好箇時節諸人不用別商量所以道三玄三

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華新雖然老僧更向註脚下添註脚三立三要事難分自知較一半得意忘言道易親無者閒心情一句明明該萬象眼華作甚麼重陽九日菊華新喝一喝下座上堂問十五日已前即不問十五日已後又如何師云明日月漸虧進云明日後又如何師云三十日來與汝道進云即今事作麼生師云速退速退乃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佛果道天寧即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老僧又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劈脊便棒

漢月藏首座請上堂示臨濟宗旨來源一僧出問如何是和尚惡水潑人師便打僧擬開

馬三

六

口師直打出法堂云者便是臨濟宗旨復陞座云我禪門一事自世尊說法四十九年臨末梢頭於靈山會上拈華默顧大眾時百萬天人皆不知落處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清淨法眼不立文字付囑摩訶迦葉廣流傳化母令斷絕謂之教外別傳至二十八祖到東震旦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日索門人各呈所見唯慧可大師只禮三拜歸位而立謂之得髓傳至六祖出南嶽青原二派有以言句疏通直指有以全機大用直指雖總爲直指言句直指令人多著意見蹉過直指之旨故南嶽受六祖密囑於言句中合機用謂馬祖云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後人尚多以意解以牛喻心以車喻身即如此解豈可謂單傳直指不見

馬祖與百丈行次見一羣野鴨子飛過祖云是甚麼丈云野鴨子少間又問甚麼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祖扭丈鼻負痛失聲祖云又道飛過去也丈乃有省丈再參時祖以目視繩牀角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你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挂拂舊處祖震威一喝丈乃悟旨後因黃檗辭參馬祖去丈云馬師已過去了壁問馬祖存日有何言句丈云老僧被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壁乃吐舌丈云子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師大機之用且不識馬師若承嗣馬大師以後喪我兒孫故後臨濟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檗只棒三頓濟後出世唯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只貴單刀直入時月出

衆禮拜起便喝師云好一喝月又喝師云你更試喝一喝看月禮拜歸衆師乃顧月復舉僧問古德云朗月當空時如何古德云猶是階下漢僧云請師接上階古德云月落後來相見且道既是月落後又如何相見月便出法堂師便下座

上堂問海衆雲從慈霖天靈現躍飛騰則不問如何是驅雷掣電底句師便喝進云恁麼則金粟華開寶林果熟去也師又喝蔡居士問一拳打破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打破踢翻即不問如何是一拳一脚師云今日且放過你乃舉起拄杖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擲下去落二去也且一又如何舉便下座  
魁參開爐恰三日那事全然沒消息有消息

寒者寒兮熱者熱忽然寒熱兩忘時試問諸人是何物良久喝云不煩久立

上堂問一陽來復萬物資生萬物資生即不問一陽在何處安身立命師云天上天下進云正當恁麼時心空及第去也師云脚跟下

更少一頓在乃云有問有答便落言詮無問

無答即沈寂默沈寂默即成誑滯言詮即成謗所以道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默通語默向上有條通天大路又且如何良久云白日青天全體露下座

師誕眾請上堂出家人與世人差悟徹無生透死涯爲我慶生應有死何殊病目見空華諸人直下信得及去則不見有生不見有死淨裸裸赤灑灑證取自家境界豈不慶快平生敢問諸人畢竟如何復云證得當陽第一

機箇中無是亦無非生死兩關都踢脫便是心空及第歸

上堂問如何是金粟境師云四野桑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金粟山頭望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擊鼓陞堂事若何師云瞻之仰之問

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即今陞座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好與一棒進云過在甚麼處師云猶嫌少在問金粟山頭密雲彌布大悲院裏法雨洪施爲甚麼地溼樹猶枯水深龍困伏師云汝施設看僧以坐具作舞師

與一棒云且道是賞你罰你問教中道吾今爲汝保任此事保任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打云棒頭有眼乃云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濕此事極分明問著皆擬測休擬測試看途中人頂傘田中人戴笠若擬測更參三生六

十劫

上堂問未白椎前學人已問也請師即今答  
師打云爲你答了也即今學人現問也請師  
向未白椎前答師打云爲你答了也學人即  
今總不恁麼問也請師亦不恁麼答師打云  
爲你答了也進云蒼天蒼天師又打進云爭  
奈傍人有眼師連打三棒進云善知識難謾  
師云休將惡水潑人乃云若論此事富塞乾  
坤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都從箇  
中出現乃至若天若人若僧若俗一切衆生  
盡向裏許流出只要箇漢於念未生前一提  
提得不被聲色籠罩玄妙知解轉變管教頭  
頭上全彰物物上獨露自然一處明去千處  
萬處光輝一機轉去千機萬機透脫所以道  
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慕拈拄杖云且道

龐老子在甚麼處安身立命悟徹本來堅密  
身永證金剛無量壽卓拄杖下座

上堂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  
已畢即今集衆陞堂又復何爲師云爲汝不  
薦進云特地一場愁師云面皮厚多少僧喝

師云果然不識羞問十方諸佛歷代祖師父

母未生已前甚處安身立命師便打已生後

甚處安身立命師復打即今甚處安身立命

師又打僧轉身云釋迦大師來也請和尚答

話師亦打乃云施主殷勤請陞座誰知老僧

無法說僧俗男女本平等摩訶般若波羅密

卓拄杖下座

上堂問學人擬渡龍門乞師一接師以拂子

作釣勢僧擬進語師云領取釣頭意莫認定

盤星問從上宗乘本是一箇鼻孔爲甚麼後

代分宗列派請師明示師云裂破舌頭進云  
如何是臨濟宗師云一棒打殺如何是雲門  
宗師云一喝便死如何是漚仰宗師云相你  
跳他圓相不出如何是曹洞宗師云待汝死  
了活來道如何是法眼宗師舉起拂子云會  
麼進云五家宗派蒙師指未知和尚是誰宗  
師與當頭一棒云試爲老僧分析看乃云入  
門便見賓主歷然開眼便明萬彙齊現若向  
賓主歷然處會未免無名立名無相見相遂  
見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  
是俗男是男女是女佛是佛祖是祖種種差  
殊若向萬彙齊現處見則天不是天地不是  
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僧不是僧俗不是俗  
男不是男女不是女佛不是佛祖不是祖賓  
不是賓主不是主一道平等浩然大均且兩

卷二

十一

頭不涉獨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雲有  
出山勢水無投澗聲便下座  
乘白禪人請上堂若論此事本來成現擬心  
則差強言則隔纜若擬心被心隔擬性被性  
隔擬佛被佛隔擬衆生被衆生隔擬僧被僧  
隔擬俗被俗隔擬凡被凡隔擬聖被聖隔擬  
禪被禪隔擬道被道隔擬教被教隔擬明被  
明隔擬暗被暗隔擬色被色隔擬空被空隔  
擬善被善隔擬惡被惡隔擬有被有隔擬無  
被無隔擬智被智隔擬愚被愚隔擬非被非  
隔擬是被是隔擬靜被靜隔擬動被動隔擬  
得被得隔擬失被失隔擬黑被黑隔擬白被  
白隔擬生死被生死隔擬涅槃被涅槃隔設  
若不擬被不擬隔總之凡有所擬被一事隔  
幕拈拄杖云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道不隔底

句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擲拄杖鼓掌云  
還見麼下座

上堂今朝七月十五日盡十方僧自恣時地  
獄罪人乘此力鐵網鐵圍都解離幕拈拄杖  
云當恁麼時自恣一句作麼生道世出世間  
俱不顧柳標橫擔信步行

上堂有說皆成謗無言亦不容兩頭俱坐斷  
撒手出當中還有恁麼人麼問瞿曇無語濟  
上絕言和尚終日喃喃是何意旨師云爲汝  
不薦進云殃及兒孫師云放汝三十棒問鐘

鼓丁東金相煒煌滿眼滿耳無覆無藏祇如  
聲色未萌睹聞莫及正恁麼時乞和尚通箇  
消息師默然良久乃震威一喝進云人間四  
月春光盡金粟秋來菊正開長恨春歸無覓  
處誰知轉入此中來師云葛藤窠裏藏頭縮

座二

十二

尾乃云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爭  
如臨濟小厮兒赤手全提白拈賊喝一喝下  
座

開爐上堂般若如大火聚擬之則燎却面門  
幕拈拄杖連卓云當爐不避火者與拄杖子  
相見問正偏兼帶即不問臨濟家風事若何  
師便打僧擬進語師復打云再犯不容乃云  
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照顧眉毛多少堇三  
世諸佛立地聽歷歷分明赤骨惺死柴頭發  
軍身談始可聯輝繼祖燈

上堂今朝十月十六天色陰晴反覆不欲隨  
世變遷悟取本來面目若是已過關者聞恁  
麼道掉臂而去二六時中折旋俯仰無非本  
地風光脫未諳悉二六時中未免業識茫茫  
無本可據敢問諸人如何是本來面目喝一

喝云還見麼地缺東南天傾西北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眼華作麼進云如何是清淨本然師云腦後見顯乃云當陽一著無啟口處正眼洞明無

燕二

十三

迴避處所以道有一物明歷歷黑似漆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慕拈拄杖云穿却了也諸人還委悉也無若委悉得日用之中折旋俯仰無非本地風光若不委悉百姓日用而不知喝一喝下座

師六旬初度上堂人人盡道今日生誰謂老僧此日死但了死生箇一時莫問世間華甲子

追巖上堂重陰極盡一陽生萬化甦回省舊容赤骨條條全體露了無一物見枯榮既不

見枯榮即今眼眼相覷是箇甚麼若向者裏見得徹覷得透便見施智樂二先人生本非生死本非死且坐斷生死路頭一句作麼生道脫體迴超生死見全身出沒絕行蹤

蘊虛講主請上堂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是非逆順都拈却無孔鐵鎚當面擲驀拈拄杖云還見麼擊香几云還聞麼若也聞處精明見處透脫當下知歸更不者也周繇豈不暢哉其或未然更據今日時節分明說破雲岫菴中講法廣慧寺裏參請老僧

陞座舉揚急須直下猛省喝一喝下座

上堂問劫火連天舉坐具云未審者箇壞不壞師云壞進云爲甚麼壞師云放下來進云放下後又作麼生師云漆桶不快問兩手空拳一貧如洗正恁麼時還有受用處也無師

云速禮三拜進云恁麼則國清才子貴家窘  
有郎賢師云脚跟踉過乃云箇事由來本現  
成何勞三十更施呈堂堂坐斷舌頭路歷歷  
孤明直下行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樹凋葉落明明脫體全彰雲散天空杲

燕二

十四

杲日輪當午正恁麼時霜風劈面來諸人還  
覺寒毛卓豎也無若也覺得如龍得水似虎  
靠山日用頭頭全體露折旋俯仰沒遮攔喝  
一喝下座

上堂有問有答正是業識茫茫無問無答亦  
是無本可據直饒聞恁麼道撩起便行未免  
落在山僧圈續裏且不涉化門一句如何通  
信卓拄杖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上堂今朝是諸人滿期之日又是諸人圓戒  
之辰亦是釋迦老子眼光落地時節若知釋

迦老子眼光落地處便是諸人圓戒處亦是  
諸人滿期處何以長期短期千期萬期無非  
以悟爲期若也悟去便知適來許多問答處  
遂舉拂云正恁麼時收因結果一句作麼生  
道擲下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上堂聲前一句無處出氣當陽一機直下猛  
觀直下觀透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提得天上  
人間用去初無把柄到處逢人驀面欺直截  
單提全正令要令箇箇超佛越祖人人鼻孔  
遠天驀拈拄杖云當恁麼時如何通氣他家  
自有通霄路便下座

燕三

十五

上堂突出難辨坐斷千差萬別一塵舉起透  
徹萬別千差所以道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  
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豎起拄杖云者  
是拄杖子如何是普賢境界若也放過從教

徧界分身若不放過不免一推粉碎何以爲  
諸人漆桶不快

解制上堂豁開頂門正眼見空向背安排洞  
徹足底根源蹋破住行蹤跡如是則淨裸裸  
赤灑灑沒可把無結制之可結無解制之可  
解正與麼時祇如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  
且將甚麼對還委悉麼一僧出云雲開見日  
師云眼華作麼僧無語師與當頭一棒云寬  
家撞著對頭人兩兩相相無避處

上堂茲因梵清禪人爲師無聲請老僧陞座  
雖陞此座別無他說只述他天啟甲子年於  
通玄參老僧忘了他底問頭唯記得大棒打  
他一頓當時想未必能領略後來有箇會處  
乙丑到金粟見老僧云當時再大打幾下  
免得今日來見和尚據此語者兄弟實在棒

下見得透所以病四十餘日安穩穩與尋  
常人不同大槩參禪人貴要生死心破生死  
心破不見有生死病苦可得生死病苦全體  
覺相故玄沙云亡僧面前便是觸目菩提既  
是觸目菩提且道無聲兩三日甚處去也莫  
是燒了化了麼莫是不生不滅去了麼卓拄  
杖云還見麼下座

上堂問傷嗟今古人幾箇知恩德今人古人  
則不問如何是知恩報恩師云惜取鼻孔進  
云此猶是報恩邊事如何是知恩師云鼻孔  
也不識乃云茲因如盛等五僧爲薦師長父  
母適來乘白代請陞座云此五人俱無父母  
師長大衆者一句好箇消息何以據老僧看  
來不獨此五人無父母師尊盡大地一切人  
類俱無父母師尊祇因見有父母師尊便見

有彼此人我各立種種分別取此舍彼取彼舍此遂有憎愛致成輪轉流浪生死故諸佛世尊起大悲心示現降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令向父母未生以前一覩覩透不唯自己不從父母所生便見父母師尊一切衆生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萬仞則不妨與釋迦老子同箇鼻孔出氣所以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豈從父母所生既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豈從師長成立釋迦老子得者一著出世四十九年譚經三百餘會祇要人人明得者箇消息且道即今釋迦老子在甚麼處若知釋迦老子去處便見得父母師尊去處若知父母師尊去處便見得人人自己去處若知自己去處便報得父母師尊之恩正當恁麼時報恩一句作麼生道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

無二

十七

名爲報佛恩

施主請上堂問檀信敬持無米飯前來供養十方僧如何是應供一句師云此去杭州一百五進云應供一句蒙師指今日陞堂事若何師云敗也敗也露也露也進云大衆證明某甲禮拜師云好不識羞僧便喝師云再試喝一喝看僧又喝出堂師乃云此去杭州一百五步步何曾有回互一豪頭上通消息十方世界全體露卓拄杖下座高麗僧曇晦請上堂呈拄杖云箇條拄杖別無才祇點諸人眼豁開徹見本來真面目不見凡胎與聖胎擲拄杖云見麼喝一喝復舉德山云今尅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却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

未跨船舫時好與三十棒德山行逸羣之令格外提持固是好手老僧即不然待伊云新羅人便與連棒打出使伊做箇脫灑衲僧豈不快哉却云未跨船舫時好與三十棒者僧未免向新羅國裏躲根大似龍頭蛇尾老僧恁麼批判衆中莫有爲德山作主者出來與老僧拄杖子相見無則老僧作一場獨弄去也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

上堂今朝陞座爲景西忌辰雖陞此座只可述伊見老僧始末因緣不說汚言汚語重新汚伊了也伊於萬曆三十五年在紹興護生菴黃昏時屋角頭裏見老僧而有親意三十七年老僧行脚來泰山積善菴同住一夏亦未有省發處直至天啟甲子年老僧住金粟伊來同住遂於室中每每與伊痛棒一日謂

卷二

十八

老僧云某甲思和尚者條棒真是大總持說到此正似水潦和尚參馬大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馬大師云向前來與汝道潦向前大師與伊攔胸一蹋蹋倒潦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豪端上識得根源去也豈不似景西禪人於棒下識得根源而謂大總持耶雖然祇有一件不得滿他願每每到室中索老僧拄杖打人此在本分中爲妄念然亦參禪人利己利人之願也何以起身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卓拄杖下座

開爐上堂金粟今日開爐竟無半箇楮莫言冷落空疎要凍諸人徹骨苟徹骨撞頭磕額乾坤窄喝一喝下座

董爾立請上堂聲前一句人人本具放過一

著落在第二若不放過打出骨髓因甚如此  
只爲諸人不自薦取若也薦取所立卓爾以  
拄杖擊香几云還薦麼卓拄杖下座

師誕日上堂一年一度生一年一度老當人

透過兩重關白髮童顏非老少非老少脫體

翻成無價寶三嗟見時人不善語十九到頭哀送埋

青草喝一喝下座

彌陀誕日僧本光請上堂老僧昨日是生日

彌陀今日是生日我比彌陀先一日三世諸

佛從此出所以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既從此出可

謂諸佛老僧兒老僧諸佛父諸佛父法爾迴

超凡聖路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說甚姿

婆并淨土喝一喝下座

上堂問世尊睹明星意旨如何師云瞻進云

將謂和尚忘却了也師云漆桶不快僧喝師

拈棒僧云元來元來便禮拜師云元來元來

乃云今朝正是臘月八釋迦老子悟時節年

年大地普皆知試問諸人徹不徹苟徹也與

世尊把手共行不徹也且道過在阿誰拽拄

杖下座大眾走散

春朝上堂春日晴黃鸝鳴聲聲無別事口口

喚人惺且作麼惺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

紅總是春春即且置敢問諸人如何是東風

面殿前犬子吠門外有人行驀地喚伊回首

看元來鼻直兩眉橫且道伊是阿誰喝一喝

云參

上堂問方今疆場多故聖主焦勞如何得干

戈不動天下太平師云未問已前早太平進

云恁麼則萬民樂業去也師云阿誰不願乃

云當陽曉示人人越故超新覲面提持箇箇  
全身遠害若是上根利器聊聞舉著剔起便  
行却較些子更若佇思停機掠人涕唾正是  
韓盧逐塊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灼然出  
得荆棘林是好手一句作麼生道敵勝還他

師子子出羣須是丈夫兒

燕二

三

上堂人人本具箇箇圓成雖是當頭道著未  
免覲面謾人何以諸人聞恁麼道往往依語  
生解便將人人本具箇箇圓成當自己本命  
元辰豈不謾自了也若有不受謾底明明白  
白見得透悟得徹則一念不生全體寂滅更  
有甚麼爲緣爲對爲障爲礙所以龐居士問  
石頭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底是甚麼人頭  
掩其口復持此語問馬祖祖云待汝一口吸  
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大悟作偈云

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  
話試問諸人作麼生是無生話一僧纔出師  
打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僧擬議師復  
喝云堂堂大道無人識頂門正眼廓周沙下  
座

上堂施主請陞座對衆難啟齒覲面便相呈  
也是落第二何以諸人分上著不得者等閒  
家具便恁休去多少省力其或未然只得將  
錯就錯向第二義門打葛藤道威音王已前  
赤灑灑盡未來際淨裸裸即今各各寒威凜  
凜本無彼此人我既無彼此人我且道是箇  
甚麼還委悉麼從來千聖莫能識造次凡流  
豈可名

燕二

三十一

解制上堂解開布袋口衲子都抖擻一一如  
虎龍人人攬前走世法出世法一切通莫受

力用要機先莫著隨人後不隨老僧言始可  
爲分付所以道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還  
委悉麼逢人覲面欺堪作師子呌喝一喝下  
座

過荆溪埽龍池幻和尚塔曹琅玕等請於城

中萬壽法藏禪寺上堂山僧出家將及四十  
載別也無成得甚麼事祇明得祖師西來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一著子今日承衆居士命  
陞此座爭敢囊藏被蓋必也八字打開爲諸  
人直指去也遂拈拄杖旋指云見麼會麼若  
也見得透會得徹二六時中觀體全彰折旋  
俯仰全身運用無動相可見靜相可立無心  
可明無佛可成無衆生可度何以不見道心  
佛衆生三無差別既無差別即說箇心佛與  
衆生都在其間即說箇佛心與衆生都在其

間即說箇衆生心與佛亦在其間如是則說  
一即三言三即一既其一矣即說箇心佛衆  
生亦是對待而言強生分別若不分別山僧  
到此有口如啞有耳如聾言語道斷心行處  
滅故達磨盡力祇道不識二祖覓心了不可  
得然雖如是沒量大人亦是應機之說似向  
死水淹却不肖兒孫另出隻手以一莖草作  
丈六金身用以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爲諸  
人重指點去復拈拄杖旋指云還見麼棒頭  
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卓拄杖下座  
過姑蘇鄧尉山埽萬峰寶藏兩祖塔檀越周  
君實趙蓋菴等請上堂漢月藏公問問也打  
不問也打飽領多矣今請別垂方便師便喝  
進云打也問不打也問呈似多矣此時另轉  
家風師亦喝藏轉身云大衆一句了然超百

億粉骨碎身未足躄各禮一拜答謝師恩衆  
 禮拜起藏進身數步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  
 最後之機乞師賜棒師云面皮厚三寸藏復  
 禮歸衆徹頂目問從上來事分付阿誰師云  
 腦後見顯進云恁麼則臨濟一宗全承渠力

師云脚跟下更須契棒進云謝師指示便禮  
 拜師乃云今日不肖兒孫高陞遠祖之堂不  
 必更說偈言覲面爲衆舉揚急著眼莫思量  
 連得便行真漢子人間天上更無雙師卓拄  
 杖藏率衆禮拜便喝師便打下座

過海鹽天寧寺衆請就千佛閣基上堂偶來  
 天寧寺衆請高登座已是覲面呈何須更話  
 墮若人如是會當下便安妥其或未然更向  
 第二義門舉箇古人通箇消息不見廣額屠  
 兒至世尊前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今

唐三

二十三

日若貴若賤若僧若俗若男若女人人俱登  
 千佛寶閣基上一一莫非千佛之數還信得  
 及麼若信不及山僧更向十字街頭叫喚去  
 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便下座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二

音釋

鵬 蒲登切音朋大鵬鳥也 翼 逸職切音弋羽莫 鳴 同甫切音  
 武鸚鵡能見七處切辨去聲 舩 胡千切音言鳥鷁同虛同視也言作贖 舩 賢船邊也  
 掠 力灼切音略奪取也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三

庶三

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臣道忞上進

上堂

住福州府黃檗山萬福禪寺山門以拄杖指

云昔日遠祖斷際禪師從此出今日不肖兒

孫從此入雖然出入不同要且同爲標格呈

拄杖云大衆還見麼便入

據室只者些兒去處從上佛祖與人解黏去

縛之所忽遇赤條條地來時如何正好與伊

三十拄杖爲甚如此不見道青天也須喫棒

衆請開堂拈香祝聖畢復拈云者辨香不從

他處得來祇向自信中拈出四回熱向爐中

供養龍池先師傅和尚用醃法乳之恩飲衣

敷座上首白椎竟師云一葉扁舟汎海中乘

風來到福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只作拋綸

擲釣翁還有衝浪金鱗麼出衆相見問黃檗  
痛施三頓棒臨濟家風自此與今日吾師應  
茲席擬將何法付何人師云放汝三十棒進  
云請師再道一句師云猶不知痛癢在僧禮  
拜問慈雲彌布師象駢臻和尚將何垂示師  
便打進云恁麼則無影樹上一枝華香滿三  
千大千界師云切莫眼華乃云口吞佛祖眼  
蓋乾坤刹海無餘大方獨步所以道法隨法  
行法幢隨處建立全機大用覲面提持若金  
翅擘海直取龍吞衲僧無湊泊處衆生無迴  
避處祇要諸人略回光相著眼自看便見透  
脫分曉暮呈拄杖云還見麼擊香几云還聞  
麼若也聞處精明見處透徹則聲色翳障全  
消聞見之元亦脫似透網金鱗通身踊躍正  
當恁麼時如何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復

舉先黃檗斷際禪師放寓洪州開元寺裴相國一日入寺見壁畫問寺主者畫是甚麼主云是高僧相國云形影在者裏高僧在甚麼處主無對相國云此處有禪僧麼主云有一人相國遂請黃檗相見舉前話問檗檗召云

卷三

二

裴休休應諾檗云在甚麼處相國於言下有省師云者二大老激揚箇事大似焦覩打著連底凍自他不隔於毫端雖然如是簡點將來未免旁觀者哂且道誰是旁觀者良久高聲召云大眾還省麼苟省則知裴相國落處不省則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喝一喝下座

請上堂生也全體現死也全體現生死與去來不隔一條線如是則見虛空大地明暗色空四大五陰十八界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親

愛纏繞正是病目見空華如蠶作繭自纏自縛更若見佛見祖見衆生三賢十聖等妙二覺乃至見心性玄妙亦是自作窠窟畫地爲牢墜阮落塹正恁麼時作麼生是超然一句還委悉麼直透萬重關放出箇隻箭下座

上堂三條椽下七尺單前正好朝打八百暮打三千若也會得伸脚打眠若然不會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喝一喝云參上堂今朝五月五家家賞端午唯我林下人一味無時度所以道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且道石頭老子尋常向甚麼處著到還委悉麼雲從龍風從虎喝一喝下座

卷三

三

上堂六月初一正炎熱人人通體汗流出忽然一陣涼風來箇箇仍前乾暴暴且道乾暴暴底是汗流出底是汗流出底是則不應有

乾暴暴底時節 乾暴暴底若是則不應有汗  
流出底時節恐誤賺諸人老僧不敢道破諸  
人也須各各自悟於此討箇分曉始得

上堂拈拄杖敲香几云打草爲要蛇驚喝一  
喝云唾面祇要人惺苟惺也如日昇空無所  
倚十方世界現全形若不惺切莫錯怪老僧  
且道過在阿誰喝一喝下座

過福州衆請上堂山僧自到西禪寺日日上  
堂不爲意今朝請我更相呈試問諸人會不  
會苟若會人人箇箇難迴避若不會不免更  
露箇消息去以拄杖架肩云柳棟橫擔不顧  
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下座

過鳳林衆請上堂昔聞鳥窠樓樹梢今知此  
地鳥窠巢雖然親到鳥窠地不學鳥窠吹布  
毛遂以手作拈勢吹云既不吹布毛且道吹

箇甚麼諸人若也眼開心悟箇箇會通侍者  
且作麼生是悟底意旨衆中還有悟者麼試  
出來通箇消息良久云一總若無山僧今日  
失利

就醫北禪值師誕辰衆請上堂問人人盡道  
今日是生日且道即今是生不是生師云放  
下兩頭進云與麼則禮三拜爲和尚祝壽去  
也師便打問古人問壽年多少答云晝夜一  
百八即今問和尚年多少師云忘卻了也進  
云當面南山壽年多少師打云眼華作麼進  
云三千里外絕諸論師復打乃云山僧六十  
有五素來不涉迷悟無端痢疾三年累得通  
身骨露若人如是證明管取超佛越祖日用  
二六時中直教更無差互若能如是行持定  
證金剛堅固試看碓坊躡碓人終日未嘗移

一步蘇州城有六座門門有路通人路可惜無人簡點知其數便下座

住明州育王廣利禪寺黃司李端伯請就本寺開堂指法座云者便是大司李大護法於丁卯秋廬山開先寺撞倒底鐵山今對人天衆前扶起云也還見麼遂陞拈香祝聖畢復拈云者辨香自從親遭毒手至今痛恨不徹五回拈出供養荆谿禹門堂上幻有先師大和尚用躡法乳之恩敷坐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若第一義適來未陞座前人人顯示了也若向槌下聽人處分明落第一義去也還有耳不隨聲眼不逐色者麼出來相見問答不錄

乃云布縵天羅網打衝浪鯤鯨若是透網金鱗聞恁麼道便乃通身踊躍出來掀倒禪牀

卷三

五

喝散大衆飛騰而去豈不慶快平生其或未然不免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便能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况逢明眼作證豈敢被蓋囊藏應須覲面顯揚當頭點破若解返照迴光便見透脫分曉分明自家境界一著本來面目覲體現前全機大用祇憑者箇威光不向別處流轉遂豎拂云若向者裏覷得透開隻眼用得去方知開口不在舌頭上可謂一言通時千言萬言不會道著一字一機用去千機萬機全體顯露如壯士屈伸不借他力師子遊行不求伴侶雖然猶是從上來建法幢立宗旨底標格祇如坐斷報化佛頭透過祖師巴鼻不涉化門一句又作麼生道還委悉麼皇風浩蕩乾坤廓野老謳詠春書長

復舉阿育王問賓頭盧嘗聞尊者親見佛來  
是否者以兩手策起眉毛云會麼王云不會  
者云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亦預數虎邱  
隆祖道尊者得大機顯大用不謾親見佛來  
雖然賴遇育王放過若不放過泊合打失眉  
毛打失眉毛且置祇如策起眉毛又作麼生  
會麼當臺一鑑明如日萬古晴空絕是非不  
肖兒孫道虎邱和尚判得十分明白爭奈猶  
剩一半祇如尊者道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  
吾亦預數且道今日阿育王寺十方聚會同  
共一齋賓頭盧還預數也無如不預數古今  
則有二道若預數即今賓頭盧在甚麼處諸  
人還知麼其或未知各各策起眉毛試看取  
好卓拄杖下座

追巖上堂今朝二月十九盡道觀音生日且

疏

六

道觀音生在甚麼處若知觀音生處便知  
曹溪鄧居士死底去處既知鄧居士死底去  
處即知觀音生底時節既知觀音生底時節  
便見鄧居士生與觀音現身說法死亦與觀  
音現身說法既皆現身可謂淨法界身本無  
出沒既皆說法可謂大悲願力示現受生如  
是則剎說衆生說十方三世一時說又烏用  
山僧敲兩片皮掉三寸舌說出許多不乾不  
淨謂之說法度生者哉何故徧界盡非常草  
木何山松栢不青青

上堂雨下地濕天晴日出水綠山青桃紅李  
白一一皆呈奇特只是不得將眼看并口說  
爲甚如此風前鐵樹華開別是一般春色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從空放下狸奴白牯  
卻知有憑地昇高從空放下無衆生可度憑

地昇高超佛越祖超佛越祖衆生度盡恒沙  
佛無衆生可度諸佛何曾度一人雖然如是  
忽若兩頭坐斷中間撒開突出難辨一句又  
作麼生道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  
前

卷三

七

上堂子規啼血滿華枝口口聲聲祇叫歸  
耐時人猶不惺年年三月又來啼大衆還委  
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上堂聲前一著人人本自圓成正體湛然箇  
箇初無向背祇因不覺逐色隨聲捉一放一  
不得解脫若能回光克證無生法忍管取無  
繫無拘自由自在何以如此雖然不假修成  
得日用須教要自由

上堂現成公案不用尋思八字眉分無干心  
力如是則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

不恁麼總不得未免向死水裏懸根設若恁  
麼也得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也是  
在葛藤窠裏作活計不落兩頭機不墮中間  
位且道二六時中如何受用萬仞峰頭獨足  
行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奉化岳林寺主請上堂諸佛與衆生本無優  
與劣祇因人不覺妄自生分別分別若不生  
洞然最明白人人絕覆藏箇箇無隱匿所以  
道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  
人自不識且即今各各人人那箇是彌勒若  
也識便安怙其或未然來年更有新條在惱  
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三春已過孟夏初臨山中樹綠田裏秧  
青蠶婦剪桑農夫催耕情與無情一一皆真  
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若識相常

住方堪有本據其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  
有鬼神兮妙君福

再住金粟廣慧寺上堂道人踐履絕行蹤去  
亦如斯來亦同來去如如了無異去來一味  
舊家風如是則大智圓明體無向背聲和響

順形直影端在彼在此獨露常光一去一來

豈生二相正恁麼時且作麼生是諸人底舊  
家風還委悉麼須知鷲嶺當年事一念回光  
自宛然

祈嗣請上堂亘古亘今金剛體密密絲絲常  
證人不生不滅如來藏頭頭物物悉包容所  
以道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無  
形真空無名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能爲  
三界之根門作天地之太祖如是則金剛體  
生育之本如來藏造化之源能作奇特因能

顯難思事若上根利智向文彩未彰已前當

頭一時坐斷淨裸裸亦灑灑如天普蓋如地

普擊如虛空寬廣如日月普照一道清虛靡

不貫徹感應道交絲絲瓜瓞蔞拈拄杖云當

恁麼時且作麼生是造化之源生育之本杖

頭點出金剛眼彈指圓成八萬門

施主請上堂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宗旨建立

毫髮無差是以摩竭掩室毘耶杜詞斯皆理

爲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辨辨所不能

言也如天不言靡所不蓋如地不言靡所不

載故曰天無私蓋地無私載天若私則有蓋

有不蓋地若私則有載有不載古人所謂皇

天無二道聖人無兩心雖無二道昆蟲草木

咸植其中隨其根性悉遂其生故法華經云

密雲彌布一雨普滋斯非法喻齊彰佛天無

二者乎遂舉拂云有眼者見復敲香几云有且者聞聞見分明是箇甚麼擲拂云正恁麼時諸人分上又作麼生還委恁麼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悉稟共同根

追嚴上堂問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師云眼中著屑進云千江有水千江月一道寒光亘古今師云錯認定盤星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瞎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看脚下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天上有星皆拱北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人間無水不朝東進云恁麼答話瞎卻天下人眼在師云你眼回甚麼處著僧喝師云卻是你眼瞎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是如何師云萬仞峰頭獨足立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是如何師云千山萬山獨行去乃云生

死去來全體現陰間陽世絕行蹤躡拈拄杖指云杖頭指著金剛體汝母回光證舊容喝一喝云還見麼卓拄杖下座

上堂纔然五月廿九又是七月初一可謂日月如梭光陰迅速諸人還得箇休歇也未若得箇休歇便見釋迦老子道我能促一劫如半日延半日如一劫趙州亦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斯皆親證實到大休大歇時節所以不見劫之長日之短全憑者箇威光不向別處流轉其或未然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住明州太白山天童景德禪寺入院至古佛殿基云虛空作殿日月爲燈且道是甚麼人境界還會麼設或未會且看新長老撒開坐

具大長三拜

方丈據此室行此令從教天下衲僧來乞命  
一一爲伊當頭按定

衆請開堂至法座云須彌燈王如來已坐斷  
諸人路頭了也且轉身意旨又作麼生如或  
未會更爲諸人撥轉上頭關去也遂陞拈香  
云此瓣香奉爲今上皇帝祝延聖躬萬歲萬  
萬歲伏願國運與日月長明國界與乾坤共  
固又拈云此瓣香奉爲滿朝文武天下官僚  
本山請主司李黃公維翰徐公松呈徐居士  
伏願道心堅固克證菩提現隨類身導引羣  
品後拈云此瓣香參侍二十餘年一旦親蒙  
印可不敢忘卻第六回燕向爐中端爲幻有  
先師大和尚用盪法乳之恩上首白椎云法  
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人人絕覆藏箇

塵

上

箇無向背誰更有第一第二而復言觀還有  
共相證明者麼問昔日應菴和尚問天童傑  
禪師云如何是正法眼傑答云破沙盆意旨  
如何師云門前七座塔進云師意如何師便  
打進云某甲即不然師云你又作麼生進云  
瞎師復打乃云光吞萬象氣絕諸塵淨裸裸  
赤灑灑提則天上人間放則無處迴避所以  
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豈有  
象於去來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如足則  
昨日在育王不曾相著今朝來天童又何嘗  
相逐於此於彼無取無舍故能隨處作主遇  
緣即宗當頭點破廓開人天正眼赤手持持  
使證自家境界無倚無依自由自在且如今  
日祝聖開堂一句作麼生道邊邦寧靜歸王  
化萬姓謳歌樂太平

挂版叢林號令佛祖鉗鑄今朝懸向堂前輕擊著直令人人頓斷命根雖然如是更有一人且道具何面目高著眼始得

開爐上堂太白山中儘有柴一株不許衆人搬老僧不是多護惜爲要諸人徹骨寒雖然如是只如道二界無安猶如火宅諸人又向甚麼處迴避若也迴避得可以高超三界獨步十方如或未然各各照顧眉鬚始得

上堂問和尚未露家風學人已呈行履更借問得一句麼師云莫亂道進云如何是殺人刀師云一棒打殺進云如何是活人劍師云自領出去問大地無寸土時如何師云你在甚麼處進云無縫塔前師便打問正令纜施即不問聲前一句意如何師云合取狗口進云前後即無作麼勦絕得去師云背後看取

庶三

十一

乃云結制得半箇月日也諸人本分事作麼生一僧纔出師云本分事作麼生僧擬議師云大衆不煩久立下座

上堂問出沒卷舒即不問赤條條地事如何師云更著幾重來問竿頭撒手時如何師云兩脚梢空乃云問話且置大衆要老僧入室即今當堂與你們入室也不用古人底話老僧杜撰三句話初心久學皆可用遂云莫立程途別用功行住坐臥看何從忽然看徹無從底大衆下語看衆無語師便下座

上堂今日仲冬十五日霜風刮面侵人骨明明歷歷不曾藏烏用山僧更饒舌乃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佛果道天寧即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今日天

童又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劈脊便  
棒

誕日上堂今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  
節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前年  
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外前年十一  
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乃至從無始十一  
月十六日總是者箇時節來年十一月十六  
日也是者箇時節後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  
者箇時節外後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  
時節乃至盡未來際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  
箇時節既都是者箇時節喚作過去不得喚  
作未來不得喚作現在不得既都不得喚作  
生得麼喚作滅得麼喚作不生不滅得麼所  
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  
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正當恁麼時依時及節

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仲冬嚴寒衆慈伏惟  
珍重

上堂舉臨濟大師道一句語具三玄門一玄  
門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下  
座師乃召云大衆祇如適來問答向甚麼處  
去若知去處有實有用便下座

臘八上堂自古至今臘月八年午夜一天  
星釋迦老子已悟去因甚諸人不自慳苟慳  
也盡大地無纖豪過患所以道普觀一切衆  
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  
證得且問諸人作麼生說箇不執著底道理  
又作麼生說箇執著底道理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今朝正是臘月三十日又是解制  
之辰且問大衆作麼生是收因結果依時及  
節底句若也道得天下橫行其或未然問老

子算飯錢打鬼骨髻莫言不道

歲朝上堂舊歲新年現成公案越古超今時人不薦林下道人不隨世變所以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燕三

古

上堂人以生為勞不以死為慮忽然死到來茫無著落處誰知當處生當處死當處埋若能如是會不動出三災所以釋迦老子云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且作麼生是不虛底事以拄杖敲香几云棒打石人頭曝曝

論實事

幻有和尚忌日拈香親遭毒手不容情大棒通身徹不禁一年一度燒香日翻憶令人恨轉深

上堂通烹誠心修供養供養一切諸如來請

我舉揚般若力為薦父母出凡胎聖凡不同同鼻孔馨香臭穢一般開

清明上堂今日正當清明節家家祭掃拜邱隴祇為生身不忘本所以追思遠祖宗明新禪人特修齋供佛祭掃祖師塔請我舉揚無別事父母師長祈報答雖然如其間多有隨其風俗以了故事者縱有搥胸痛哭亦不過不見團圓私念愛情要如孔夫子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者即罕矣惟我佛祖兒孫似乎不然所以法華會上藥王菩薩焚身供佛佛讚云善男子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於是藥王還復如故智者大師讀到此處忽然有省獲旋陀羅尼三昧云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正恁麼時諸人還見祖師麼若見可與祖師把手共行其或未然普請大眾同

燕三

十五

到祖師塔前作禮三拜

受吳巖峯爲僧上堂世緣頓盡截斷愛情出類拔萃作大丈夫正宜求拔忍辱鎧常操智慧刀與蘊魔煩惱魔共戰滅三毒破魔網如鳥出籠金鱗透網且無依無倚善始善終一向作麼生道雲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上堂仲春且猶寒深山更不同忽地風來拂便覺尚優容一法既露現法法豈曾蒙若人欲了道力行日用中所以道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舉起拂子云諸人還見龐居士麼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師云喚作拂子即觸不喚作拂子即背朱紫誰爲號邱山絕點埃師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師起座云普請大

衆擡石挑砂去

端午上堂今朝五月五日知事頭首乞老僧陞座應箇時節老僧無計可處何以雄黃燒酒固也不可要且無箇銅錢買糯殺思量計窮力極忽然得箇富不有餘貧無不足真可謂是箇平等法門正可與世移風易俗遂豎起兩拳云只將者兩箇大糴子供養大眾一任大眾橫敲豎敲忽然敲著自家底直得人飽足免得窮厮煎餓厮炒爲甚如此到底終輸自家寶

追巖上堂一僧卷三纔出師與當頭卷六一棒云當頭點破世出世間沒間隔觀面洞明生死變異體全彰所以道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豪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又有道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我立地待汝搆去諸

人還構得麼若也構得便見一切衆生無非具者一片田地三世諸佛出世說法無非發明者一片田地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爲人直指無非直指者一片田地乃至今日可志史居士入山修供命山僧陞於此座無非舉揚者一片田地追薦二親同明者一片田地以見昔日生本非生者一片田地全體恁麼來今日死本非死者一片田地全體如是去然後推已利人全機大用如鳥王劈海直取龍吞全憑者箇威光不向別處流轉且道恁麼時一句又作麼生道各各人人合自由全身只在一豪頭

病起上堂老僧病一箇半月日未嘗與諸人說佛法如是告報若明眼衲僧已千里萬里去也其或尚留觀聽猶涉狐疑則更向第二

七

七

義門矢上加火去也老僧病一箇半月日本地風光諸人一箇半月日挑甓運瓦拖柴拽石禪牀裏打坐經行齋堂裏喫粥喫飯乃至東廁上尿桶邊無非是諸人真實之體祇如透過許多閤門破戶真實體上又如何通信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歲旦上堂今朝正月一陞座拈香祝聖畢普請唱箇太平歌摩訶般若波羅蜜復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即今忽有問天童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不煩久立下座

上堂只因施主殷勤請老僧無力強陞堂烹著眼莫思量彼此明明沒覆藏舉拂云覲面提持當薦取母教歸去更茫茫復舉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師云大家在者裏箇箇學無

爲師云用學則不堪此是選佛場師云人人當自強心空及第歸師云看脚下復云註已註破大衆還會麼若未會更爲頌出十方聚會沒邊疆箇箇無爲絕較量各信脚跟行取去那來歸路更茫茫

上堂天童者裏不敢虧人你有半斤稱你八兩你有十尺量你一丈衆中若有箇漢闍恁麼道忿性出來道都來總是箇無星秤尺又稱量箇甚麼老僧但向他道一鈞便上若也會得有功者賞若會不得領取鈞頭意莫認定盤星

結制上堂問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學人心識不到處師便打如何是一門深入師打云切莫刺腦入膠盆如何是法王法座師打云眼瞎麼乃云天童結制無他事祇爲諸

無三

十八

人不薦取若薦取大千世界絕行蹤日用直須以本據敢問諸人本據又作麼生便下座上堂一見再見無二見一得未得沒兩般彈指云惡薦取莫顛預畢竟明明是何物從教東北與西南

施主寄貲修供請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以杖指大衆云杖頭指出太分明千里同風不隔線日對靈光與妙音如是則不動步相照向是非得失外不起念承當於文彩未生前只如廉纖不涉彼此不干一句如何通信三事衲衣青嶂外頂冠束帶萬人中

上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達磨過去久矣進云去到甚麼處師便打問如何是初一已前事師云昨日三十日進云如何是初一已後事師云來日向你道進云正當初一

日如何師便打乃云今朝十二月初一知事  
頭首請上堂老僧老令懶饒舌者麼明明爲  
舉揚

上堂卓拄杖云諸人皆有一條拄杖擬欲進  
前拄杖子礙卻路頭擬欲退後拄杖子穿卻

鼻孔只如不進不退拄杖在甚處以杖駕肩

云拄天拄地無人會收攝肩來力荷歸

解制上堂問結制解制則不問天童佛法是

如何師云看脚下進云學人不會師云還我

九十日飯錢來問如何是脫落生死句師云

你跳看如何是不出生死句師云你盡力跳

不出生滅與不生滅二俱排擯又作麼生師

云莫向鬼窟裏作活計問如何是過去佛師

云釋迦老子如何是現在佛師云大地衆生

如何是未來佛師云莫妄想乃云諸人盡道

解制殊不知天童之制結解不結解總不必  
論祇如老僧終日趕著大眾不是挑輓便搬  
瓦不運土便擡石不拖柴便燒陶見你們稍  
遲縮則不是喊便是罵汝諸人意作麼生會  
還知天童老漢爲人處麼三生六十劫

上堂問孤峯頂上還許商量否師云放下脚

來僧云恁麼則商量已竟師云未是你安身

立命處乃云未到天童不妨疑著已到天童

水消瓦解何故聾不見道聞名不如見面

既見矣諸人分中成得箇甚麼邊事一翳在

眼空華亂墜

上堂千猜萬猜不如親到一回千說萬說不

如親見一面到已到矣見已見矣忽有人問

天童意旨如何又作麼生祇對若也對得不

枉到天童若對不得須知自有活路始得

大悲生日上堂舉拂子云觀世音菩薩在山  
僧拂子頭上示生了也諸人還見麼若見則  
便請散去其或未然擊拂子云一擊粉碎直  
教徧界分身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  
爲說法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  
爲說法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  
爲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  
爲說法應以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  
爲說法乃至應以人與非人得度者悉皆現  
之而爲說法既如是等皆爲說法則不見有  
佛相菩薩相比丘相居士相婦女相乃至人  
與非人等相既無如是等相則心不分別內  
心無喘心無憎愛生死之心於是息矣復舉  
拂子云還見麼若見則頭上安頭不見則斬  
頭覓活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是則名爲

觀自在擲拂子下座

上堂一僧纔出禮拜師便打云大衆若見山  
僧棒頭落處便向者僧未開口前證取自家  
境界不從人得若向山僧開口處搏量意根  
下卜度韓獹逐塊有甚了日所以教中道聲  
聞人因聞聲教而見性故謂聲聞菩薩不從  
聲聞而眼見性諸人直須眼見性始得  
師因事拂衣至慈水馮大中丞大司馬并衆  
護法攀留入山請上堂道人行履處幽然意  
不蒙檀那雖送入不可把雲封試看紅輪日  
任運轉西東古今常顯露由來無定蹤復舉  
大慧杲禪師因張汪二狀元至堂舉僧問  
雲門如何是和尚家風門云有讀書人來報  
杲云讀書人既到者裏且如何與伊相見乃  
云不是冤家不聚頭師云和尚家風雲門盡

情說了相見之意大慧不妨道破祇如相見後又作麼生受用乃云君往瀟湘我往秦

開爐上堂僧問大制從來無解結因何平地起風波師云無繩自縛漢進云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師云你爲甚刺腦入膠盆問如何是

禪那大定師打云你還跳得出麼問譬如有一獵人入深山中被無數猛虎圍繞如何得出身路師和聲打云打中間底僧擬議師連棒打退乃云昨日天晴日頭出今日雨下地上濕試看俛仰天地間畢竟明明是何物若也會得便於春溫秋涼夏熱冬寒盡是諸人出身時節所以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寒無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無暑處山云寒時寒殺熱時熱殺關黎便是者消息其或未然普請大衆歸堂

三條椽下七尺單上衲被蒙頭各自摸取

上堂昨日上堂今朝陞座呈似諸人更勿話

墮所以道若據此事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

上更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

汝等諸人二六時中業識茫茫還知安身立

命處麼若知則龍得水時增意氣虎逢山勢

長威擲喝一喝云普請大衆挑瓦蓋屋去

黃司李入山請陞座僧問當初無盡居士見

堯率悅禪師既有契證因詢晦堂家風於悅

欲往就見悅曰此老只一拳頭耳意旨如何

師云明破即不堪僧云悅乃潛奉書於晦堂

曰無盡居士世智辯聰非老和尚一拳垂示

則安能使其知有宗門向上事耶如何是宗

門向上事師便打僧云未幾無盡遊黃龍訪

晦堂於西園先以偈書默菴壁曰亂雲堆裏

數峰高絕學高人此邂逅無奈俗官知住處  
前驅一喝散猿爨徐訥宗門事晦堂果舉拳  
示之意旨又如何師舉拄杖云貫得其便僧  
云無盡默計不出悅之所料由是易之無盡  
既有契證何得隨人脚跟轉師云汝那裏見  
無盡恁麼說來僧無語師云卻是汝隨別人  
語生解僧云無盡有偈曰久嚮黃龍山裏龍  
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  
犀一點通又作麼生師云無盡只顧出身處  
不知話作兩極僧云恁麼則無盡不唯不知  
晦堂用處且不識兜率話頭也師云放汝兩  
頓棒乃云昨晚無舌說今朝呈醜拙耳聞兼  
目見不聞僧與俗選佛與選官同體不同服  
不以服飾觀便見真面目箇箇本成現人人  
皆具足常說熾然說不消三寸舌所以道迦

唐三

主

葉不聞聞世尊不說說不墮悄然機動容揚  
古路下座

解冬上堂正月十五青天白日僧俗圍繞眼  
眼相觀相觀即不無畢竟成得甚麼邊事莫  
生心休卜度彈指云善財彈指登樓閣普化  
入市搖鈴鐸復云春日晴黃鸝鳴行脚衲僧  
奔前程忽若遇盲聾啞底又作麼生撞頭  
磕領乾坤窄

上堂箇事本來成現人人不隔一線祇因自  
已顛預致使四生流轉遂舉拂云我今特施  
方便切莫隨之更變欲得解脫自由悟取本  
來真面所以道苦海縱無邊回頭便是岸擲  
拂云看看

崇禎八年孟秋四日暨佛殿法堂藏閣檀越  
子李蒙薦父侍御公請上堂僧出作禮師便

打云大眾會麼老僧爲汝等當頭指點汝等直下知歸則見侍御公安身立命處既見安身立命處則不被名利聲色之所籠罩恩愛情念之所流轉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便能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如是則不用材木殿閣成現不勞斧斤法堂本彰不動舌頭只向青天白日下要轉便轉復召云大眾扶起棟梁去

追嚴上堂今朝正是十月半葉落歸根全體現寒林華發不萌枝無滅無生無異見拍却云正恁麼時誰會得大丈夫兒撒手行

結制上堂問今日四海衲僧雲集各各壁立千仞還許他諸人悟也未師打云汝還夢見麼進云悟尚不許夢箇甚麼師又打云你即今是迷是悟進云學人不在迷悟裏師云且

三

三

道打在甚麼處僧禮拜師乃云雲水禪流自聚頭非干特地苦拘留天童無法加諸衆只要諸人自肯休雖然如是若不到自肯不可強休若到自肯處不待休而自休且作麼生是諸人自肯處若到自肯處方丈裏來通箇消息

上堂黃司李問元正啓祚萬象咸新戶戶門門燈然室內且道與少室一燈是同是別師云離卻同別再道將來進云和尚爲何不道師云耳聾作麼進云口啞作麼師云更要打在士禮拜僧問雲水盡從今日解重樓紺宇鎖何人師云天無四壁進云恁麼則草屨擗似虎拄杖活如龍去也師云走殺闍黎乃云今朝正值正月半家家辦賞上元節都隨浮世恣情歡誰惺茫茫忘本確祇有居士黃元

公獨入深山無別樂不若維摩唯默然互相  
唱和妙獨覺又值天童寺裏僧箇箇打帳草  
鞵著頂笠腰包撒手行眼空四海乾坤廓雖  
然如是忽遇其人攔胸把住時又作麼生道  
箇解交句若解道得獨步大方若道不得前

應三

主五

途多有絆脚索在

新僧堂就結夏上堂大眾進堂老僧上堂進  
堂上堂都來堂堂若也薦得自絕忖量忖量  
絕處迴出大方故乃據此爲衆舉揚喝一喝  
下座

解夏上堂結制也諸人爲要討箇入頭底時  
節解制也諸人須得箇出頭底意旨若得箇  
入頭時節常在其中則八風五欲撼牽不動  
設得箇出頭意旨千聖羅籠不住萬魔潛覷  
無門自在自由全體現前據同體悲興無緣

慈拯拔一切報佛深恩是爲一期參學已畢  
慶快平生其或未然正是虛生浪死徒入空  
門也宜各珍重始得

聖節上堂大中天聖中聖示現降生含齒戴  
髮蠕動含靈咸荷洪恩林下道人轉妙法輪  
仰祝大明齊北極聖壽等乾坤四方八表樂  
昇平萬國來朝萬乘尊

顧宗伯徐侍御劉郡丞入山請上堂拈香祝  
聖畢乃云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  
輪常轉法輪既常轉豈在高登曲录木掉舌  
播唇謂之轉而未陞座前豈不轉耶然放一  
線道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  
聖恁麼告報已涉繁詞未免笑殺旁觀葛拈  
拄杖云爭如者箇木上座生平不近人情一  
味從頭棒將去也不管是聖是凡正恁麼時

莫有當機領略得者麼無則山僧自道去也

便下座

承乾宮田貴妃國戚奉旨進香賚紫衣入山

請陞座問光輝佛日菩薩現天人之身普扇

真風和尚唱無生之曲無生曲即不問如何

應三

壬六

是祝聖底句師云今古歷然進云恁麼則一

人有慶萬民咸賴去也師云卻被闍黎道著

僧禮拜師乃提起紫衣云此是九重宮裏傳

來底謂之信衣亦謂之無相福田衣佛佛授

受祖祖相傳所以達磨大師西來稟教外單

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後來臨濟問黃檗佛

法的大意三度皆棒諸人還知直指處麼

以拄杖旋指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

火裏看下座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三

音釋

叅 息七切音悉 膝 徒孫切音 也 同人之節也 也 靜也 曝 匹角切音 曝 音璞聲

色 也 一作 炒 楚絞切音 也 音 絆 博慢切音 半羸絆也 紺 古暗切音 紺 元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四

庶四

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臣道忞上進

上堂開示

三世諸佛出世不爲別事歷代祖師說法不說別事只爲爾我沈淪三界流轉四生所以

庶四

教爾我出三界輪迴脫四生苦趣所謂佛佛授手祖祖相承唯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也是故大慧杲和尚見人不知大事之以遂註解向人道唯人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故謂生死大事也又慮人不以爲事復云你們生前曾做驢做馬來也不知而今死後做驢做馬去也不知上天堂也不知入地獄也不知既都知一息不來前路茫茫豈不是要緊底大事耶然據悟上座即不然只者生不知來處死不知

去處便是當人出生死底消息唯人作計攀緣遂成流轉何故生不知來處則來無所從死不知去處則去無所至去無所至則內無所出來無所從則外無所入外無所入則外息諸緣內無所出則內心無喘既內心無喘外息諸緣則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前後際斷則覲體現前覲體現前則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卧不知卧住不知住騰騰任運任運騰騰到恁麼時切忌失腳跌破鼻頭怨恨老僧遂喝一喝轉身歸方丈

諸佛與一切衆生本無異相只緣迷悟見有差殊雖有差殊迷時本體本不曾迷悟時本體本不曾悟迷悟都不干本體事迷時則全體而全衆生悟時則全衆生而全佛全衆生而全佛衆生不見諸佛之名全佛而全衆生

諸佛不見衆生之相諸佛不見衆生相故諸佛何曾度一人衆生不見諸佛名故衆生度盡恒沙佛衆生度盡恒沙佛衆生與諸佛無殊諸佛何曾度一人諸佛與衆生不異如是則舉手所指縱目所觀衆生與諸佛正如水二中鹽味色裏膠青雖有所指不見其形故德山云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豈不是鏡中像水中月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茲乃俞道人等乞開示諸佛衆生所以底意若約衲僧拄杖子要且未在不見芭蕉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拈拄杖云悟上座已有拄杖子也衆兄弟又作麼與悟上座拄杖子放

下云悟上座已無拄杖子也衆兄弟又作麼奪悟上座拄杖子良久云旣不能奪又不能與則衆兄弟未有拄杖子在復拈拄杖云還會麼還知麼正恁麼時悟上座性命在諸兄弟手裏若是眼裏有筋皮下有血手裏有骨一連連得便能羅籠三界提拔四生設或未能卓拄杖云衆兄弟性命卻在悟上座手裏復卓一卓喝一喝擲拄杖下座

世菴禪人乞示華嚴圓旨薦母請上堂老僧出家年晚爲生死事急無暇及於教乘祇有兩句恠直話說了去罷你也替我不得我也三替你不得父子上山各自努力拽取東勝神州與西牛賀州鬪額不爲分外恁麼見得行得要會華嚴圓旨有甚麼難不見永明謂此經爲純真法界法界者四聖六凡是也四聖

六凡正眼觀之純一真相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楞嚴云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法如是故不假強爲所謂真如淨境界一混未嘗存能隨染淨緣遂成十法界淨緣有大小故證四聖之果而有殊染緣有重輕故感六凡之報而不等故成十法界雖成十法界皆圓衆生若不圓則不流轉異類及成佛道佛菩薩若不圓即不隨類應身廣度衆生但一界悟入界界無餘一人迷時類類各別各別則不能互攝互融無餘則何妨問此答彼所以道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東方入定西方起男身沒女身彰如是則何妨母身沒子身彰佛佛悟此不見優劣相不生人我見成一眞法界故永嘉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

後空空無大千蓋法界體各各圓滿具足只爭悟與不悟悟則當下透脫覲體全彰永斷輪迴所以相替不得各要努力然法界有事有理有事理無礙有事無礙未悟之人只見其事不見其理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若悟得者只據本分一著蓋天蓋地無天堂可欣無地獄可厭處處圓融事事無礙故真淨和尚云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趁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鷲拈拄杖云事事無礙如意自在信手拈來法四貫徹法界佛鬼妖魔無此無彼地獄天堂卓拄杖云一槌粉碎直令呂氏母子目前相見烏用如目連入地獄方能救得擲拄杖云還見麼喝一喝下座今日陞座無他蓋爲釋迦如來悟道之辰本

山啟建閱藏禪期之日雖然如是只此兩端  
衆兄弟當知期悟爲本閱藏爲末不見世尊  
當初棄王宮入雪山靜思六載於臘月八夜  
舉頭觀明星忽然大悟何曾有三藏十二部  
看閱而悟來又於靈山會上拈華迦葉微笑  
遂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付囑傳化謂之教  
外別傳所以阿難問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  
別傳何事迦葉召云倒卻門前刹竿著阿難  
從此大悟爲第二祖於是祖祖相承至二十  
八祖達磨大師遙觀此方有大乘根器遂航  
海來初見梁武帝帝問聖諦第一義衆兄弟  
梁武深解教乘故知聖諦爲極致而不知達  
磨秉教外別傳之旨直截一揮便乃不知落  
處所以道撓出去也直至嵩山面壁九年方  
得慧可大師來乞安心被磨一拶欲覓個心

卷四

五

與磨安盡其精神而不能將得出便徹見本  
體當下休歇磨亦見他徹底悟去乃與之印  
可云爲汝安心竟繼有三祖亦只見得罪無  
自性本體露現故二祖亦與之印可云爲汝  
懺罪竟至於六祖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便乃大悟又何曾待閱三藏十二部然後悟  
哉更有靈雲見桃華而悟道香嚴因擊竹以  
明心乃至大慧杲禪師十八歲參禪至三十  
六歲聞圓悟禪師舉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  
來殿閣生微涼方纔瞥地衆兄弟畧舉從上  
世尊至此無不以悟爲期然且遇緣不一奚  
必待睹明星而悟道耶遂舉拂子云只者拂  
子已刺破釋迦老子眼睛穿卻釋迦老子鼻  
孔負命者上鉤來爲釋迦老子出氣了便請  
歸家穩坐有麼有麼良久云無則普請歸堂

掀翻海藏

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會而不會不是不會而言不會所以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即是聖人無凡夫可知即同凡夫無聖人可會無聖人可會則衆生度盡恒沙佛無凡夫可知則諸佛何曾度一人如是說者無能說所說如是聽者無能聞所聞各各歷歷孤明露出本來面目發揮本地風光爭肯囊藏被蓋正當恁麼時爲人拶著又且如何喝一喝云切莫錯對便下

座

小叅

病起小叅舉五祖演和尚云如今人似發瘡一般寒一上熱一上不覺過了一生矣只此

座四

六

兩句話悟上座生平亦只尋常看過了適纔病中體之可謂斷盡人病不惟未打徹底人有時爲此事急切著忙有時丟在無事甲裏設使徹底人於日用現行處亦未免觸事則因事生心緣無便依無息念被寒熱二途打作兩截今日更爲一領一番寒了一番熱服盡多方藥不痊直得一身白汗出始覺從前怙怙然今日禹門重頌出舉似禪人緊著鞭且道鞭頭落在甚麼處便下座

天封舒安律師請小叅世尊出世說法四十九年譚經三百餘會至拈華教外別傳方了本懷故教立戒定慧三法曰因戒生定因定發慧爾我旣出家當須出三界了生死方始事畢若但持戒止免三途旣兼生定止超六欲若其發慧方超三界故以發慧爲主然今

時多言慧竟不知發慧之絲如要發慧須是  
明心六祖云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  
意中清淨是以心若苟明意自清淨於日用  
頭頭無絲毫過患所以我笑巖師翁道欲無  
禪禪無欲相奪相傾事不厭俗故曰清淨行  
者不上天堂破戒比丘不入地獄蓋四慕拈拄杖  
云通玄者裏又且不然喝一喝云且道是戒  
耶定耶慧耶是心耶佛耶是清淨耶破戒耶  
是上天堂不上天堂耶是入地獄不入地獄  
耶又喝一喝云切莫停囚長智便下座

除夜小叅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撞到今宵  
極箇中極處體全彰殺活全承此恩力是以  
古喻爾我臨命終時眼光落地底時節眼光  
既落地耳光亦落地鼻光亦落地舌光亦落  
地身光亦落地意光亦落地六光既落地則

無見聞覺知之情何有聲色觸法之騷淨裸  
裸赤灑灑清寥寥白滴滴一片本地風光一  
著本來面目到箇裏所作俱息無佛道可成  
無衆生可度無生死可斷無涅槃可證然後  
天是天地是地僧是僧俗是俗於者一片地  
都來沒干涉雖無干涉謾他一點不得雖謾  
不得不假思議之心全憑者片本地風光靡  
所不周靡所不徧所以道日應萬緣而不撓  
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正當恁麼時除  
夜分歲一句作麼生道白雲盡處是青山行  
人更在青山外  
解夏小叅覲面分付尚涉廉纖直下承當猶  
存情識玄機獨唱截斷衆流恁麼也不得不  
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事不獲已  
放一線道開第二義門三月結制挂起益囊

放下複子便作安居今朝解制著卻草屨挑  
著擔子便爲行動殊不知天童者裏日日著  
草屨日日挑擔子未嘗向諸人道安居行動  
諸人若會時時安居之地事事出身之路恁  
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設若  
兩頭不涉中間不立又有甚麼恁麼不恁麼  
得與不得正當諸人分中如何通信莫是拳  
一拳掌一掌麼莫是打一棒喝一喝麼莫是  
彈一彈豎一指麼莫是說道理呈見解麼莫  
是總不恁麼以坐具拂一拂便行麼如此者  
總是依草附木良久云須知自有冲天志莫  
學他人行處行

人有修羅有畜生有餓鬼有冤有親有逆有  
愛有男有女有心有性有玄有妙有煩惱有  
涅槃乃至有行有住有坐有卧有語有默若  
也一念回光返照明見本來面目遂見三世  
諸佛也是者箇面目天也者箇面目人也者  
箇面目阿修羅也者箇面目畜生也者箇面  
目餓鬼也者箇面目乃至冤也者箇面目親  
也者箇面目逆也者箇面目愛也者箇面目  
行也者箇面目住也者箇面目坐也者箇面  
目卧也者箇面目語也者箇面目默也者箇  
面目既皆者箇面目說佛不得說天不得說  
人不得喚作修羅不得喚作畜生不得喚作  
餓鬼不得喚作煩惱不得喚作涅槃不得喚  
作心不得喚作性不得喚作玄不得喚作妙  
不得喚作是不得喚作非不得乃至喚作行

不得喚作住不得喚作坐不得喚作卧不得  
喚作語不得喚作默不得喚作寃不得喚作  
親不得喚作愛不得喚作逆不得喚作凡不  
得喚作聖不得既皆不得一道平等浩然大  
均上無攀仰下絕已躬畢竟天人羣生類皆  
承此恩力既承此恩力終不落虛可以超聲  
越色離見絕聞坐斷是非頭語默絕消息不  
求超生不求證滅無欣無厭淨裸裸赤灑灑  
全體與麼來全體與麼去通身無影像處處  
絕行蹤所以道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  
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卻身正  
當恁麼時只如孝子鍾大向追薦先妣朱氏  
又作麼安身立命還委恁麼彌陀元不異只  
者是西方  
解制小叅結制只得兩箇月老僧無福沒飯

喫普請諸人各各行大丈夫兒當自立從門  
入者非家珍諸人莫蓄粟米粒樹凋葉落露  
金風脫盡皮膚赤骨髓箇事人人本具然到  
底不從他處得一任諸方立又立莫教污卻  
本來質祖師西來無別事討箇人兒不受惑  
老僧如是恁麼道諸人分上無交涉只如諸  
人分上又作麼生會卓拄杖歸方丈  
小叅僧出作禮師便打云靈山話月曹谿指  
月天童一味掉棒打月若也見月忘指方見  
棒頭落處無事不畢所以道見月休觀指歸  
家罷問程古人見人不會不得已下箇註脚  
云若喚作棒入地獄如箭射或舉杖云喚作  
拄杖即觸不喚作拄杖即背喚作山河大地  
即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即背乃至喚作一切  
聲即觸不喚作一切聲即背祇要人向拄杖

頭邊默契默運向聲色頭上坐卧聲色頭上  
安閒不被一切聲色之所籠罩一切聲色之  
所回換一切聲色之所擺撲始得自繇既得  
自繇則臨命終時定得自由不披業識之所  
回換則生死輪迴息矣縱聞十方佛祖老和  
尚出世亦如色等說法亦如聲等則不被佛  
祖老和尚舌頭之所籠罩之所回換之所擺  
撲方滿佛祖老和尚出世之本懷故曰祖師  
西來覓箇不受惑底人方始自信臨濟大師  
云少信根人終無了日祇如自信之人於世  
出世法中如何行履百華鼓裏過一葉不沾  
身

法四

十一

醜以拄杖敲靈几云若向者裏回光返照棺  
本裏貶眼便乃脫死超生剔起便行管取十  
方自在自在也天堂尚不住地獄豈能留千  
人萬人羅籠不住百千境界轉變不得應同  
體悲爲如來使普現色身隨處作主與無緣  
慈導利羣品同成正覺正恁麼時歸根復本  
一句作麼生道盧舍本身纔獨露豁開正眼  
絕纖塵

爲洞陽蔡公對靈小叅本體恒然無生無滅  
正眼洞明離出離入祇因見倒惑生認境漂  
流以致輪迴不息若能當頭坐斷一念返本  
純源便見當處超脫所以道淨法界身本無  
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雖然如是正恁麼  
時逍遙獨脫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遠委  
悉麼但能信脚騰騰去徧界無非淨法身

爲懶菴祝居士對靈小叅生死去來全體現  
陰間陽世本無邊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他不  
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因  
離於不離隔於不隔遂乃見倒惑生妄生分  
別於無生見生無滅見滅隨境有無心存取  
舍遂致輪迴不息乃以拄杖指靈几云直須  
當頭點破管教全體顯現一念常光現前永  
證不生滅地所謂無常生死法與我不相干  
若能如是解不用哭蒼天正恁麼時高超物  
表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千峰勢到嶽邊止  
萬派聲歸海上消

孝子金善鎔爲父立石公請對靈小叅秀水  
年年秀青山歲歲青祇因人不覺剛自見遷  
更以拄杖敲淨餅云擊碎蟠桃核方見舊時  
仁急薦取好惺惺頓證無生地高登安樂城

庚辰

十二

崇成無漏業端坐寶蓮心復以拄杖敲淨餅  
云還見麼卓拄杖下座

葉暹晟爲父君錫公請對靈小叅生死無二  
相去來沒兩人祇因自不覺逐色與隨聲逐  
色隨聲也捉一放一心如猿猴茫茫無據遂  
致三界六道去來不息以拄杖點靈几云我  
今爲你當頭點醒自知無滅無生覲面提持  
管取自由自在自由自在也不爲業識之所  
牽無滅無生也永證金剛之固體正當恁麼  
時立命安身一句作麼生道直教兩腳捎空  
去鼻孔依前搭上唇

室中開示

僧求開示師云汝且去僧行三五步師喚回  
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汝是何處人僧云常  
熟人師云汝父母未生前是何處人僧無語

師云汝父母未生前與常熟人相去多少僧云不會師云汝去會會來

二僧求開示師垂一足云有甚遮障處復收足云還會麼一僧禮拜出一僧復云乞和尚

開示師展兩手云開示箇甚麼云某甲不會

師云你且去次第二次來

十三

居士求開示師云吾嘗於此切古人云參禪無祕訣只要生死切猶是第二頭話者吾嘗於此切纔是透底話你去體會切字自然得箇透底處士云作麼生會師厲聲云吾嘗於此切者等會去

善信求開示師云汝為何來云弟子不爲別事師云何爲不別事云爲修行故來乞開示師云修行也是別事做買做賣也是別事乃至虛空天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以至父母

兄弟妻子皆是別事如何是你不別底事云弟子不會師云汝去會不會底來

僧問某甲初發心乞和尚開示師云初卽且置心從甚處發僧無語師云汝且去究取心起處便是心倒斷處卽是心明處

僧乞示做工夫師云我者裏沒有甚麼工夫做只要擡樹擡石挑甕挑柴穿衣喫飯屙屎放尿至於行住坐卧祇是不可喚作擡樹擡石乃至行住坐卧亦不可喚作工夫你且道喚作甚麼僧云未審如何下手師云拄杖子不在你自去打三十棒

偶言

師一日與西堂妙行居士求如圍爐次妙行舉解山論格物云格是格去物欲師云他見如此汝又若何妙行云格字可作體字看否

師云似即似只成了兩箇妙行云師又如何  
師云不妨爲汝問著求如云當時妙喜弟子  
韶云今人但知格物而不知物格好箇物格  
云何子韶不能當下領取而又求箇樣子師  
云汝卻如何求如云今日天寒師云何不脫  
體道一句求如云和尚如何師即起去

一日妙行舉月川法師不信無情成佛和尚  
如何道師云我亦道無情不成佛云青青翠  
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華無非般若何故無情  
不成佛師云待有情成佛無情亦成佛妙行  
指桌云和尚如今已成佛云何還有者箇在  
師云你作者箇會那云和尚不作者箇會卻  
又如何師乃掌之  
入室機緣

一僧入師問你在者裏做甚麼僧云磨豆腐

十四

十四

師云你替甚麼人磨僧云替和尚磨師云你  
喫自己飯爲甚替老僧忙僧云不替和尚磨  
莫是替學人磨麼師打出又一僧入師云你  
來做甚麼僧云挑水師云水桶在甚麼處僧  
擬對師打云打破了也又一僧入師舉世尊

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  
獨尊你作麼會僧喝師云你者喝還喝世尊  
嚙老僧喝你自己僧無語師打出又一僧入  
師云我適纔舉世尊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者  
僧亂喝打出去也你作麼會僧擬開口師云  
你欲攀搭老僧那以拄杖趁出

十四

十五

問答機緣

問大悟底人還有憎愛也無師云能愛人能  
惡人云此是儒家世間之說豈是大悟出世  
間之事師云汝是甚麼人僧擬議師喝出

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  
師指壁間觀音像云者是甚麼云觀音聖像  
師云汝暫舉心塵勞先起

問乞師指截徑處師云汝是甚處人云江西  
師把住云江西到者裏多少路僧擬議師推  
出

問月明簾外如何轉身師云你但進門來云  
如何是門裏事師便打云請師不用棒不用  
喝將轉身事盡情道一句師起云我倦要睡  
去

問如何是三玄三要師云你者一問聲云某  
甲不會請和尚明示師云你且放下著

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意旨如何師云你是  
無主孤魂云爲甚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師  
云唯我獨尊

問某甲一向做工夫沒箇入處師云誰教你  
來僧擬開口師直打出

問古人道亡僧誦一部佛法語未絕師云亡  
僧甚處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僧云乞和尚開  
示師云汝道亡僧還開得口麼僧無語師云  
既開口不得佛法合作麼誦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偶搔頭云老僧頭癢  
云還有奇特也無師展兩手

問大事未明乞師開示師云你喚甚麼作大  
事云豈無方便師便打

莊四

十六

僧乞師法語云欲朝暮禮拜師云朝暮禮拜  
箇甚麼僧擬議師便打僧禮拜師一踢僧起  
師云你者禮拜與朝暮禮拜是同是別僧復  
擬議師云饒你會得無二無別且道者一踢  
又如何

問瑯琊覺讚初祖未句云師心兮戴大慧杲  
云戴之一字不得動著動著卽禍生師拈棒  
指云直須動著動著從教東擲西拋

靈鑑講主叅問和尚接人還用古人底自己  
底師以手展握云你道是古人底自己底主  
擬開口師便打主一喝師云三喝四喝後又  
如何主罔措師展手云元來學弄虛底又問  
現前一衆是叅話頭是直下承當師云你又  
作麼生主云無心可用師云恁麼則後語不  
應前言云有條攀條師云攀甚麼條主無語  
問不會做工夫求師開示師云不干老僧事  
云求箇明白路頭師云但向暗處走  
問諸法從心生未審心從甚麼處生師云老  
僧正疑著

居士問弟子揚州來爲大事不明師云汝旣

卷四

七

不明將甚麼來士無語

問古人一言之下爲甚麼便曉得雲門兒孫  
師打云你是甚麼人僧禮拜師又打

問如何是祕密藏師云八萬四千

問搬石挑沙明甚麼邊事師云來日再去挑  
行者問吞不進吐不出時如何師云問取舌  
頭

問還是念佛好還是做工夫好師云總不好  
僧擬議師打云向者裏會得恰好

問如何是乾屎橛師云田塍上看

問如何是清淨本然師便打僧云如何是忽  
生山河大地師云你又恁麼去也

問工夫散亂不得成片時如何師打云我道  
棒打不開

問乞師指箇修行路師云我從來不會修行

云更冀慈悲師云一事無成兩鬢絲

問古人道老僧無法與人祇解識病時有僧  
出作禮古人便歸方丈意旨如何師云汝且  
出去僧擬再問師云你未知病在云如何是  
某甲未知病處師舉手搔頭僧罔措

比丘尼問如何是本地風光師云嘗在汝面  
門出入尼欣然禮拜師云且放過汝

子穀蔡居士問如何是世法師云四大五蘊  
如何是出世法師云四大五蘊如何是世出  
世法師云四大五蘊又問易曰艮其背不獲

其身既有箇背在如何不獲師云分明道了  
居士問弟子與和尚那分別和尚者樣快活  
弟子者樣苦師云汝將苦來與汝分別云弟  
子不可道是快活師云老僧亦不可道是快  
活云爭奈天堂地獄何師云你喚甚麼作天

卷四

十八

堂地獄你曾到天堂地獄也無士無語又問  
衆生即佛弟子信不過師云信不過且做衆  
生云佛又作麼樣師云但肯作衆生佛即在  
其中又問闍和尚已發明幾位去了師云那  
裏去了士擬開口師趯一趯云那裏去了士

乃點首

三峰叅云積年仰慕今日遠來濟上門庭則  
不問如何是堂與中事師云你即今在甚麼  
處峰云此猶是門庭邊事師指座云且坐峰  
禮拜起云唎師休去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滿面著埃塵如何是  
賓中主師云老僧無伴侶如何是主中主師  
云三更月下無人識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堂  
前坐來沒人陪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百萬軍中斬顏

良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取了荊州放魯  
肅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殺卻陳友諒并  
吞數十州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當今天  
下太平國王萬歲云料揀已蒙師指示全提  
向上事如何師以拄杖連擲云退去退去

十四

十九

問衆中操履好靜處操履好師云分身兩處  
看

居士問弟子常發火性師云你適來爲甚麼  
罵我士無語師驀面一掌士亦無語師云打  
也打不發說甚常發火性

問某甲欲做工夫乞和尚開示師云昨日有  
人恁麼問打出去也僧擬作禮師便打出  
三峰問從上來宗旨如何師豎起拳云不可  
喚作拳頭云還有麼師云一腳趂殺你云蒙  
示多矣師云又問作麼峰禮拜師便打良久

師問峰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峰禮拜出師  
打一棒云且道是賞你罰你

問父母未生前如何師大笑生後如何師便  
打春秋鼎盛時如何師云恰好你識羞

問如何是第一立師云有口不能宣如何是

第二立師云足方頭頂圓如何是第三立師

云恰好在腰邊又僧問如何是三要印開朱

點窄師打云打你一棒云何不打兩棒師云

鈍根阿師

問和尚納福麼師云你管他作麼云也須問

過師云問過後如何僧擬議師乃打

問如何是的大意師云向前來僧近前師

便打僧云上根大器直下承當中下人來如

何師云老僧從來未嘗服華僧無語師云你

是最下種也未得在

問如何是離心離境旨師云向前來僧近前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禮拜著僧禮拜師與一蹋云是心是境僧擬議師便喝出

蘊虛講主叅問未到金粟時如何師云雲岫

菴中到後如何師云喫茶已畢釋迦未出世

祖師不西來喚無四甚麼作正法眼藏師正身云

見麼云有見則不堪師云未夢見在又問古

人道喚作一物即不中如何又喚作無位真

人師云你即今是一物是無位真人云若說

作兩橛師云還我一橛來云猶是第二門師

云怪你做座主所以善講

問清水洗塵塵水歸何處師云茅廁裏云某

甲不會師云問取淨頭去

問生滅不停如何降伏師攔胸搗住云停不

停云不會師放云恁麼即降伏了也僧擬進

語師乃叱出

問如何是五眼圓明師云老僧止兩隻

問未舉念時意旨如何師良久僧擬再舉師

云去

問黑漆皮燈籠還有亮時也無師打云老僧

要打破

問如何得出生死師云如何是生死云學人

不會乞和尚慈悲師云老僧無奈汝何

問如何是三寶師云一頓胡餅兩頓粥云不

問者三飽師云老僧日日奉持

法四

三

慈侍者問四大甚麼人主立師云好箇問頭

祇是兩橛云四大分散時如何師云待汝四

大分散來與汝道

問曹洞宗有君臣偏正師云除卻君臣偏正

致一問來云除君臣偏正致某更問甚麼師

云只你恁麼道是君是臣是偏是正僧擬議師喝出

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時值版響師云打版了喫粥去

問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知喚作甚麼師熟眎云是甚麼僧禮拜師便打

問生死如何透師打一拳云向者裏透

問某甲千里而來乞和尚開示師以拄杖畫一圓相僧擬議師打出

問某甲駕船三載因甚摸不著舵柄師打云

還摸著也未四面狂風起又如何安身立命師亦打

問某甲一字不識乞師開示師云我正要一字不識底還你一字不識底去處來僧無語師乃打

問雲門餅趙州茶和尚者裏有甚麼師云一頓大拳頭

問二年不見和尚倒後生了師云後生了多少云後生了一半師云從那裏分起僧無語師展手云了

俗士問我輩修行不知從那一步起師云從你未動腳者一步起又問此心如何定得師云定即且置如何是心士無語師云汝且會會心看

問如何是無生法師打云會麼云不會師云賴汝不會若會老僧性命卻在汝手裏

問大修行人爲甚擔枷帶鎖師云自作自受無人救云萬丈岳前作揖百尺竿頭拱手師云自拈自弄得人憎如何是賓師云終日走途程如何是主師云坐斷乾坤唯自許如何

是賓中賓師云眼裏瞳人精又精如何是主

中主師云腳底腳頭舉更舉

問如何是暗中明師云東邨王老夜摩肩如

何是明中暗師云南海波斯畫洗面明暗相

去幾何師云分身兩處看

師作務次僧叅云某甲特來叅叩和尚師拖

土籃云為我擡土去云某甲只是閒師云去

老僧沒工夫說閒話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四

音釋

額 鄂格切音 髮 紆物切音 髮 必刃切音

額 額額也 髮 木叢生者 髮 債頰髮也

搨 楚莧切音 舵 待可切音 舵 與

搨 搨手搨也 舵 施同正船木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五

庶五

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臣道志上進

問會機緣

居士問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如何是不異之

元師云汝是俗漢子

庶五

問古人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如何是活句

師云老僧舌破爲你說不得去僧出復入云

和尚舌破用冬青葉好師云汝爲甚著死句

連棒趁出

問離卻拄杖子請師別道一句師掌云不是

拳頭定是巴掌僧禮拜師以脚趂去更有脚

尖在

岳石帆居士參出自撰禪門口訣請正師接

得即置云閒言語士云和尚看看師閱數行

至實字指問云此字如何解說士擬議云卻

解說不出師云恁麼則是虛言了士無語良久又云和尚者裏有甚麼人護法師云貧道法也無護箇甚麼

問設有人問和尚如何是禪作麼對他師打云一棒打教髑髏穿更有問又如何師打云足方頭頂圓更有問又如何師打云口裏舌頭尖更有問又如何師打云你若喚作禪入地獄如箭射

問某甲生死不明師云者飯袋子僧擬開口師便打又僧出禮拜擬問師云適纔你問甚麼僧問措師推倒

居士問伎倆盡時如何師便打士擬議師云伎倆盡了

問死人難活時如何師云你且去僧擬議師打云真箇死漢

問學人到已一月不見堂頭時如何師云者老漢甚處去也僧擬議師便打

問前念過去後念未生主人公在何處師云立地死漢僧云不會師云拖出死屍去

問劈面當錢即不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便打

問如何是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師云合取狗口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我不識你

僧求開示師翹一足僧云一口氣不來時作麼生師彈足云但問取他

問如何是生死業師云即汝是如何是涅槃心師云即汝是僧禮拜起師以拄杖指云去僧喜躍而出

問疑情頓發因甚命根不斷師云只爲你疑

情命根不斷云斷後如何師打云教你沒處藏身

問人人有箇本具底影子為甚蹋不著師云看脚下僧禮拜師與一蹋云卻是老僧蹋得著

問即心是佛又要見性成佛作麼師云如何是你底心云現問話者是師云不問時又作麼生僧無語師云未夢見即心是佛在

問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生時如何師云切莫隨老僧來

問有佛出世作何供養師云老僧不受云請三

師方便師打云與你一頓五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你會種田不云不會師云我者裏用你不著

典化黃伯初居士參問弟子有條拄杖子見

佛殺佛見祖殺祖今日特來呈似師云放下著云弟子連自己都殺卻了師云將甚麼來士無語又問和尚入閩將甚麼來師云祇有貧道

問某甲初出家求和尚開示師云出家來多少時云去歲師云逢人但怎麼說不得錯舉黃司李問風清月白時如何師云大家在者裏又問弟子轉機不圓過在甚麼處師云過在問人處云不問人時如何師云信口道將來

問殺生是大戒為甚麼南泉斬貓歸宗斬蛇師云汝實怎麼問那云是師云汝當懺悔去問和尚還有不為人說底法麼師云我曾向你道甚麼來僧無語師云元來問如何是本來人師云我不可向汝道

錢相國入山問如何是如來大意師云居士今日從甚處來云從人行過底路來師云恁麼則不如來了國無語

問鏡牛吞卻虛空時如何師云老僧在甚麼處僧無語

行者問如何是無上菩提道師云俗人頭戴僧官帽云畢竟有何方便師云自家摸取好方侍御問和尚門下有多少大根器底人師云縱目所觀云也要龍天推出師云從來不假他人力

問如何得一口說盡世間法師云你還識兩片皮麼

問兩堂同喝臨濟云賓主歷然未審誰是賓誰是主師云賓則總賓主則總主僧云賓主歷然意旨又如何師打云還見麼僧禮拜

僧自徑山來參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此去徑山五百里僧喜躍作禮而退

問併卻咽喉請道一句師曰老僧沒氣力道者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祖師意師拈拄杖云者是百草頭打云如何是祖師意者擬議師喝退

問目前無一法時如何師云背後著眼

問如何是圓滿覺師打云你欠一著

問如何是新年最初行脚句師云去云如何是步步不錯句師云去

居士問世間以何為尊師云唯汝為尊士禮

拜師云忽然霹靂打汝又作麼生士無語

問如何是急水行船師云山僧未做長年三

老僧無語師打云煙上看取

問一口氣不來時如何師云眼閉脚直

問虛空破了將何補師云將你補

居士問弟子有病求和尚授記師云死云再請一語師云待汝活時向汝道

行者超智侍立次師問今日有新到麼者云無師便打

居士問弟子微幸蒙和尚賜見再乞妙法幾句師云汝但識得相見妙法在其中士擬議師云一發爲汝註破若喚作相見則蹉過妙法若喚作妙法又蹉過相見畢竟喚作甚麼士無語

問如何是離鉤三寸句師云快走快走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棒喝交馳合明何事師便打僧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因甚被生死所留師打云還知麼進云便怎麼去時如何師云賺殺閻黎

居士問者裏風境與嘉興風境如何師云處處白雲處處日

問某甲出山去忽有人問天童佛法聲未絕師便打僧禮拜師復打云逢人不得錯舉僧起云祇者是師云孟八郎漢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以手攔胸推倒階下云是甚麼僧用措師便打

問大衆一齊上來未審和尚將何管待師打云只將者箇管待云怎麼則箇箇飽齣齣去也師云你自己分上作麼生僧無語師復打問生死不明乞師指示師云正好消息僧禮拜師詰云你道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便打問某甲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乞和尚指示師云你道扇子踉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又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

庶五

六

問火不能燒水不能溺作麼安身立命師云  
水裏火裏云水窮山盡時如何師云但恁麼  
看取

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你眼在甚處進  
云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合取狗口如何  
是隨波逐浪句師云放汝三十棒僧便喝師  
便打

居士問誦經持咒還了得生死不師云了不  
得士云作麼生了得師打云向者裏薦得方  
可了得士云和尚還有生死不師云你若  
時我也有你若無時我亦無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泥豬癩狗

問行住坐臥如何是學人本身師云行住坐  
臥

問盡力喫盡天童飯時如何師云直須吐卻

雲怡蔡居士問瀑鹿趁談如何歇得師云摸  
取脚跟摩尼珠久埋沒塵土中如何急切覓  
得師云滿面慙惶不識羞一斬一切斷如何  
得此利劔師云照顧汝頭等是水味有品爲  
第一泉有品爲第二泉作何剖分師云飲者  
自生分別黑夜中認賊爲子認子爲賊作何  
判斷師云各打三十棒家親作祟如何處置  
師云家無二主的主人翁如何得覷面一  
見師云擱頭與汝掌塔與家羅經縱橫移動  
鍼必指南是誰作主師云且向羅經後看又  
云刺破汝眼家宅是諸人生身活計見得甚  
麼便肯破家蕩宅師云春色滿園關不住一  
枝紅杏出牆來電光中良驥瞬息千里如何  
得一往追上攬轡入手師云好箇驢前馬後  
漢大慧云將八識一刀憑甚麼安身立命師

云還我刀子來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鏡體  
是鏡光師云打破鏡來好相見未開口已前  
爲甚便棒便喝師云爲汝不薦日昇月沉雷  
轟電掣山靜雲開水流華開農誦牧唱婦諍  
兒嬉莫非是者箇逆現如何拈得向脚跟下  
要用便用師云魚行水濁修行人多怕去後  
黑湯湯地不知現前黑湯湯地更苦盡說生  
死事大不知現前剎那死死生更切此際  
重開一擊如何下手師云好與汝三十棒高  
峰語大徹底人本脫生死爲甚命根不斷命  
根既未斷叫做大徹徹底何事師云汝喚甚  
作命根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者一句  
得恁有力師云坐斷乾坤  
獅林問和尚不會打福州鄉談來作麼師云  
換汝眼睛東土人說話西天人領略是何曲

調師云五音六律不相當和尚拄杖拂子燒  
卻了將何示人師云正示人和尚歸金粟有  
幾人相伴師云盡大地人  
勘辨機緣

新到參方擬人事師云已相見了也速退速

庚五

八

退云和尚因甚著忙師高聲云道甚麼云某  
甲博山來師便打僧云打錯了師云汝動足  
來時即錯了在者裏覓甚麼益連棒打出

僧參師問甚處來云杭州師云杭州有幾多  
官員在任幾多官員不在任云不知師云你  
不從杭州來僧擬議師叱出

師問僧那裏來云蘇州來師云那裏人云金  
華人師云到蘇州作甚麼云一事也無師云  
恁麼則空去回也云長遠如此師云長遠如  
此箇甚麼云不知師打云還知麼僧無語師

云又道長遠如此

師採豆莢次有僧參師問那裏來云紹興來  
師云紹興還有豆莢也無云有師云既有來  
作甚麼云特來禮和尚師云喫茶去

僧求住師云汝尋常甚麼處住僧擬議師喝  
出

求如居士呈偈云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盃盂  
無柄徒勞把捉大千沙界法王正覺若人會  
得是名絕學且云弟子有箇會處求和尚證  
明師未過手便云我已爲汝證明了也云此

燕五

九

是會處還有箇行處先不得後不得正與麼  
時恁麼得喚老鼠見貓兒動也動不得師云  
你者獸子云和尚家風已盡知元來祇是者  
些兒若云更有玄和妙虛空空孔總成癡師  
云一發獸了士拂袖便出次夕復入室師云

今日又作麼生士就師却一捏師云你試道  
看云和尚還要第二杓惡水那師云你試發  
看士轉身作女人拜便出

師一晚與五峰話次驀伸脚云你作麼生峰  
以脚趂之師笑云未在未在云和尚道看師  
倒臥峰云也只是困師云你又與麼去也峰  
乃禮拜

石車參師問那裏來云雲門來師云幾時起  
身車打一圓相師云不可亂做云千里同風  
今日特來親領痛棒師云既是千里同風又  
來作麼車即提起左脚師云者還不是車又  
提起右脚師云錯也云風吹別調中師休去  
新到參方禮拜師乃踢之僧擬開口師便打  
出

師問僧甚麼處來僧便喝師云三喝四喝後又

作麼生僧擬議師打云須是我打你始得

僧侍立次師問甚麼人來云無師外看云是

甚麼云擔水底師云又道無

僧纔禮拜師以杖抵云去去云某甲話也未

問師云設若問話堪作甚麼僧擬議師喝出

僧參自叙諸方相見機緣將畢師咳嗽一聲

唾地云你道道看僧罔措師連棒打出

僧呈偈師接得即搯破額僧云今日多少泥

水匠云前三三與後三三師打云是少僧

豎拳師直打出

壹

河南僧參喫茶次師問曾到少林麼僧云曾

十

到師云堂頭和尚如何云提唱為主師云提

唱箇甚麼僧無語師舉起茶盞云還提唱者

箇麼云拈來無不是師云錯認定盤星僧復

無語

師問僧甚處來云天目來師云高峰祖師安

麼僧無語師云想必你不從天目來

餅旬僧參呈一圓相後書偈云餅旬燒得破

砂盆不妨拈出衆人驚祖師一見攢眉哭後

來那有者兒孫師目竟即搯破額僧云如何

解交僧罔措師趁出

師問僧甚處來云雲南幾時發足云在外十

七八年還記得雲南事麼云記得何不舉似

老僧僧無語

華山僧參師問華山道場做完也未云已畢

師云既畢又來做甚麼僧無語

僧參師問甚處來云河南師云臨濟大師道

不在河南定在河北即今在河南在河北云

在河南師云何不教他同來僧無語師云掠

虛漢出去

壹

十一

僧呈偈云未明心地印追究祖師開識破分明也前三三與後三三師云不前不後是多  
少僧擬議師打出

一僧入室云某甲有箇見處師云汝作麼見  
僧擬對師搖手云未見在僧云和尚道一句  
看師云待老僧別有箇見處即向汝道僧罔  
措師叱出

僧參語風信信問曾到金粟不云曾到曾問  
話不云不曾你怕打那僧即云某甲一向不  
曾置問頭請師處借轉問頭信乃開示僧不  
肯轉金粟述前話師云汝喫飯還問人借口  
麼僧云某甲實無問頭師打云你向甚處開  
口

僧參師問甚麼處來云揚州師云來作甚麼  
云生死不明來見和尚師曰他死了僧沉喑

師以杖逐出復喚闍黎僧回首師曰虛生浪  
死漢

僧參師問那裏來云博山來師云住多少年  
云三年師云喫多少飯僧無語

揚州僧同居士參師云古人道腰纏十萬貫  
騎鶴上揚州且道是甚麼人云古人師云  
古人在甚麼處士云古人與今人同體師云  
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將甚麼作體士無語僧  
云此居士特來請問和尚無開口處師云你  
口向甚麼處開僧云向和尚脚跟下開師云  
向汝道甚麼僧亦無語

師問僧今日多少人撞樹僧云八十多師云  
多多少云八十一箇師曰那箇起頭那箇住  
僧無語

嘉興密印寺僧參師云當初高峰和尚亦是

密印寺裏出身僧云是師云即今在甚麼處  
僧茫然師云且坐喫茶

天竺二僧參師問甚麼處來云海上来師曰  
海上觀音與天竺觀音如何云一樣師指僧  
曰與你一樣耶與者上座一樣耶二僧俱無  
語

二僧論大顛擯首座話一云令當行一云賊  
被狗敲爭之不已白師師云祇如賊被狗敲  
落在那箇分上一僧云首座分上師遂一齊  
擯出

師見僧穿草鞋去因問你穿常住草鞋去草  
鞋錢甚感人還僧云明年送來師乃叱之  
師問僧你今日作甚麼僧云擡樹師云擡放  
那裏僧云池中師云不怕浸殺他那僧無語  
法語

### 示于道人

傳聞無論寒暑不間忙閒日持金剛經一卷  
坐香一炷世間事識得破看得輕孜孜矻矻  
以道爲念難得難得然雖如是欲超生死脫  
苦趣當豎起精進脊骨幢直下信取始得只  
者直下信處即超生死脫苦趣底去處故世  
尊云信爲道元功德母信能遠離生死苦信  
能必到如來地要會如來地亦直下信處是  
若未直下信得但執起心作意坐香看經識  
得破看得輕爲功課爲辦道時殊不知雜毒  
入心皆落第二念既落第二念欲超生死脫  
苦趣豈不難哉古人所謂放過一著落在第  
一若苟直下信得當二六時中念念不忘直  
下信處縱值坐香看經以至呼奴使婢料理  
家事時亦當直下信得不可見有坐香看經

呼奴使婢料理家事底事方爲勇猛精進爲道之士故經云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更舉箇古人因緣助汝生淨信者昔日芙蓉訓禪師問歸宗云如何是佛宗曰汝還信不訓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訓云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願道人於看經處坐香處呼奴使婢處料理家事處但信即汝便是如此行去日久月深忽然失脚踏破鼻頭汝自默默自見倒斷處則不待有意輕世事而世事自輕何以道之所在法如是故更示一偈若據大道因緣不論男女貴賤人人平等一如箇箇本來成現不能緣契無生即便四生流轉直須返照迴光悟徹本來之面能令念念不迷大事何憂不辦觸境不隨境流世事何須更厭若

也別作別爲必也墮坑落堑晝夜坐臥忙閒全體要成一片真實如是修持斷然決不相賺

示純一上人

參禪正忌雜毒入心貴乎純一所以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須知參禪也是第二修立門也是第二成僊也是第二作佛也是第二生也是第二死也是第二總之凡起一念皆是第二苟真實要會純一無雜但向一念未生前看行也看住也看坐也看臥也看一看看得行不知行住不知住坐不知坐臥不知臥不覺不知忽然覲面相逢始覺從前錯用心方知生也不可得死也不可得作佛也不可得成僊也不可得參禪也不可得修立門也不可得一也不可得雖然如

是異日相見若作如是見一棒打折汝腰莫言不道

太虛藏禪人病中乞法語

凡人病苦生死到來作不得主者無他蓋爲看作生死病苦故也殊不知生死病苦即當人本地風光本非他物故維摩曰衆生有病吾乃有病真歇曰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今時人多自不到者田地將謂八苦外別有箇安閒之法與不安閒底對敵是以越對敵越不安閒病苦外另有箇無病苦

差五

十五

底強作主宰越要作主越作主不來然亦不可見怎麼說便謂既純是病苦將甚麼了生死而恐落空一發著忙則又錯了但不可看作兩橛自然就裏便得安閒亦非不是兩橛何也若不是兩橛則病苦無有歇時然且無

病無苦安閒時亦不可作無病無苦安閒看若作無病無苦安閒看則與當人觀體相違差錯了也

示余道人

若據法語則貧道無答口處無運筆處道人無看讀處無意解處無意解則內心無喘無有讀則外息諸緣既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則內外寂然既寂然已正好自看正自看時無有晝夜無有時際但行也自看住也自看坐也自看臥也自看看來看到不知不覺忽然兩眼大開更須知此兩眼落處則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面目分明然後可通箇消息貧道手寫至此忽有僧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貧道擲筆向他道達磨來也其僧擬開口貧道直打出方丈外一并寫上道人並參

之

示時功林居士

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已惟至德山臨濟以棒喝直指最爲明白切要所謂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今人不薦棒頭指處而以知痛癢者是爲心殊不知乃識神耳古人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所以貧道徵居士云祇如不痛不癢時如何居士如果要了生死透識神但看者一扇子落在甚麼處則

燕五

士六

自然知道者一扇初不曾打在痛上真果似棒打石人頭便見臨濟大師道我被黃檗先師打六十棒如蒿枝拂着相似彼豈以知痛癢者爲然哉

示林道人

祖師西來唯直指單提令人返本還源而已欲究其旨但向不睹不聞之先直下覷透便見分曉如黑漆桶處於黑夜初無二色即無二見既無二見則不見有男不見有女不見有纏縛有解脫不見有凡聖有淨穢亦不見有立有妙有覺不覺亦不見有道不道不見有空不空不見有真不真亦不見有苦樂昏慧火宅清涼所以貧道生平但有來者便當頭一棒俾伊漆桶生光即無二色亦無二見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耳

示秦道人

修行無別修貴要識路頭路頭若識得生死一時休生死一時休即是安身立命之計安身立命之計不可爲道人說破須道人自參自悟自得真踐實履自到平帖帖地則生死

燕五

士七

心生死相了無覓處矣

示淨虛禪人

此箇本分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共證同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單傳不立文字語句若涉言詮論量便起生滅之念非本分無生滅處所以孤負先聖真欲超生脫死須辨鍊石心如枯木死灰聖念凡情俱無起滅於淨羸羸赤灑灑上洞然契證明見得徹諦信得及與從上佛祖握臂共行無有差忒更須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純一無雜纔有纖毫起滅便是生死因緣無有超脫之期務使如鳥出籠無欲無依舉動處爲常在本分中真踐實履無虛弃工夫趙州二十年不雜用心涌泉四十年尚自走作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信知從上古人皆自尋常日用中密密體

驗始能臨末稍頭不怕籠中走鼈耳復云上來法語爲阿誰徽州休寧淨虛乞淨到無虛淨亦休觀體無依自寧恬指天指地笑呵呵上下四維圓洞徹以已方人沒兩般一串穿來同箇鼻他年再見若如此一棒打教驢腰折出

示程弘業持經語

凡佛經無非令人省悟故黃梅教一切人但持金剛經即得見性而六祖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悟入則豈可專以念爲事平經云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苟省應無所住則終日念而未嘗誦一字在人不在經也所以秦國夫人省得竹篋子旨便謂終日誦經文如逢舊識人若此始可謂誦經人矣

書問

卷五

天

復求如沈居士

手教諄諄要老僧判斷下落或另行指示箇  
真休歇者若據老僧判斷只者打殺赤斑蛇  
拗折蒼龍角虛空籠不住何物堪拘束便障  
汝轉機不得自在何以轉機最忌作意故曰  
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若不作意  
則無打殺赤斑蛇拗折蒼龍角虛空籠不住  
何物堪拘束之見故凡作意則不自在不自  
在則不迅捷不迅捷則拘滯拘滯則波瀾不  
廣不廣則作意作意則有倚有倚則命根不  
斷命根不斷則非真休歇非真休歇則大事  
到來定不得力既不得力安得無疑然既有  
疑不可謂到家到家即真休歇真休歇即本  
分事本分事非作意之可到非機語迅捷波  
瀾澗廣之可然故瀉山謂香巖曰吾聞汝在

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心意  
識著迷得汝向父母未生前道一向來時香  
嚴盡平生學識欲道不能得故參禪人要在  
父母未生前一般門下若能如是無別大事  
到來既無別大事到來則自然得力得力則  
不驚不驚則無疑無疑則真休歇真休歇則  
自無意作無意作則無波瀾無波瀾則無迅  
捷無迅捷則觀體現前觀體現前即觀體用  
觀體用則無迅捷自成迅捷無波瀾自成波  
瀾若作意迅捷作意波瀾即觀體相違相違  
則全體作用不現前矣異日相見若守此見  
一棒打折你腰莫言不道

復清都史居士

手教云不知不覺有一種不自在隱隱胸次  
中者其病有四一者妄認爲娘生鼻孔故未

得自在二者認得世間事重不覺逐境生心  
故不自在三者雖爲已事久向胸次中作活  
計不能卒去故不自在四者因此種種胸次  
中隱隱起滅不得自由赤條條蓋天蓋地而  
居士越要蓋天蓋地自由自在終不能得乃  
與隱隱陰魔對敵故有恁麼也不得不恁麼  
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直須堅豎脊梁  
全身翻轉猛著精彩把世出世間一口吞盡  
不用蓋天蓋地而自蓋天蓋地赤條條去也  
若胸次中一毫治不盡要了生死無有是處  
故曰毫釐繫念三途業因非虛語也

復子元劉居士

來書一發願二程途三醒悟四工夫足見居  
士立志真實骨器不凡聰明勇利異於常人  
然細玩之悟境未實現相非真現相急須撥

採悟境著實參期若不期悟發願枉發程途  
枉行工夫枉爲何也未悟時期悟爲工夫不  
悟不休爲程途不悟不休爲發願如悟則乘  
其悟力以茲利己以茲利人則工夫程途發  
願皆在其間不假別發願別程途別工夫耳  
且果悟則一一不著問人而自明矣

又

前日奉復不悉恐門下生疑更爲葛藤大端  
蓮華蓮子教中取喻吾儕一念心華發明悟  
徹本來面目故云華開見佛悟無生豈非華  
開爲因見佛爲果喻如蓮華一開蓮子即露  
豈如餘果華收而後結子耶正如心華一開  
面目即顯華開爲因面目爲果面目本具豈  
待心開而後有耶如門下所謂華開纔得生  
蓮子華未開時子在麼與首謂華開元不墮

空華結子從教又種芽者首尾一氣皆謂華開而後結子結子而後種芽種芽而後成根苗根苗而後開華開華而後生子正如常人所見生死輪迴無常之見豈可謂華開見佛悟無生而無生無滅因果交徹真常之道正

如蓮華一開而蓮子全體已成喻心華一開即本來面目元具豈可謂華開纔得生蓮子華未開時子在麼耶所以古云學道當須有悟由還如爭鬪快龍舟雖然舊闕開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門下還曾恁麼一回也未如

未當須恁麼一回始得

庶五

三

又

來論隨時探討期見本分一著又云當求進時欲貧道遙施喚醒以豁心華者然據本分一著無你進處無你退處若擬進則蹉過擬

退則脚跟礙卻正當進不得退不得處忽若兩眼大開露出面孔時可與貧道相見也

又

來論門下本參只一箇誰字貧道謂誰之一字亦能成人亦能誤人不可不審若認虛豁豁地一派好景為誰字者已成兩箇了也試問門下者虛豁豁好景為復作意有不作意有若作意有不作意無只者作意非情識而何又云目前作主死時作主死後作主者亦屬有意而見有生時死時後時更有箇虛豁豁地作主底則外道所見也古人謂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正忌認著目前情識即凡情識及乎認虛豁豁地及一切纖豪好景即聖情識耳又云因地一聲曠然休歇不知當屬何象當屬何時將心等悟難得悟日殊不

知此象此時你纔擬心早已蹉過落於情識  
俾你到驢年也不得因地一聲曠然休歇耳  
更欲貧道轉語喚醒者真可憐憫大丈夫說  
話寧借他人人口耶除非劉祖鍾親來相見為  
汝道破

又

來論進不得退不得處是門下礙處者且喜  
雖未得因地一聲不妨一切世間塵勞煩惱  
已礙斷生死路頭相繼礙斷也二六時中念  
念但向進不得退不得處看是何景象是何

庶五

三三

面孔看來看去不知不覺因地一聲自不作  
礙會也

又

昨承偈語足見居士病中精進欣羨欣羨釋  
迦老子云病乃眾生之良藥益信之矣何故

居士若不得者番病爭得怎麼淨絕怎麼穩  
當耶然細玩之未出知解窠臼在殊不知眼  
見泥牛過海我道眼華不少鏡鏡蹋著如絲  
我道猶有者箇在只可自知自解我道情知  
你在鬼堀裏作活計那堪更落言詮驢年未  
得出頭然則註已註破未識居士何以教我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五

音釋

劈 匹歷切音 鑿 兵臂切音 秘馬鑿也 癢 以  
霹破也 牽引拂戾以制馬也 兩  
切音 養同 摩 帖 託協切音 帖 滯 直例切音  
膚欲搔也 帖 服也 靜也 滯 疑也  
剪 即丁切音 靈 剖物也

庶五

三三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六

庚六

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臣道忞上進

書問

復破山明上座

吾儕爲本分事行本分事是吾儕本分事也

其他皆因行掉臂耳

復石車乘上座

凡爲一方化主事宜諦審不可自尊不自尊  
則上下稱美上下美則自不尊而人自尊之  
人自尊則化道行化道既行則叢林可卜矣

復紫垣程居士

來論謂不離自性其他聰明智巧總用不著  
每每向心上求箇安穩者是知居士認識心  
識性爲本命元辰故於胸次中打攪弗安穩  
耳苟若要安穩但把心性二種情識掉向他

方於汝分上了無交涉然後向自己腳跟下  
摸索看是心耶是性耶忽然摸著非心性底  
可來貧道手裏請棒喫

復象垣程居士

若果向不明白處會則無有真我假我亦無  
有曉得不曉得底人復無有惺惺不惺惺者  
何也惺惺不惺惺曉得不曉得真與不真皆  
屬想耳若果要了徹但向睡到無夢無想時  
一卧卧起來東摸西摸信手摸著鼻孔不覺  
失聲因則了徹不了徹不著問人自知之矣

復性符錢居士

來教謂不能純一用功未明不思議處若貧  
道看時不思議即純一處若離了純一處別  
求不思議處不惟蹉過不思議處要且用功  
處即不純一如欲兩路歸一直向一念不生

回光自看看得鼻孔捺天匝地一聲便見古  
人所謂一念不生全體現即純一不純一思  
議不思議都來沒干涉耳

復清漳東里王居士

教諭過稱貧道爲人不惜身命寧使器身失

命終不開第二門者令貧道益生慙愧益緣

庶六

二

貧道生無學識兼之口訥不善委曲接人故  
以一條白棒當頭直指耳然亦見門下迥出  
時人之表吾宗門下得一法幢共相建之必  
使祖道重光也欣羨欣羨書中一一門下自  
舉自斷貧道更復何云乃至云願垂頂門一  
鍼母曰五百里外棒頭不到者貧道謂門下  
已喫棒了也然細玩之自淺而深從始至末  
云祇是年來被問官錯看了賊負屈多時今  
得明白且莫匆匆認賊寧可空手歸家者貧

道謂即者空手之見歸家住著之見便是見  
解入微最難透脫坐在無疑必死之地不能  
明大法發大機施大用須信有絕後再甦欺  
君不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可也

復我萬陳居士

遠承惠寄信儀勝盡欲與貧道結後來之緣  
者貧道以爲不然君了千里同風尚無彼此  
之間豈有現在後來之分是則貧道已與居  
士相見了也居士直下見得透則與貧道有  
何異哉

庶六

三

復君馨葉居士

來諭不知佛性中有許直腸入者直腸但於  
世少造業緣故有正直爲神之說佛性須假  
悟明故有見性成佛之說且直腸與諂曲相  
對佛性出於對待故六祖云明佛性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之法故維摩談不二法時惟良  
久而已如是則門下但向言語道斷心行處  
滅處看是何景象是何面目看來看去向不  
知不覺處忽然惺得因地一聲則不著問人  
自明了也

再復東里王居士

接教諭雖不若筍竹箴有先後三時之別而  
凍必徹底寒必徹骨方是放春時候祇管大  
死一番不怕不活者足見門下以寒春一時  
死活一致以爲全機大用其餘種種說話雖  
爲此箇端由亦似套頭語且前貧道謂門下  
空手歸家尚著不得况可容如許知見耶然  
可見門下真誠之意呈似貧道若從長簡點  
總不出解說形容未得心言路絕皆是未絕  
前事非絕後事也若據絕之十字正要絕人

世出世間一切情解知見直至千聖不識自  
不能測就裏打轉轉來稍似絕後再甦寫至  
此時有僧云忽有問和尚絕後再甦又且如  
何貧道擲筆擒云速道速道僧擬議連掌掌  
出一併寫上何如何如

復元公黃居士

手教驀然撞倒鐵山纔開口時又覺有物爲  
礙者益因台下祇知撞倒鐵山不解扶起鐵  
山苟扶起時則不妨信脚行信手揮信口道  
乃至東倒西搯無非箇座鐵山更有何物而  
作礙哉故龐公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  
頭頭非取舍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邱山  
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此偈雖八  
句日用不過只根於無別而已不識台下以  
爲何如承命永樂禪院固當從喚無奈老病

纏身日久不能領眾固辭金粟但思自養待盡而已伏惟台照不悉

又

來諭根機遲鈍者事不如此也大都根機不在推託貴在承當若不承當則涉思量一涉思量則蹉過根機所以謂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則自然不觸犯耳

又

聞尊堂歸矣固當弔慰奈因生平不行其事恐從此啓例後有不周到處以此爲罪端耳然生死二事能迷卻天下人亦能悟卻天下人所以古人聞紅輪必定沈西去未審亡靈往那方而孝子哭哀哀古人便悟豈非悟者亡者哭者同歸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則與一切人生即同生死即同死喜即與

底六

五

母同喜哭即與母同哭慶即與一切人同慶弔則與一切人同弔何有間然如是可謂哭真哭喜真喜不然則母是母子是子哭是哭喜是喜慶是慶弔是弔不惟不知亡靈去處亦乃自己茫然哭亦無地即虛行故事與學道人乖矣

復爾赤馮居士

來諭當此西風徹骨政落葉歸根之候應自有不冷不熱處又謂戀著火宅未得出路要貧道方便開示者不覺一笑何也居士已上竝是詣實供通方便亦在其中出路亦在其中不冷不熱亦在其中貧道除此外別無方便別無出路別無不冷不熱是以古人問善知識云寒暑到來如何迴避知識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云如何是無寒暑處云寒時寒

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如是則欲識不冷不熱底但向西風徹骨處識若識得西風徹骨便是落葉歸根底時候識得落葉歸根底時候便是出路識得出路便是方便所以貧道謂方便亦在其中出路亦在其中不冷不熱亦在其中既都在其中豈不是間不容髮既間不容髮正法華謂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唯有一門而復狹小便是者箇道理也若離此外別立方便別有出路別有不寒不熱別有時候即沒交涉也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無方便中真方便無出路中真出路無時候中真時候寒熱中真無寒熱故貧道謂已上竝是詣實供通然異日相見守此見解勞脊一棒莫言不道

復趙居士

諱天香

庚六

六

來諭無生本無旨亦無指者是居士未悟故有此說何也不見道華開見佛悟無生豈可謂無生本無旨乎因次一偈貧道從來秉直指直指人人自悟耳自悟無生無不生直下何曾有彼此

復紀常陳居士

來諭展轉躊躇茫無下手處如此沈迷將終無出頭日子欲貧道拯人於阮塹之中呼人於醉夢之際者貧道謂只因展轉躊躇便錯下手了也居士但以手摸頭自問頭看沈迷耶出頭耶阮塹之中耶醉夢之際耶若自摸不著問不明則真果沈迷真果無出頭處真果阮塹之中真果醉夢之際矣若摸得著問得明方知無沈迷中自作沈迷無出頭處自求出頭無阮塹中自作阮塹無醉夢際自作

醉夢耳雖然如此乃貧道說底不識居士本分處又且如何

又

來論一切煩惱自造但平時雖見得如此而一涉境緣便不能自主者益因無始時來於

五六

七

境緣習熟故也然學道當先期悟以悟力充至頭頭無間則無味悟力而平時熟習自無地矣故經云理須頓悟習氣漸除乘悟併消因次第盡所以前問居士本分處又且如何若不知本分處即未有悟若未有悟即何有行止於路頭哉試問居士畢竟如何是本分處

復海槎鍾居士 諱鴻穎

來翰云上智人有上智人克已下愚人有下愚人克已者貧道謂此正未克已復禮之言

也若克已復禮則不見有上智下愚之人故曰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唯高明悉之

復元怙張居士 諱次仲

來論墮落塵垢已數十年營營擾擾了無住足又言此事非拋却世緣十年二十年死活數番無有是處者非門下真誠爲此事則不能發如是之言然亦不可執如是之見何也此事無乎不在若執如是之見則與此事觀體相違反成障矣且十年二十年之說非定式也因爲此事不明故或歷多年所耳如裴相國聞黃檗一言便乃知歸李太守聞藥山雲在青天水在餅亦乃自肯豈必拋卻世緣十年二十年死活數番纔得是處且死活二字非如門下預作意計底不見大慧杲聞圓悟禪師舉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薰風自南

來殿閣生微涼乃得瞥地盃瞥地者於此事明白相應也故圓悟印許曰難得你到者田地可惜死了不得活是爲死底意故知久近死活在人不在此事無定式也豈如門下謂拋卻世緣爲死乎盃與此事相應則世緣不待拋而自拋知見不待離而自離語言不待忘而自忘總之世出世間語言知見都來與道人分上無干涉者無他因與此事相應故也門下若到此地即見尊慈一切勤苦亦何曾勤苦祇因日用不與此事相應則爲世緣勤苦墮落塵垢矣

復仲堅李居士 諱源

目來諭足見居士似有些力量故有些倔強所以謂寧可諸方哭笑不可令諸方贊誦獨超灑脫皆爲埋沒塗污贊誦哭笑俱無干涉

卷六

八

也但不知止說到獨超灑脫底影像耳若不得向上全提則正坐在理路中作活計葛藤窠裏藏頭反不得獨超灑脫在高明以爲何如

復似孫江居士

手諭認得言思路絕一著又云於古德言句有彼此乖迤不能無疑者總之未真證得言思路絕故也若果證得則自然一心不生一心不生則妄情不起妄情不起則無現業流識無現業流識則曠劫習氣頓淨矣然則試問居士如何是言思路絕底一著切莫學恁麼說便當了也

卷六

九

復孩末方居士

來諭謂此毛孔中虛無所有一切恩仇盡皆平等者似多生出一種知見不若普觀悉皆

毛孔則無虛無所有之情存雖然直饒實證  
到此田地只到死了不得活未能轉身吐氣  
古人所謂正知見障卻動是要說道理說工  
夫說實落說虛無說恩怨說平等說毛孔說  
痛棒須是造到無功用道即不墮此不識居  
士以爲何如

復爾赤馮居士

接尊諭知居士工夫見諦則不無而錯認錯  
判亦不少如引李卓吾曰人可死不可病判  
云天下焉有可死而不可病者抑知此老不  
善終職此一言爲之階乎復引憨憨子曰能  
病病者病矣從生以不能病病我故病焉旨  
哉是言蓋庶幾於道云者老僧謂卓吾與憨  
憨及居士正同阨無異土耳何則卓吾謂不  
可病正憨憨能病病者病矣從生耳亦居士

不爲病所縛等爲卓吾之註腳故惟有不病  
者言卓吾爲人可死正居士冷啾啾作倚巖  
枯木必死之疾耳且居士謂終日死未嘗死  
此可死者居士何反見卓吾不善終職此者  
耶且貧道生平一味打也不管病者打不病  
者亦打能病病者亦打病矣從生者亦打不  
爲病所縛者亦打能縛病者亦打生亦打死  
亦打無生亦打無死亦打聾者亦打瞽者亦  
打跛者亦打嗅不知香者亦打食不辨味者  
亦打至於知香者亦打辨味者亦打直使一  
箇箇不作病看庶六不作不病看十不作能病病者  
看不作病矣從生看不作能縛病者看不作  
不爲病所縛者看不作足以縛病者看不作  
生看不作死看不作不生不死看不作無生  
看不作聾不聾看不作瞽不瞽看不作跛不

跏看不知香不知香看不知辨味不辨味  
看乃至一棒不作一棒看一喝不作一喝看  
豈更可作參看苓看薑看桂看苓看連看作  
清涼散看若作棒喝至於清涼散等看則爲  
雜毒入心豈無暖氣耶直饒立地回春亦正  
好打然則居士作何伎倆

復敬身陸居士

來教述前歷訴諸苦而謂貧道云知苦本不  
是苦此言貧道已忘矣即如來教知有中邊  
絲障有深淺試問居士全身入塵者是知耶  
不知耶若不知則何以謂全身入塵若知則  
何以謂知有中邊障有深淺又塵若是障何  
以謂全身入塵若知有中邊則請居士分析  
以何爲中以何爲邊若知與塵爲中則塵與  
身了無干涉何爲障哉若知與身爲中則身

卷六

十一

與塵亦無干涉又何爲入哉如是則初無障  
入居士自作障入初無有苦居士自作是苦  
若如是知苦則苦本不是苦知非一隙之光  
矣

復留僂馮居士

適接尊教前後總不必論惟謂居士得一病  
險把性命拋却以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  
病生未識者段本緣何所因起當云何滅欲  
貧道教導者而貧道別無他術祇以筆頭寄  
打居士三十棒若解棒頭落處則八萬四千  
身病心病毛病管教瓦解冰消求起滅本緣  
了不可得方許居士親來請棒喫

復黎眉郭居士

讀手翰總無他事盍未喫貧道棒耳不信但  
看棒頭打在甚麼處更看棒頭打處有此三

紙書中種種事也無若無但據棒頭指處於  
中行履則世出世一切知解道理不用置之  
度外自於居士分中了無干涉矣

### 復型塘徐居士

翰教歷叙尊家金粟五年之間如許顛倒者  
貧道敢謂門下所見所歷從本以來絲毫不  
動若門下親證不動之元則楞嚴金剛等經  
皆門下註疏矣今以門下註疏金剛心經豈  
不反成顛倒哉

### 復體心禪人

凡爲出家人必先修道德行化道化道行則  
不成居處而居處自成今汝未出頭行化道  
皆因自未修其德況出頭露面與人爭住處  
耶且既是施主買之請汝自有施主與之清  
理汝當先遠去可也今之法門不幸者皆因

爾我出家人以居處爲急務不思化道不行  
而不修道德故也思之

### 復吳道婆

諸佛世尊唯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正  
要有大丈夫氣槩隻肩獨荷不被世出世間  
一切境界語言轉換始有獨立自由分則生  
死不用斷而自斷自成辦大事耳縱五宗差  
別之語言亦無非明人人本分一著若離人  
人本分一著別有差別之智則隨名相展轉  
生差別之情識依舊無自由分世尊所云清  
原六淨法眼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廣流傳化  
十二無令斷絕金口所囑反成顛倒當知涅槃妙  
心是大海差別智是兩滴滴雖不同總歸大  
海自無差別所謂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  
是正宗正旨若有差別之智勝過涅槃者是

爲魔說古云若有一法過於涅槃我說如夢如幻細觀來書於本分一著尚未親證當據實呈本分然後所疑五宗說話不妨開來貧道方好點化不則斷不敢細解註也

復蘭嶼吳居士

承諭要貧道法語以薦拔先亡者貧道若有

十三

法語則著我人衆生壽者若無法語亦著我人衆生壽者門下若見父母妻室可度亦著我人衆生壽者若不見有父母妻室可度亦著我人衆生壽者門下如是超脫此四轉語則父母妻室不求度而自度矣

復祈遠唐居士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今居士不省直指之旨盍涉於委曲故也如曰求進步者是居士自生委曲也提話頭者諸方善知識委曲不直

指居士故也貧道則不然居士擬求進步則蹉過居士蹉過居士則失祖師直指也擬提話頭亦失祖師直指蹉過居士也若居士分中則進步無門退步無地況可以提起爲勇猛放下爲懈怠哉若據提起則有放下則無正生滅之心豈無生無滅之體耶

復董居士

來諭自揣罪網交羅何處是出頭日子儻哀日暮之窮指示路頭不蹉者不知擬求指示路頭則已蹉過路頭蹉過路頭則無出頭日子正若以頭覓頭以路尋路豈知頭無二頭路無二路又豈知頭是出路之頭路乃出頭之路如是則路外無別頭頭外無別路又何處更容罪網交羅更哀日暮之窮哉然雖如是須真踐實履念念不忘不然則依舊業識

茫茫無本可據與不求指示者無異也

復清伯黃居士 諱行英

來諭欲貧道法語於一言之下必有開發不知貧道若有一言加於居士分上即障居士非開發也居士但向不立一言時看覷忽然覷透本無一物一言遮障底即自開發矣不信則請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答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能如是會則不特開發直自居士益天益地去也

舉古

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偈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云我不似雲門大驚小怪當時山僧

庚六

十

若見但向前以手加額云貓看他面皮向甚處著

世尊因調達誘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傳問你在地獄安不達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不達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翠岳真云親言出親口師云調達如世刁惡誣謗無罪之人平白陷人反自取陷不能取勝務須打箇平交然則翠岳道親言

庚六

十五

出親口是點罰語是證明語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會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問維摩摩默然文殊歎云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

真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師云不二與默然廣慧爲諸人拈過一邊還見維摩做處麼當堂慵正坐全體本無餘

菴提遮女問文殊云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何卻被生死之所流轉殊云其力未充師云卻勞大士

舉洞山於扇上書佛字雲巖見卻書不字山又改作非字雪峰見乃一時除却師云猶有扇遮羞在我若見和扇燒却看者三個老漢面向甚處著

趙州因僧問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後僧問玄沙既在三藏鼻孔裏因甚不見沙云只爲太近白雲端云國師若在三藏鼻孔裏有

甚難見殊不知在三藏眼睛裏師云即今若有道在三藏眼睛裏因甚不見廣慧向他道非汝境界

舉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乃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殊拈起示眾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天童華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換卻眼睛師云天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善財腳不穩被文殊驅使打初待文殊教令採藥卻好藥六向道大士且請忌口十六

舉智者大師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師云大小智者大似開眼說夢

舉布袋和尚常將破袋并破席一領於通衢  
往來布袋內盛盞盂木屨魚飯菜肉瓦石土  
木諸般總有或於稠人處打開布袋內物撒  
下云看看師云少賣弄又一將起問人云  
者箇喚作甚麼切莫換人眼睛或在通衢立  
有僧問和尚在此作麼問得也好袋云等箇  
人來答得也奇僧云來也隨他去也袋於懷  
中取一橘子度與僧擬接將謂將謂袋縮手  
云汝不是者箇人元來元來

舉昔有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  
路向甚處去翁良久僧又問翁云你患聾耶  
僧云你向我道甚麼翁云向你道覆船路僧  
云翁莫會禪麼翁云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  
僧云試說看翁挑起鹽僧云難翁云你喚作  
甚麼僧云鹽翁云有甚麼交涉僧云你作麼

時六

十七

生翁云不可更向你道是鹽師云既不可更  
向道是鹽且向道是甚麼有爲翁作主者試  
出來與廣慧相見

舉南泉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  
谿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谿西牧亦不  
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  
不見得師云南泉希圖本分不知翻成分外  
舉大梅示徒云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聞  
廳鼠聲乃云即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  
逝矣寶峰文云既非他物是甚麼物地藏恩  
云甚麼語話師云將謂無人證明

舉大隨因僧辭隨問甚處去僧云峨嵋禮普  
賢去隨豎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盡  
一圓相拋於背後隨云侍者將一帖茶與者  
僧師云者僧可謂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

他師子兒雖然如是將成九仞之山猶欠一簣之土何故待他喚侍者將一帖茶與者僧何不向他道也不消得

舉百靈和尚一日路見龐公乃問昔日南嶽得力句曾舉向人麼公云曾舉來百云舉向甚麼人公以手自指云龐公百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之不及公卻問百得力句是誰得知百便戴笠子而去公云善爲道路百去更不回首徑山杲云者箇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龐公一著何故當時若無破笠遮却觸體有甚面目見他龐公師云百靈若無徑山直饒戴破笠子也無出頭分

舉臨濟問寺主甚麼處去來主云州中糴黃米來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還糴得者箇麼主

便喝濟便打次典座至濟乃舉似典座座云寺主不會和尚意濟云你又作麼生座禮拜濟亦打師云臨濟大師謾他一點不得且甚麼處是謾不得處乃拈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遂擲下云看

舉臨濟半夏上黃檗問訊見檗看經云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箇淹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去檗云汝破夏來不終夏了去濟云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遂打趁令去濟行數里疑此事卻回終夏師云直令天下人疑殺

原六

十八

舉六祖謂門人云吾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云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五祖演云祖師恁麼道猶欠悟在師云五祖恁麼道還端的也無  
舉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爲人興化道

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師云古人拈提  
未有出他圈續金粟路見不平各與二十棒  
更有二十棒待打箇人

舉藥山尋常不許人看經一日自將經看僧

問和尚不許人看經爲甚却自看經藥云我

只要遮眼僧云某甲學和尚看得麼藥云你

若看牛皮也須穿師云藥山豈只遮眼直得

通身裏卻者僧若看豈只牛皮須穿直得撞

破乾坤始得不被他謾

舉德山問龍潭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

又不見潭云子親到龍潭山乃作禮師云既

曰潭又不見龍又不見因甚道子親到龍潭

恁麼大似方木逗圓竅諸仁者甚麼處是親

到處試斷看

舉德山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

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

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山云未

跨船艙好與三十棒師云古今拈提者極多

錯會者不少殊不知德山出一計要尋知己

者僧若是敵手待他打時但接棒輕輕推一

推管取德山老漢必也全身遠害

拈古

舉世尊一日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椎云諦

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云文

殊大似認影迷頭世尊也是脚跟不著地

舉阿難尊者問迦葉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

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

却門前刹干著師云阿難自討得箇忙

舉三祖商那和修問魏多尊者汝年幾耶云

我年十七祖云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者云

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祖云我但髮白  
非心白爾者云我身十七非性十七師云大  
小祖師話作兩極

舉大川和尚有江陵僧參川云幾時發江陵  
僧提起坐具川云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出川  
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拈掌云苦殺  
人幾錯判諸方老宿川肯僧舉似丹霞霞曰  
於大川法道即得於我者裏即不然云未審  
此間作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僧禮拜霞  
曰錯判諸方底甚多洞山聞曰不是丹霞難  
分玉石師云洞山老漢失却一隻眼須知者  
僧禮拜不是好心只是後來少一轉語前話  
不圓所以遭人簡點當時待丹霞曰錯判諸  
方底甚多但拈掌笑云者老漢大似不打自  
招如此則任是老丹霞也未免疑著

庚六

三下

舉世尊因者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  
髏乃敲一髑髏問者婆此生何處云生人道  
又敲一云此生何處云生天道又別敲一云  
此生何處者罔知生處師云世尊大似有先  
鋒無殿後者婆罔知也好與他一敲何故不  
見道先以定動後以智拔

舉勝思惟梵天問不退轉天子云天子我常  
於此佛國土不曾見汝天子云梵天我亦不  
曾於此國土不曾見我師云者兩箇漢各自  
分疆立界各各不相見各各自稱尊殊不知  
旁觀者醜乃召大衆云金粟恁麼告報諸人  
還慙愧麼

庚六

三三

舉馮山石上座仰山侍立次忽鴉銜一柿落  
在面前仰取柿拭過呈似馮馮云子甚處得  
來仰云此是和尚道德所感馮云汝也不得

無分即分半與仰玄沙云大小馮山被仰山  
一坐至今起不得師云玄沙祇知馮山被仰  
山一坐至今起不得竟不知仰山被馮山半  
箇柿子塞却咽喉至今轉氣不來

舉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繞有語言是  
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諸人作麼生  
護惜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  
州云我亦不知云和尚既不知爲甚道不在  
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師云大小  
趙州大似推惡離已何不與他本分草料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六

音釋

攪 古巧切音絞  
撓也亂也 篋 彌利切音  
篋竹皮也 揣 楚委切音  
橫量度也  
廳 訛瑚切音  
吾鼠屬 糴 杜歷切音  
秋入米也 拊 方遇切音付  
同拊以手著  
也物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七

庶七

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臣道忞上進

拈古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

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師云我不似趙州委

庶七

曲如有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劈脊便棒寧

惟直截抑且免致伊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躲根

舉茱萸示衆云你等諸人莫向虛空裏釘橛

時有僧出云虛空是橛萸便打僧云莫錯打

某甲萸便歸方丈師云茱萸當時打者僧果

錯不錯若錯爲甚歸方丈若不錯爲甚歸方

丈大衆試斷看復云疑殺人

舉瀉山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

牛右脇書五字云瀉山僧某甲此時若喚作

瀉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瀉山

僧且道喚作甚麼即得師云瀉山大似不打

自招復云還知金粟落處麼

舉黃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

麼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

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槩云不

道無禪只是無師師云黃檗大似龍頭蛇尾

當時待者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

生和聲便打更若擬議劈脊打出卻恁老婆

可謂酒糟太多

舉瀉山問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瀉云田

中多少人仰插鋤又手而立瀉云今日南山

大有人刈茅仰曳鋤而去師云我若作仰山

待瀉山問田中多少人便乃出不推截斷瀉

山後來老婆教伊許大瀉山討頭鼻不著亦

作天下勝樣

舉仰山夢往彌勒內院居第一座有一尊者  
白椎云今當第二座說法仰起白椎云摩訶  
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師云古今尊  
宿都向仰山白椎處拈提殊不知仰山當時  
刺腦入膠盆被尊者白椎云今當第二座說  
法腦門粉碎了也若拂袖便行直令一院聖  
衆疑著猶更白椎逐塊不少且當時聖衆散  
去是聽仰山散去不聽仰山散去且仰山入  
內院居第二位是夢耶不是夢耶若是夢瀉  
山因甚道子已登聖位今日有為古人作主  
者試出來與金粟相見

徵古

舉洛浦久為臨濟侍者濟嘗稱臨濟門下一  
隻箭誰敢當庚七 鍾浦一日辭濟濟問甚處去浦

庚七

二

云南方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過得者箇便去  
浦乃喝濟便打浦禮拜濟明日陞堂云臨濟  
門下有一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  
知向誰家蠢瓮裏淹殺師云者便是第一箇  
學喝底勝樣且如臨濟以拄杖畫云過得者  
箇便去合作麼免得他打及免向人家蠢瓮  
裏淹殺

舉世尊纔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  
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偈云  
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  
太平師云諸仁者世尊還有過也無若有甚  
麼處是世尊過處若無雲門恁麼道意旨如  
何試簡點者

庚七

三

舉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  
處唯有一女人近佛座入於三昧文殊白佛

云何此女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更罔明大士從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敕罔明出罔明卻過女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師云出得出不得且置作麼生是底定

舉世尊因黑爪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華兩株來供養佛佛名云仙人梵志應諾佛云放下著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下著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華佛又云仙人放下著志云世尊我今空身而住更教放下箇甚麼佛云吾非教汝放舍其華汝當放舍

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舍却無可舍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師云既舍六根六塵六識可謂俱舍甚麼處是無可舍處是免生死處又喚甚麼作無生忍而言悟乎

舉六祖因風颺刹旛動有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旛動往復未曾契理祖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二僧竦然師高聲呼大衆衆皆舉首遂舉拂子搖曳云且道風動耶拂動耶心動耶

舉六祖謂門人云吾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云師從此去早晚卻回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師云且道祖師爲門人答話耶說道理耶

舉世尊在尼拘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世

尊還見車過不世尊云不見商人云還聞不  
世尊云不聞商云莫禪定不世尊云不禪定  
商云莫睡眠不世尊云不睡眠商云莫別去  
不世尊云不曾別去商人乃歎言善哉善哉  
世尊覺而不見遂獻白氈兩段師云商人如  
是問世尊如是答甚麼處是商人見世尊覺  
而不見處

舉阿難白佛言今日出城見一奇特事佛云  
見何奇特事難云入城見一攢樂人作舞出  
城總見無常佛云我昨日入亦見一奇特事  
難云未審見何奇特事佛云我入城時見一  
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師云阿  
難與世尊所見還有優劣也無若無世尊與  
阿難所見不同若有利害在甚麼處  
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三祖云今日始知

卷七

五

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師云一人覓  
心不可得紹祖位一人一切如心紹祖位是  
同是別若別則不應相紹祖位若同爲甚一  
人有心一人無心諸人試簡點看喚甚麼是  
心喚甚麼是無心

舉鹽官會下有主事僧忽見鬼使來追僧告  
云某甲身充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不  
使云待爲白王若許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  
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竟見其僧了不  
可得師云前頭鬼使因甚見後頭鬼使爲甚  
不見

舉南泉與杉山向火次乃云不用指東畫西  
本分事直下道將來杉以火箸插向爐內泉  
云直饒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又如前問  
趙州州遂畫一圓相中心點一點泉云直饒

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師云猶較王老師一線道且置祇如王老師又向甚麼處作活計

舉杉山因普請擇蔭次南泉提起一莖云者箇大好供養山云非但者箇百味珍饈他亦不顧泉云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師云祇如南泉道箇箇須嘗過始得是肯杉山不肯杉山若肯杉山又道非但者箇百味珍饈他亦不顧若不肯爲甚道箇箇須嘗過始得舉睦州喚僧云大德僧回首州云擔版漢師云且道睦州賞伊罰伊若道罰伊者僧喚既回首甚麼處是擔版處若道賞伊睦州因甚道擔版漢諸人也須簡點始得莫學矮子看戲好

舉水滌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

胸蹋倒潦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豪頭上一時識得根源去住後示衆云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如今笑不休蔣山泉云忽然瞥地更是好笑師云只如蔣山道忽然瞥地更是好笑且道在那箇分上有人道得許伊瞥地好笑

別古

舉世尊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難云此是甚麼人塔世尊云此是過云諸佛塔難云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佛云是吾弟子難云應當如是師云廣慧若作阿難待世尊道是吾弟子但問佛是甚麼人弟子待世尊擬開口時便乃作禮即休卻謂應當如是隨風倒舵豈是丈夫

舉昔有外道問一入定僧輪王衆生種非佛非羅漢不受後有身是甚麼義僧便入定問彌勒彌勒爲答了卻出定語外道云譬如陶師埏埴成器師云廣慧則不然見他道輪王衆生種非佛非羅漢不受後有身是甚麼義

只向他道親言出親口

卷七

七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忠云與老僧造箇無縫塔云請師塔樣忠良久云會麼云不會師云若是山僧但向道恁麼則不必更造也忠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卻請此事請詔問之帝後詔源問源乃頌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保寧勇云非父不生其子師云殊不知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欲得不辱其父當時但展兩手云請陛下鑒尤

較些子

舉忠國師問南泉甚處來云江西忠云還將得馬師真來不云祇者是忠云背後底聾泉休去師云王老師尤少機關在當時待伊道還將得馬師真來不徑轉身便行免得大小國師向面前背後作活計

舉忠國師問紫璘供奉大德所蘊何業云青龍疏國云是金剛經麼云是國云經文最初兩字喚作甚麼師云大小國師寐語作麼云如是國云是甚麼奉無語又問城南草作何色師又云大小國師寐語作麼云作黃色國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國云祇者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譚玄師云但與他震威一喝便行舉雪竇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

一以無風浪興爾若辨得禍不入慎家之門  
師云者龍頭蛇尾漢錯下註脚乃云天得一  
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以無風浪興以  
拄杖一時趁散

舉睦州因西峰長老至茶次問長老今夏在  
甚處安居云蘭谿州云有多少衆云七十來  
人州云時中將何示徒峰拈起柑子師別云  
老老大大猶問在州云著甚麼死急師代云  
真善知識謾一點不得

舉臨濟侍德山次山云今日因濟云者老漢  
寐語作麼山便打濟揪倒禪牀師云臨濟拽  
倒禪牀大似不奈船何打破肩斗當時若作  
今時拽倒蒸面擲豈不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舉僧問灌谿久嚮灌谿到來只見漚麻池谿  
二汝只見漚麻池要且不識灌谿僧云如何

是灌谿谿云劈箭急師云灌谿雖拽轉人鼻  
孔爭奈惹人情見何不待伊問如何是灌谿  
劈脊便打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爲甚不睹師顏霜云  
我道徧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徧界不曾藏  
意旨如何峰云甚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  
霜霜云者老漢著甚麼死急師云雪峰石霜  
大似勞而無功若問山僧咫尺之間爲甚不  
睹師顏蒸面便唾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劈  
脊便棒

舉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用力牙云如無  
手人行拳石門聰云道即太殺道只道得一  
半乃云如無舌人解唱歌始得師云石門也  
只道得一半盧須通身如舌手始得  
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

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云在者裏  
僧復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踣跳上  
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  
兩似盆傾會麼師云古今皆謂二老作家善  
能通變殊不知弄巧成拙忽有問十方薄伽  
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只向道  
看脚下

代古

舉維摩因須菩提持鉢到乃取鉢滿盛香飯  
謂尊者曰若能於法等者於食亦等乃至入  
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  
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  
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  
惡道爲與衆魔同一手作諸勞侶汝與衆魔  
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衆生而有怨心

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滅度汝若如  
是乃可取食須菩提聞此茫然不知以何答  
置鉢欲去師云食送口邊而不能食廣慧若  
作須菩提但擎鉢舞躍而出

舉大義禪師問諸碩德云行住坐卧畢竟以  
何爲道有對曰知者是義云不可以智知不  
可以識識何謂知者是有對曰無分別是義  
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  
無分別是有對曰四禪八定是義云佛身無  
爲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耶時舉衆杜  
口代云和尚面皮厚多少

舉僧謂趙州云某甲從長安來橫一條拄杖  
不曾撥著一人州云自是大德拄杖短僧無  
語代云某甲罪過不意輕觸和尚

舉僧參趙州州問甚處來云南方州云佛法

盡在南方汝來作麼云佛法豈有南北州云  
饒汝從雪峰雲居來也只是箇擔版漢僧無  
語代云若不是某甲被和尚遮卻

舉仰山攜一杖子僧問甚處得來仰山拈向

背後僧無語代以手鼓掌笑云今日識得和

尚

庚七

十

舉洞山問德山侍者從何方來曰德山來洞  
云來作甚麼曰孝順和尚洞曰世間甚麼物  
最孝順者無對代云唯某最孝順或曰作麼  
孝順直道吾嘗於此切

舉乾峰問衆云輪迴六趣具甚麼眼衆無對

代云具輪迴六趣眼

舉僧參聖壽巖嚴補衲次提起示之曰山僧

一衲衣展示衆人見雲水請兩條莫教露鍼

線快道僧無對代云請和尚放下即道待伊

庚七

十一

放下卻自提衣而出

舉僧問招慶匡禪師如何是提宗一句慶云

不得昧著招慶僧禮拜起慶云不得昧著招

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代云學

人自領去

舉世尊將諸聖衆往第六天說大集經教他

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獐惡鬼神悉皆集會

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不赴者四天門王飛

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教

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一魔王謂世尊云

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

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代世尊云唯汝款

分明

舉世尊因著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

髑乃敲一髑髑問云此生何處者云生人道

世尊又敲一云此生何處者云生天道世尊  
又別敲一關牒云此生何處者婆固知生處  
代者婆但云生佛處世尊若更擬議時便與  
震威一喝呵呵大笑而行

舉達磨初至梁因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

義磨云廓然無聖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  
不領悟代云不枉西來

舉忠國師因虞軍容問師住白岷山如何修  
行師喚童子以手摩頂云惺惺直言惺惺歷  
歷直言歷歷向後莫受人謾軍容無語代云

不問那知

舉無著到五臺文殊陪喫茶次殊拈起玻瓈  
盞問南方還有者箇麼云無殊云尋常將甚  
麼喫茶著無對代即以盞蓋口擲云只將者  
箇

舉鶴林素禪師因僧敲門林問是甚麼人云  
是僧林云非但是僧佛來也不著云佛來爲  
甚不著林云無汝止泊處代當時打破門行  
舉荷澤神會禪師到思和尚處思問甚麼處  
來會云曹谿思云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立  
思云猶帶瓦礫在代但作噓噓聲會云和尚  
此間莫有真金與人麼思云設有與汝向甚  
麼處著代云元來元來

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  
忠國師試驗藏纔見忠乃禮拜立於右忠問  
汝得他心通耶藏云不敢忠云汝道老僧即  
今在甚麼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去  
西川看競渡忠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  
甚麼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  
橋上看弄糊狻至第三次問三藏良久罔知

去處代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寐語忠叱  
云者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代云重言不  
當喫復云卻是和尚善他心通

舉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睹神象因問院

主此是甚麼功德云護國天王官云只護此

國徧護餘國云在秦為秦在楚為楚官云臘

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主

無對代云官人切莫造反復云今日得官人

作證

舉昔有持鉢僧至長者家偶為犬傷長者因

問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為甚

卻被狗咬代云卻是者畜生具眼

舉南泉典座辦兩分食詣園中管顧園頭食

時展鉢次忽有念佛鳥鳴園頭乃敲鉢一下

又鳴再敲一下鳴既住頭乃問典座會麼座

云不會又敲一下代云敲即任你敲會即我  
不會

舉昔有僧還魂云冥中見地藏遂問某平生  
修何行業某云念法華經藏云止止不須說  
為是說為是不說代還魂僧云當時與一喝

某無對師云且喜汝果得還魂

舉昔有老宿問座主疏鈔解義廣略如何主

云鈔解疏疏解經宿云經解甚麼主無對代

云和尚不得重加箋釋

舉南泉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時

有僧出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你作

麼生買僧無對代云恰好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者云破

也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代

但向前數步云來也來也

舉鹽官問一座主蘊何經云華嚴經官云華嚴經有幾種法界云略言有四廣說則重重無盡官豎起拂云者是第幾種中收主無對代云卻請和尚收起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得不揀擇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僧云此猶是揀擇州云田庫奴甚麼處是揀擇代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尊者老漢更若擬議一喝便行

舉陸亘大夫因南泉遷化來弔慰院主問大夫何不哭云院主道得亘即哭主無對代云蒼天蒼天

舉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衆無對代但騎卻雪師子

頌古

庚七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纔出胞胎脫體彰指天指地為人揚引他無限癡男女天上人間沒處藏  
世尊拈華

世尊脫體風流迦葉渾身賣僧當時百萬人天只見拈華微笑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無在無不在女子與瞿曇靈山元一隊君不見臺山路口慕直婆明州市裏  
慈布袋

庚七

十五

七賢聖女遊屍陀林

陰陽不涉開田地叫不應山何處所突然伸出箇拳頭無根樹子花朵朵

傳大士披衲頂冠鞞履朝見梁武帝

道冠儒履佛袈裟無限平人被此遮三事問  
來三指破至今猶有眼生華

傳大士見武帝不起

大小傳大士一款便成招雖然身不動爭奈

舌頭搖

布袋和尚

一箇破布袋袋盡大千界無奈渾身沒處藏

卻向人前生捏怪

楞嚴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

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

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

青苔上

若能推者即是汝心則是認賊爲子修山

主云若能推者不是汝心則是認賊爲子

如今推也是子是賊度體裁衣短長自識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若能轉物即如來黃面瞿曇好掌頭未舉已

前先薦得翻身獨步上天台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

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

辨真實

明明見了非他見了了常知無別知山月如

銀牽老與閒行不覺過峰西

法華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

度量不能測佛智

如何是佛智共汝謾商量人貧覺智短馬瘦

見毛長噴嚏咄參

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深固幽遠無人

能到

你知我不知我到你不到彼此自分明咄哉  
黃面老

維摩默然

居士何曾是默然文殊不二妄加呈白雲影  
裏怪石露只可惺惺不可名

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

相即見如來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衲僧若恁麼何曾  
摸著鼻

經首題火字

以字不成八字錯碧眼胡僧難註脚我土聰  
名人強名天將夫子爲木鐸

迦葉名阿難

金欄傳外別何傳暮名阿難似可堪倒卻門

前刹竿著阿難依舊被他謾

燕七

十七

達磨面壁

老胡九年冷坐爭奈無人勘破我若當時看  
見劈脊一拳打倒

五祖弘忍大師

誰是前身孰後身分明有口也難伸無端累  
彼周家女疑殺世間多少人

忠國師三喚侍者

國師三喚出枯腸侍者連聲舉廣長負汝負  
吾重註脚至今天下亂搏量

南嶽懷讓禪師

恁麼來分甚麼物不似一物還似屈堂堂直  
下用無私後代兒孫施棒喝

青原因僧問佛法大意曰廬陵米作麼價

青原老與廬陵飯米價猶來似不知端的見

他何大意莫教孤負兩行着

馬祖三十年不曾少鹽醬

馬祖說法足鹽醬盡十方人皆供養若是衲  
僧沾著脣一條窮命通身喪

百丈捲席

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分明一貫兩箇五百

馬祖不安

日面月面晝夜常現孰信盲人卻自能見

百丈再參馬祖

馬師喝下意非常百丈龔時據有方堪笑而  
今效顰者誰知黃檗舌頭長

百丈野狐

不昧不落舌柱上膠一任諸人胡穿亂鑿  
不落不昧聲出皮袋百丈野狐兩箇一對

南泉牧牛

不如隨分納些些一種風流出當家兩角橫

分開正眼騰騰任運自生涯

古德莊上喫油糍

偷喫油糍阿誰見你不說不知不識廉恥

盤山云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

未忘復是何物

忘未忘時境復何思量貧恨一身多可憐昔

日王羲之卻寫黃庭換白鵝

東寺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

方刻舟

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谿飽食高

眠人不識日從東畔又沈西

庚七

十八

龐居士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

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

道

一口吸盡西江水多少行人作道理野老年

來氣力積只顧早眠并晏起

藥山石上坐次

不為不閒坐笑倒破竈墮有人來問我正好

幕面唾

藥山陞座衆纔集便下座歸方丈師著語

卷七

十九

云看破了也院主問其故山云經有經師

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師著語云看破了

也

一看破二看破人人鼻孔下頭大珍重諸人

摸取好若摸錯時休怪我

藥山看經

梵語唐言總一般言端端更語端端要知遮

得何人眼試把牛皮子細看

丹霞燒木佛

木佛燒來身體煥着鬚墮落面皮光明明果

報無藏處堪笑時人亂度量

瀉山趕倒淨餅

百丈舉起少火瀉山直下看破翻身趕倒淨

餅壓倒華林首座

瀉山見尼劉鐵磨來師曰老特牛汝來也

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山放

身作卧勢磨便出去

一似戲話一似相罵得人一牛還人一馬作

卧便行可知禮也

黃檗大唐國裏無禪師

參禪參見沒師禪鼻孔依然口上邊黃檗無

錢沽酒喫諸人噉卻酒糟眠參

白馬曇照禪師

一生叫快活臨終卻叫苦拈起枕头時大蟲

元是虎珍重諸人切忌莽鹵擬議商量西秦

東魯

陸巨大夫問南泉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

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曰大

夫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

天地同根物一體黃鶯曉在深華裏可憐大

夢未惺人空聽好音迷自己

夾山參船子

離鉤三寸如何道一橈打入洪波跳忽覺來

時自點頭請續此句

李翱見藥山

雲在青天水在餅藥山無地可容身真金自

有真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南泉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是道南泉是王老日用事無餘全身

入荒草

卷七

二十

趙州四佛

泥佛不度水堪笑趙州賣口嘴金佛不度爐

丈夫誰肯受糊塗木佛不度火觀面何曾孤

負我真佛內裏坐無限平人多蹉過

庭前柏樹子

趙州柏樹子撐天兼柱地頂門眼豁開我卻

不是你

趙州因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州以指指之

尼曰和尚猶有者箇在

冷地分明事極精等閒觸著便生情閒時事

著忙時用會處應教用處親

趙州喫茶去

逢人豈是閒開口堪笑都從語脈走留坐喫

茶珍重去到底未聞師子喙

趙州洗鉢話

卷七

三十一

喫粥了也洗鉢去大似茫茫無本據有本據  
其僧自是無藏處

趙州狗子無佛性

狗無佛性全提正令擬議思量蹉過窮命

臨濟三頓棒

連打三番不展眸更饒一撥始昂頭築拳鼓  
掌威猙甚虎頭虎尾通併收

臨濟枉遭三頓棒累及兒孫恨不消一報到  
頭還一報至今代代不相饒

最喜當仁不讓人築拳鼓掌絕疎親可憐干

百年前事直至如今有幾人

臨濟凡見僧入門便棒便喝

祖令全提繼後蹤示徒端不在從容棒頭擊  
起隈岳虎霹靂轟騰卧海龍

臨濟兩堂首座同時下喝

一條拄杖兩人扶試問諸人會也無滿目堂  
堂通是漢幾箇男兒是丈夫

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干俱壞未審者箇  
壞不壞隨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隨曰  
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裝香

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  
去懺悔僧回大隨隨已遷化僧再至投子  
子亦遷化

壞亦壞兮隨亦隨行人於此轉猜疑山僧爲  
汝分明說壞壞隨隨箇是誰

陳操尚書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一  
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  
知不是公曰待來勸過須臾僧至樓前公  
驚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  
羅籠不住喚無回猶是憨憨強主哉抄著返

身募頭擲衲僧行脚眼方開

俱胝和尚

俱胝指頭禪突出向人前一生用不盡直至

到黃泉

德山參龍潭

歷七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遭一箭紙燈吹滅

眼方開棒上縱橫光焰焰

洞山解制

不出門草出門草大丈夫兒通躅倒隨流任

運本來身徧界莫非無價寶

令遵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大乘遵曰井索

曰如何是小乘遵曰錢貫又問如何是有

漏遵曰笨籬曰如何是無漏遵曰木杓

笨籬木杓錢貫井索靈利衲僧都來拋卻丈

夫自有衝天志萬里天邊飛一鷄

歷七

三十五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七

音釋

鷄 移章切音陽 居月切音厥 菜也  
風 所飛揚也  
顯 桑才切音總 初生無葉可食  
類 顯一切音總 一作認  
膠 逆各切音 夢斷也  
鷄 各  
姓 也  
切音 鸚  
鸚 也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八

庶八

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臣道忞上進

頌古

投子大同禪師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子

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子曰吐却

七箇八箇

要吞便吞要吐便吐投子投子圓前圓後

投子因雪峰侍立次指蒼前一塊石曰三

世諸佛總在裏許峰曰須知有不在裏許

者子乃歸蒼中坐

投子布出漫天網雪峰走入伊圈套當時一

徑轉身行却使投子也疑我

仰山見雪師子乃指曰還有過得此色者

麼眾無對

捏聚成形人競觀仰山指示有來端要知逾

過此色者普請諸人試自看

米胡和尚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也

無仰曰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米胡深

肯之

迷悟都來第二頭箇中惟悟可為儔若還一

息不諫悟觸境依前隨事流

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與化云

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

與化與三聖一出不出君不見寒山拾得

無處藏只為豐干太饒舌

前三三後三三話

無著當年去五臺偶遇文殊接話陪前後二

三多少數算來忽覺笑顏開

疎山冬至夜有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山曰

京中出大黃

有問冬來意京中出大黃若人吞下肚脣淨  
一條腸

南院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  
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院曰是僧  
便掀倒禪牀院曰者瞎驢亂做僧擬議院

便打

壁立千仞赤肉團作家相見面相看分明太  
殺分明甚不是其人吐氣難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山曰楚王

城畔汝水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逐色隨聲那得休若也英

靈出類者腰纏騎鶴上揚州

雪峰低頭歸菴

托出門來是甚麼低頭歸去重註脚末後句  
別無奇指點師僧不識伊同條生也不同死

庚八

二

彼此雙雙奉不知奉不知為不當頭劈脊揮  
鹽官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云與  
我遇淨餅來僧移淨餅至官曰却安舊處  
著僧送至本處復來問官曰古佛過去久  
矣

日用無非是本身隨聲逐色不相親覲面指  
呼猶不薦今古何嘗有二人

百丈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牕問政  
為復總就日日就總政曰長老房中有客

歸去好

庚八

三

總就日日就總不認物便認光覲面喚醒無  
別事頓然獨脫好歸房

雪峰因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  
上題曰日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長慶安禪  
師安曰日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

本無名與狀雕琢便成文直下猛提取用去

自超羣

雲門日日是好日

日日是好日何處辨端的曝得老韶陽是甚  
乾屎橛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門曰日

裏看山

日裏看山夜間打眠西來祖意十萬八千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譚門曰  
餬餅

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若是雲門餬  
餅切忌敵他滋味

雲居膺禪師因僧在房內念經居隔牕問

闍黎念者是甚麼經曰維摩經居曰不問  
維摩經念者是甚麼經其僧從此悟入

不問維摩念甚麼經雲居徹底老婆心其間些  
子論議處多少行人認識神

雲居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峰菴時  
魏府有興化長老來問云權借一問以爲  
影草時如何老僧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  
爲伊置得箇問頭奇特不敢孤他伊云想  
菴主舍者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而今思  
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因化主到魏府  
化乃借問山中和尚住菴時老僧曾問伊  
話抵對不得而今道得也未主遂舉前話  
化云雲居二十年只道得箇何必興化卽  
不然爭如道箇不必  
何必不必兩人平出覲面當機攔頭劈脊  
瞿山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  
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

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殺道祇道得八

成曰和尚又如何曰如井覷驢

井覷驢覷覷井珍重行人休認影龐公叅見

馬大師一口吸却西江盡

曹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為甚麼父全不顧

山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庶八山曰始

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山曰刀

斧斫不開

子歸就父父全不顧彼此兩忘浩然獨步

瀉山有句無句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雙手劈開全身獨露樹

倒藤枯句歸何處大笑呵呵正好面唾

雲門須彌山

不生一念還有過焦尾大蟲當面坐問著詔

陽老古錐須彌山子來遮我

庶八

五

雲門露

殺佛殺祖雲門露機輪絕處難回互文殊握

劍逼如來盡法無民誰解顧

香林遠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遠云坐久成勞

西來祖意坐久成勞神光不會立雪齊腰

洞山麻三斤

如何是佛麻三斤洞山渾是一團筋說與世

間人不信無言童子笑欣欣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曰是曹

源一滴水詔國師聞已豁然

滴水還將滴水轉分明非馬亦非牛可憐逐

浪隨流者不見天台暗點頭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穴云杖林山下竹

筋鞭

杖林山下竹筋鞭拈起元來手指尖放下莫  
嫌無覓處通身枝節自天然

五祖戒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祖曰跏趺著  
秤鎚硬似鐵

跏趺著秤鎚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淨名杜

口於毘耶釋迦掩室於摩竭

智門祚禪師因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

門曰蓮華云出水後時如何門曰荷葉

未出已出當面不識直指曲謹蓮華荷葉

汾陽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曰青絹扇子

足風涼

青絹扇子足風涼汾州用處不尋常龍袖拂

開全體現萬象明明絕覆藏

石霜圓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曰水出高

源

水出高原迥異流五湖四海不同儔滔滔流  
向人間去罕遇親曾到地頭

瑯琊會長水話

長水如是問瑯琊如是會清淨本然云何忽  
生山河大地

大愚芝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曰鋸解秤

錘

鋸解秤錘直截單提若人不會別喚沙彌

楊岐問僧金剛圈作麼跳栗棘蓬作麼吞

巨海垂香餌漫天布網羅從他吞跳者我只

笑呵呵

五祖演禪師問僧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

不用求真唯須息見如何若何擲顯劈面

五祖舉昔日有秀才著無鬼論一日鬼現

身云你道無我豈秀才無語祖曰當時只

舉手作鵝鳩嘴云谷孤孤

說有道無徒費力現身無語較些些鵝鳩嘴

也鵝鳩嘴百怪千妖總一家

五祖展手間僧曰因何喚作手

因何喚作手舉起便知有若也自顧頂徒勞

開胃口

六

七

佛果勤禪師凡垂問學者擬議則一拳

從來佛法無多盡力當冒一拳頓令凡胎俗

骨便成大覺金僊

應菴示衆

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南嶽蹋穿草

履歸來自笑錯下註脚

應菴問密菴如何是正法眼密曰破砂盆

正法眼藏破砂盆蓋覆乾坤海嶽昏從上家

私狼藉下代代兒孫一口吞

荆叟因癡鈍室中舉如何是佛師曰爛東

瓜

如何是佛爛東瓜笑倒叢林老作家白鷺下

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婆子燒菴

正當與麼時驗賊不驗賊可憐者漢子將謂

別商量

答頌

因侍者問洞山偏正五位偈旨師曰逐

位念將來者朗誦云正中偏三更初夜

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師打云還識

麼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親面

更無真師打云還見麼正中來無中有

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師打云合

取口兼中至兩刃交鋒要迴避好手還

同火裏蓮師打云還知落處麼兼中到  
不落有無誰敢和師打云落在甚麼處  
祇如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  
坐又作麼生師打云又恁麼去也者云  
請和尚各為頌出師頌曰

正中偏一棒當頭絕謂言直指分明人不會  
逐語生情墮正偏

偏中正一棒當頭全正令若人不會更尋思  
蹉過自家窮性命

正中來棒下無生擊處開離相離名全體現  
縱橫任運出塵埃

兼中至一棒當頭沒迴避自古當仁不讓人  
臨機各各全意氣

兼中到一棒當頭絕素皂任運相將只麼行  
誰更昏昏炭裏坐

無八

八

師因閱大慧頌汾陽十智同真云兔角  
龜毛眼裏栽鏡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  
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師曰此頌  
只有當面二字間隔似乎兩極不若壁  
立二字妥貼復閱覺範頌乃述一頌曰

十智同真面目全行人不薦可生憐故將條  
棒當頭打直指同真與要玄

因衆禪者頌洞山尊貴話并著語呈師  
師乃著語云氣格生成復頌曰

從來氣格自生然無位真人面目全若也有  
人來問我當曾劈脊抵龜拳

注八

九

舉馮山云老僧百年後山下檀越家作  
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曰馮山僧某  
甲當恁麼時喚作馮山僧又是水牯牛  
喚作水牯牛又是馮山僧自古至今答

者不少老僧亦答云分身兩處看復頌

曰

分身兩處看圓通無畔岸縱設萬般名難離  
者箇漢

潘吳二道人以海底泥牛四句偈乞註

解師云余智識暗短不能詮釋但有六  
十棒在二十棒打高峰和尚四十棒打  
二道人然後爲汝下箇註脚若作棒會  
入地獄如箭狀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  
狀更試問二道人合作麼生

海底泥牛銜月走空中木馬怒雷啗驀然跳  
上脊梁騎拍手呵呵笑破口

岳前石虎抱兒眠日炙風吹知幾年忽覺因  
然聲振地翻身直過九重天

鏡蛇鑽入金剛眼一念回光即便見見得分

明沒兩人依舊從前本來面

崑崙騎象驚驚牽約不後兮推不前直下須

明無異旨莫隨言語亂鑽研

佛祖贊

接引佛

東土西方本無窠白安住其中號無量壽爲  
引衆生伸出隻手誰知倒致人生情實爭似  
老僧攔顯劈口

釋迦出山相

六年苦行畢竟何爲打失兩眼拾得雙眉若  
人欲識山中事觀着容顏應好知

文殊大士

文殊大智利師兒親踞地過去七佛師卽今  
誰弟子輩輩大丈夫自有衝天志

出山大士

實印禪  
人請

菩薩曾有言無刹不現身入山與出山何曾  
有兩人須知三十二彼此總同倫但肯回光  
看實印本無文

大悲菩薩

大悲菩薩真大悲所以現出多雙手非爲圖

自顯神通只要諸人各知有

達磨渡江

聞道單傳直指風自家不識復何宗祇爲渡

江乘一葦至今人錯道神通

玉芝禪師像

有序

芝初叅金陵碧峰居問如何是不落人

圈續居與一掌芝遂大悟

當頭一掌永絕伎倆跳出圈續天下勝緣師

子將兒絕後隨一任橫行於海上

抱璞師慕禹門和尚真懇師云求師兄寫

燕八

士

得七八句師云一句也沒有云就將一句

沒有爲題師乃書云

老和尚沒窠白贊莫及罵吳醜所以不肖兒

一句也沒有

復寫七八句

藹藹株松堆堆塊石端坐蒲團人天莫測爾

我皆承嗣豈堪爲法則那箇男兒不丈夫阿

誰賴者禿老賊咄

雲門湛和尚

湛然湛然講經說禪誰知此老初未嘗言欲

識真實面目儼然

自贊

破山明請

不識好惡不分皂白人若問著當頭便楔無

法與人那來賸迹如是爲人何有知識且道

阿誰密雲老賊

又賈隱容請

描不成兮畫不就贊何益兮毀何及從來于  
聖不能識一切時人妄擬測一條白棒唯直  
指所以千古為標格

又朝宗忍請

要我寫兩句誰知一字無有眼解睜眦有口  
却盧都手握骨律棒問著打頭顱為甚如此  
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除

又萬如徵請

者箇阿猷不辨是非拈條白棒不分彼此恁  
麼為人惡聲滿地萬如萬如描他爭底一火  
焚之免及相累

又木陳忞請

者箇阿猷真阿猷一味一生自勉強據箇單

庶八

十二

傳直指人徹骨徹髓一條棒天下那有者等  
善知識不顧諸方嫌與謗咄

又牧雲門請

者老漢只可看不可判拈條棒子當頭打一  
一鼻頭穿一貫正眼從來廓頂門歷歷縣絲  
續不亂

又林野奇請

咄哉者禿有眼如盲有口若啞手拈條棒問  
著便打不知落處問取林野

又禹門大衆請

咄哉者禿漢處處沒留戀只者也須送火中  
兔占禹門古禪院

又金如玉居士請

居士寫我像乞我還自題毀且自不肯贊亦  
豈自宜言語道自斷心行亦無為故拈一條

十二

棒當頭直指伊

又一生禪人請

有身自有住處有口自解說話是乃人之勝  
樣不必老僧張挂

又津甫程居士請

咄哉邨僧觀面無情一條白棒打人自惺

又敬橋張居士請

朝朝禮拜夜夜燒香正當日中影短形長忽

若會得觀體全彰

又衍堂孫居士請

可憐者箇癡和尚不見人我是非相故據條  
棒直指人問來一味當頭杖孫居士高著眼  
面上無瞋真供養將此深心奉塵刹滿目看  
時誰異樣

又定甫萬居士請

者老癡子不願上堂豈肯上紙君不見龐居士不與萬法以為侶馬大師一口吸盡西江  
水

又

自家面目自家題自家意思自家知自家書  
在自頭上不知人道我何為

自題行樂

高山流水長松下倒茗吹爐誰不樂默想世  
間人罕知唯有青天紅日爍  
偈

示明極禪人極號元閣

明極看來無實法闍元識盡少人知  
驀然明暗都翻轉脫體全身奮振威  
龍池和尚送天隱禪師掩關偈云老衲於  
今不坐關既無住也幸無閒何曾進又何

曾出只在尋常天地間池命師和

某甲分明沒啟關通身無處覓忙閒也無門  
進無門出只麼堂堂任運間

水西門菴示息機上人

未悟頭頭欲息機悟來息息露全機有人來

問菴中主向道門開對水西

天隱和尚病中以二偈求正師因復之

生也如是死也如是死死生生如是如是  
來是誰來去是誰去吾與正之非是言句

示聞園居士

聞去聞聲聞是妄返聞聞性也為權豁然聲  
性都翻却兩耳門開向兩邊

登會稽海口大峰山頂兼似墨池王居士

行到山窮水際時偶然句得半聯詩滿口向  
人言不盡謾將東海作書池

卷八

十四

別石簣陶太史

華事紛紛春盡頭杖藜隨意且悠遊謝辭檀  
越何方去萬里天涯一步收

示出塵上人

莫徐妄想莫求真凡聖都虛祇一塵信脚便

行輕趯破了然無事自繇人

次盡我居士韻

野老欲吟詩偶得天機趣忽聞簷雨聲滴滴  
驚人句

靜中偶成

卷八

十五

自得忘機趣詩成不假言松風宣雅韻澗水  
吐清聯我本無心聽伊何到耳傳只因吾獨  
惺物物皆靈然

次同叅慧較輪韻

千里同風事何緣歎別離道人行履處了了

當如斯月落樹無影風清雲不馳去來一片  
地任運復誰之

同史省菴登山頂爲示

扶筇直上到峰巔破衲和雲就石眠睡到不  
知紅日落醒來搔首問青天

過戒珠菴

策杖出幽行興來身也輕虎哮山欲動鳥起  
樹猶驚菊廼新霜艷秋深古木清殷勤末後  
句衲破戒珠呈

贈雲堂師

世間何物更堪憐惟有白雲在處閒來去高  
低曾不礙了無痕迹落谿山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沒迹程常獨步了無生  
山中住無來去莫動著中心樹

山中坐淨羸羸微風吹白雲裏  
山中卧非懶墮有人問拳打倒

山居

乾坤一箇故茅廬極目寥寥四壁虛但識此  
身爲住計了無歸路自如如  
一卷經看曾未了不知日已墜西冥悠然獨  
坐無人會掀起松聽待月明

擬寒山三首

野老棲遲處烟嵐作布裘雲開嶽露頂風鼓  
樹搖頭徑僻苔封砌谿深草覆流年無客訪

道日與鹿爲儔

策杖乘幽興穿雲入碧山不聞燕子語祇見  
鳥關關日久石生蘚年多人起斑臨流清覽  
照自覺也蒼顏  
嗟見世間輩唯思積累多心猿忙似箭意馬

走如波勸爾不肯歇教吾爭奈何到頭將不  
去空手見闍羅

杖意

拄杖拈持力荷全條條絕後與光前堂堂直  
下堂吾用打發其人續正傳

卷八

十六

偶成

青山疊疊萬重雲無事幽人不解文自拭一  
雙清白眼笑看明月破黃昏

示醫者

靈山會上大醫王濟世全憑沒病方但指世  
間俱藥草了無熱惱與清涼

參禪偈九首

參禪莫妄想亦莫著除妄一念未生前試看  
底模樣

參禪一著子不假異方便須著自回光悟取

卷八

七

本來面

參禪參直指毋遭歧路使監起鏡脊梁直下  
超生死

參禪直參直莫著心意識千差萬別來直下  
當頭截

參禪參自繇撒手復何求赤身如白刃誰敢  
犯當頭

參禪欲吐氣須參轉身趣轉身吐氣時語語  
無膾句

參禪節要處切莫顧危凶當機擒虎兇信手  
捉禪龍

參禪參真實莫參口頭弄終不哄他人到頭  
終自哄

參禪貴正因弗用記時辰佛法無多子久長  
難得人

遊廬山東林寺次壁間韻

萬物本吾元一體誰云塵復亦塵開男兒自  
到心空處躡破乾坤孰去來

霞標管居士述無用書謂復禮法師問偈  
爲真妄二字所縛不出理障清涼圭峰所

答亦爲真妄二字沒溺未見超方向寂音

所擬戰勝二老然無明全妄情二句亦未

免詞病拙偈雖不工然跳出諸公之網偈

曰立真取淨性妄卽從茲起若了真非真

妄亦何須止法法不曾生心心勿終始明

暗兩無功取舍懣茲理佛不入涅槃我不

出生死師曰無用句調雖工似莽蕩欠諦

當因次韻

本來法本淨因昧分別起念念不昧時心心

從此止本來非末初那得有終始示語參立

人應參本來底吾今本本來一口吞生死

黃檗山觀葉相國壁間詩以偈次韻

及第心空選佛場箇中無地列隅方一豪透  
體豁惺眼卜界通身現法王迷去妄分人與

我悟來了却短和長回頭直下情無倚便是

高登彼岸航

貧僧偏愛破家窮赤體條條露骨風歷歷我

人皆實相明明心鏡總真空月明虛白連天

碧日照雲霞映水紅聲色摩尼不墮數祇因

逐物著西東

庚八

十八

本心地不涉陽陰迥出乾坤覆衆岑萬法馬

師都吸盡一人龐老絕追尋全身用去頭頭

現觀體行時物物沈外境內神無覓處須知

憑悟本來心

示定觀禪人

返照回光直下觀無干東北與西南十方世  
界全身現一切人天正眼看

示時默上人

未悟已前時薦得方堪默契本來人若將紙  
墨認爲法誤賺闍黎非老僧

無

十九

誕生禪人乞策進語

進在其中退亦中當人無路可通風擬心更  
欲期精進不若回光省舊容

示雪浦琮禪人

利如錐疾如箭若能行超方便

送修密禪人省親

母想子歸因遠遠子思省母亦迢迢母子本  
來真面目歷然觀體沒途遙

示咸濟禪人

自濟濟人須假悟若還無悟總徒然男兒當

發丈夫志動靜忙閒緊著鞭

紙炮

頂門一竅透靈機滿肚無明火發揮聲振十

方人盡覺固然喜躍動容威

復方侍御震孺

日炙風吹雨打明明直指原繇處處全體獨

露超過世出世頭

示聚我居士

萬聚叢中我獨尊獨尊那怕聚紛紜頭頭色  
色非他物大地乾坤一口吞

示徹源禪人

隨流生死故無窮悟徹源頭返本宗箇裏不  
容人我相從來千里乃同風

傳法偈

本法豈繇傳繇傳本法傳今傳傳本法本法

本誰傳

示靈根荷講主

世出世間不二法一身通荷無餘事阿誰不  
是丈夫兒祇恐未堪如來使

無心用禪人乞偈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多少行人錯認識神通  
身覓心不可得身外無心用本人

師夢中得染深青牯牛之句乃自聯云

染深青牯牛那肯更回頭通體蒼煙色明明

迴類流

化緣偈

為僧一味無他事要化檀那契已躬箇事人  
人皆具足信手拈來用不窮

明道崔居士乞偈薦親

若惺自已安身處河沙父母同箇面但將此

卷八

二十

語縣高堂一度看時一度薦

居士五旬乞偈

夕陽西去水東流人老何曾見白頭能向箇  
中高着眼替觀法界共司儔

答朱居士

非僧非俗者箇漢兩處圓通無畔岸翻身直  
踏上頭關入佛入魔只一貫

示沈大司寇演

山僧無別示白棒當頭指頂門眼豁開自證  
衝天旨

卷八

三

覺圓敏禪人病中乞偈

維摩居士病非病禪者反為作病看忽覺病  
身身本覺始於法法自然安

示張大司憲璋

一切二邊俱坐斷本無中道可須安掀翻海

嶽無人會白棒當頭爲指南

示李孝廉魯

箇事從來本呈露認著名言却遮護剔起眉  
毛著眼看腦後見顯方契悟

居士乞偈薦親

生亦如今死亦如如如之外盡皆虛欲知父  
母安身處切利天宮亦不居

題治堂孫居士像

本分本來豈從造化而成非俗非僧亦因假  
飾以立一念不生全體見脚踏芒屨頭頂笠  
獨行獨步迴堂堂自在自繇唯自適咄盡力  
跳不出

題聖緣唐居士像

請居士自珍重莫捨凡緣取聖緣取捨之情  
生死本情無取捨獨超然咄

佛事

爲亡僧舉龕來無一物去無罣礙信脚便行  
管取自在舉火光焰焰淨羸羸南北東西無  
可不可以火苴打圓相云會則徧界分身不  
會與你把火

爲守元師入塔以杖指塔云盡十方世界是  
箇無縫塔復敲塔門云且道者一縫作麼合  
殺以手舉靈骨送入云請師兄塞却

爲豁然師煨骨縱然皮膚脫盡白骨也須火  
煨惟我師弟豁然却具者般體段以火苴打  
圓相云大眾會麼攬火苴云看

爲通亮舉龕通亮通亮對我曾呈伎倆卽今  
恐汝忘之助汝三下拄杖以拄杖擊三下云  
直須信脚而行莫管人間天上

爲迴泉講主舉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

見煙已知是火而今對衆相舉且道是箇甚麼  
麼真實告報諸人切莫當面蹉過

爲景西起龕葉落歸根仰手覆手木馬翻身  
泥牛解走舉火般若大智如大火聚舉似諸  
人急著眼覷攬下火苜耨掌云還見麼

爲乘白舉火乘白燒化密雲舉火呈示大衆

無可話墮攬火苜云雖然如是直令徹骨透  
光明十方世界無處躲

爲青州佛寶舉火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  
出處好實禪人還知麼若知出處便解當處  
出生隨處滅盡則不見生死去來之相從來  
寸步未嘗移那涉山東與山西實禪還會麼  
若猶未會攬火苜云老僧助汝一把火照徹  
面門離處所

爲超聞下火千做萬做不離者箇南北東西

信脚行地獄天堂如梭過

爲無拘起龕無拘無拘生死俱虛自領而去  
頓證無餘

爲正聞化主下火主時爲衆竭力死却要老  
僧燒全體光明自圓照十方國土任逍遙

雜著

五家語錄序

五家語者自達磨西來至六傳再四世法徧  
中華禪備衆體機語不一無心而分自成五  
家故謂馮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然機用雖  
似五家無非直指之旨黎眉居士刻茲語錄  
可謂承上啟下先後包含閱是語者可盡五  
家差別之元以明自己差別之智總歸當人  
本地風光全機大用出於文字之表則誰見  
有五家兒孫空王佛田廛奴以至狐狼野干

到來總與三十棒為甚如此者裏放過即不可

### 教外別傳序

老僧向讀大慧語見拈水潦和尚因緣謂潦纔舉揚便賣弄者一蹋云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如今笑不休渠又何曾有峰巒疊翠澗水潺湲岬柳含烟庭華笑日鷺唳喬木焚舞芳叢底說話來古今洪詞便利無過此老看他恁麼舉示則不專在言句尖新唯貴提其至要而已云何至要不見他室中問僧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者四箇老漢還有為人處也無僧云有大慧曰劄僧擬議大慧便喝出遵璞聞之忽然脫去從前惡知惡解遂成箇灑灑地

衲僧又問需入室大慧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當恁麼時如何需擬對大慧以竹篋打三下需忽大悟又大慧問長老入室大慧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閒曰扶不起大慧云扶不起是甚麼人速道速道閒擬對大慧便打忽然大悟可見棒喝急切要密開人正眼脫人情解無過此也所以老僧生平不解打之遠唯以條棒一味從頭棒將去直要人向棒頭拂著處豁開正眼徹見自家境界不從他得迺出教內教外名言則方知黎眉居士所集從上佛祖機語決定不是文字方能撩起便行羅籠不住呼喚不回直饒如是只堪自了若論戰也各各力在轉處不滯玄妙理致一味活捉生擒向上全提本分一著超佛越祖獨脫單行縱奪自繇殺活自在

庚八

二十四

能治一切名言不坐死地不瞎人眼方堪利  
已利人其或未然且向者册子上東觀西觀  
忽然覷著却來老僧手裏請棒喫既是覷著  
因甚却要喫棒還有緇素得底麼若緇素不  
得且莫輕擬棒喝著

曰睿程君乞題小象

無八

三

夫題者名之也名者名其形也名其形者形  
不能形也形不能形者其形虛也况其名哉  
矧曰小象又曰影象皆非本質之謂也若夫  
題其影而不題其本可謂影之有影轉轉逐  
未而莫之反余不能影上生題而復題其形  
形也者於父母生之也且夫未出母胎男也  
女也俱弗得而知弗得而知者名弗得而立  
也若反至夫父母未孕之前又何狀哉君若  
向父母未孕之先狀其象來余亦向父母未

孕之先為君題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八

音釋

𩚑 魚開切音 拭 設職切音 𦏧 其呂切音  
也 𦏧 取亂切音 伎 上巨切音 伎 兩下里  
也 𦏧 變擲也 伎 養切音 兩伎 兩巧也  
𦏧 於董切音 矧 失忍切音  
𦏧 翼黃鵬也 矧 晒况也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九 行狀附

庶九

再住天童嗣法門人道忞撰述

師諱圓悟號密雲荆谿蔣氏子四歲有成人之度坐若禪思八歲知念佛每至春三二月輒動世間無常之想念尤猛切二十六歲因閱壇經發心參究計明大事因緣二十七歲負薪過山彎突見堆柴有省三十歲弃妻孥從幻有傳和尚脫白執爨負春身任衆務不以爲勞獨念已事未明歲月飄忽爲之積憂成疾三十三歲納僧服失明此事告傳掩關千日傳雖屢變徵師師固未嘗爽厥玄旨然傳獨不肯師師亦終不自肯以目前昭昭靈靈一似有物如是者復六載一日偶城歸過銅棺山頂豁然大悟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豪過患不可得師固常論制限所悟即

有向上向下最初末後如世尊觀明星初祖契拈華還有向上事也無還有末後句也無諸方謂掃除悟迹取東坡手忘筆筆忘心爲喻老僧直不謂然嘗有頌云迷悟都來第二頭箇中唯悟可爲儔若還一息不由悟觸境依前隨事流五祖師翁靠此一著子如座須彌山圓悟道暫時不在即不堪良有以也其悟處尅的如此時傳和尚已先入燕都四十年歲借報恩修特往省覲傳見便問老僧離你輩三載還有新會處也無師即出曰有傳曰何不呈似老僧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傳曰你又作麼生師曰某甲特特來省覲和尚傳曰念子遠來放你三十棒師珍重便出一晚同衆侍立次傳曰如人落水坐觀成敗不救一救師即推挽衆兄弟出衆不從師曰爭

怪得某甲又一晚問是大盡小盡有者道是  
小盡有者道莫是大盡師曰敢保不在曆本  
上論量嗣是傳故為師示以師王迷子之法  
師亦為傳縱以狡狴返擲之威門外人見方  
心魂欲死而傳與師師資相契已超然情謂  
之表矣四十二歲告傳還南上天台探禹穴  
為周海門陶石簣王墨池所賞識三公皆海  
內人望復留神空宗有素師與之本色相見  
脫略冥白益敬服師師後道化闡於海東由  
三公始也四十六歲傳返龍池師因歸省傳  
問你到諸方曾見什麼人師以腳打地以手  
拍地傳曰你許多時一些氣息也無師曰和  
尚疑則別參傳乃搥鼓集眾付師衣拂師堅  
辭不受傳詰其故師曰待師天年然後行止  
聽緣耳復命師及修入室囑累扶持佛法師

庚九

二

即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  
○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為賞罰傳由  
是默喜以為可倚以支臨濟也四十九歲傳  
沒師心器席苦枕由如器所生者三年五十  
二歲心器畢眾請繼傳開法乃陞座舉揚號  
令森然至若提唱本有指蹤極則皆前此諸  
方所未見聞者蓋禪宗自宋元以還嵩少之  
庭久已流為傳習即江西湖南別有商量浩  
浩匪絲在工夫即密在話頭列聖綱宗至為  
繩墨死盡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天蓋假師一  
掀翻露布洞示真元後三十年來說法之式  
駸駸復返正始者師實啓之自此出世六坐  
道場祇以一棒接人如火聚觸著便燒如  
太阿劔血不濡縷如金翅鳥劈海直取龍吞  
使學人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琉璃餅撲落粉

庚九

三

碎摩尼珠，薰面白拈，唯餘條條赤手，又遭截去。升天伎倆，枯竭無餘，擲地金聲不假。回顧直饒乾坤大地，草木叢林盡為衲僧異口同聲。各置百千問難，棒頭一指，靡不結舌亡鋒。三賢未曉，十聖罔通。等妙二覺，曝顯龍門。更饒佛來祖來，不可放過。超佛越祖，放過不可大矣哉！一切衆生之平等寂滅光明幢也。住五年百廢具修，以故山行道意殊不樂。一日因事上堂，拈話畢，良久曰：「者裏無人證明，且向別處尋討。」下座便行。五十七歲遊匡廬，將之衡嶽矣。天台諸山削牘，迎住古通玄寺茅堂草座。山衲十數輩，師為朝參暮請，一如坐大寶坊。儼臨萬衆，無異也。五十九歲復遷金粟廣慧寺，破屋敗椽，始或饘粥不繼。居六年，遠邇來學如赴名師，無作無為而大廈崇成。

食堂幾滿萬指，初師出龍池夢至一處，見巨井足飲千人，適蓋亭其上有偉衣冠者，進曰：「此師住處也。」金粟故有千人井，蓋前定云六十五歲復徇閩人之請，闡法斷際。故山曰：黃檗者，僅五閱月返度嶺，而甘露瀉濡羣萌，甲折有男子盲無所見，嚮師求示師為開覺其來也。扶杖而至其往也，掉臂而行矣。清漳王大司憲志道亦致書通所得曰：「法錫南來，遂令黃檗千年道場儼然未散，祇此道場非古非今，然不因師來爭知非古今也。」大師為人，不惜身命，寧使器身失命，終不為開第二門。徹骨徹髓，獨超千七百則而遠近傳者，多作棒頭商量，或言可度有智人，不可度無智人，或曰：「止可度未悟人，不可度已悟人。」如此等見蒼天蒼天，蔽漳近有僧歸述六月一日上。

堂若汗淋淋時是乾爆爆時如何若乾爆爆時是汗淋淋時如何此是向茫茫無可據中抉出人人眼睛令他自見其法施之惠及四衆皆此類六十六歲又應鄧山阿育王寺先是明州黃司李端伯久參壽昌不契因赴春闈九小憇匡廬夜坐有省然開口則礙雖屢激博山莫去膺至是赴官見師語大驚異因多方請師具道所以願見之意師乃就之故開堂日指法座者便是司李大護法於廬山開先寺撞倒底鑊山今對人天衆前扶起去也還見麼遂陞一衆譁言善司李亦脫然首肯故爲師作直贊曰菩薩面夜叉心惡聲流馘滿叢林禹門浪急龍騰處翻轉山河大地沈佛也打祖也打眼光燦破四天下阿師大似敗家婆教得孩兒會相罵牛頭沒馬頭回狂

九

五

風驟雨滿天來四方八面相追逼縱有神通掣不開行腳僧會不會嚙後一椎百雜碎沙界衆生結大冤禿奴忒殺無慙媿風顛漢老成魔諸方那箇奈伊何巖頭獨現大人相直向德山頭上扞然師殊無肯可司李之意一回相見必深錐痛授不以檀越作從官少爲假借微獨李也方侍御震孺謁師天童語及工夫不切實師劈面便掌方矍然汗下遂呈偈曰倚牆靠壁多生迷賺海偷天似也無劈面元來真箇熱更從何處說模糊與王大同憲之言前薦得一皆要津把斷寧使生身陷地獄不將佛法當人情師之絕情離識第一相爲人爲若此也住鄧山三月復爲紳士與司李請住太白名山當是時師臘旣日高寺規模又極宏大建炎之殿上千雲日一朝從

草萊中欲斬新扶起師固謙讓未遑也乃不  
數年而幻出寶坊飛樓涌殿萬礎千楹崇宏  
壯麗冠絕一時然猶不足以居來學計袂連  
踵接而至者極衣冠之國達羈縻之邦公卿  
貴人接足頂禮魁結編髮之君長多自重譯  
函書問道由是名聞九重將葺長于大報恩  
寺續成祖文皇之緒俾師唱道留都師以老  
疾願終林麓再辭不赴識者猶為歎服蓋師  
生性剛直壁立萬仞意有不可捺起便行門  
弟子有持某宰輔書住某院者師深痛絕之  
嘗語學者貞觀嚮道欲瞻風彩上表遜謝往  
返三四引頸就刃神色儼然吾敬道信大師  
茅茨石室累煩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潔  
身淨髮結跏趺逝吾敬汾陽無業休心息念  
斷絕攀援賜紫及號力陳昔誓收付有司恬

然受刑吾敬芙蓉道楷牢著草屨腰包住院  
去就之間輕同學子不為蛇蛇戀彼窟穴吾  
敬應菴華祖魏國弘基欲為龍池標師一牌  
直峻辭謝卻他可知矣故師住天童十又一  
年拂衣者三皆為緇素強留而止至辛巳季  
秋幡然出門萬眾輓之不可將比雲鶴遨遊  
海天矣為祁大中丞彪佳與兄駿佳要止別  
業故棧絕往來省師酬應然四方問道者日  
戶屢晨滿如市莫能禁也七十七歲明州宋  
海憲特遣使迎師還山且託中丞勸駕不得  
已過甬水以天童囑累宋公徑取道入天台  
仍住通玄寺通玄山紆路僻澗肅林寒又積  
廢久師旋為葺理而學者力作攻苦加諸歐  
逐有僕隸所不堪者益親依奔赴而至至孟  
秋七日師以衰頓之故竟爾趨宋焉世壽七

十七僧臘四十四六坐道場說法二十六年  
化溢支那言滿天下以至日南景慕海外欽  
風且祠奉為中興臨濟之祖矣乃晚年愍世  
說法者多陷牛迹著說累數萬言極論之不  
已若是其齷齪何也師固曰與之直辯到底  
待他開口不得枯竭無餘無可奈何彼自心  
折而休矣故彼曰身見則以身見激揚之曰  
一槩頭則以一槩頭發揮之曰極麤一棒則  
以極麤一棒整頓之或援古德機緣即折之  
以古德機緣或攀從上綱宗即讞之以從上  
綱宗或流為世諦言譚紕說繆論即斷之以  
世諦言譚紕說繆論唐子元竑有言彼示與  
師軋者其人大都負大力深智鳴鐘鼓撼山  
嶽以相加遺而師晏然踞坐張空拳而八面  
應之攻者屢變應者不變無不給也即無不

摧也使後來聰明辯智之夫知此道果不借  
他力廢然失其增上慢心頰首以入爐鞴其  
知言哉卒之師說出而風聞寰海江湖閩粵  
之人雖厭厭保社操鉞斧而山邊水邊者莫  
不懽然自失願就弟子之列其與師軋者至  
為狂詈為凶短折為吐光紅爛盡真枯竭無  
餘無可奈何而大慈攝受之心師終無間也  
師凡餅錫所到萬眾喧闐瞻禮恐後晚居太  
白奔走天下如一佛出現室中未嘗以顏色  
假人語言文字羅籠學者當門踞坐如西河  
師子人與非人驀頭生按又普請煩重廿里  
河干不時輸運土木之役半出學人玲瓏巖  
負薪鳥道欽崎動致頭破足傷而眾等堪忍  
依止辛苦都忘一時英靈畢集號曰僧海焉  
其嗣法弟子受師記莭者自大馮如學鄧尉

法藏以下一十二人過此以往若招手橫趨  
關鞭即去凭雲漢以高眎入西山而不還者  
未之或知也蓋師生平以真實心行真實行  
悟真實道說真實法化真實衆方其始貧食  
力也耕稼陶漁無不備嘗繼而出家苦為生  
死事大歷一十三載窮神極慮心力俱疲然  
後打失從前唯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當其  
煥然等現之時無復情與無情差別等相矣  
所以折旋俯仰咳唾掉臂乃至垂手為人策  
諸學者搬甕運瓦挑土搜石或喊或罵與人  
詰與物諍固無事而非真實法門者也復不  
以言教而以躬親名利眎若浮雲金帛等諸  
糞土故凡在及門非甚不才未有不孤芳自  
樹開鑿人天者今一十二人外如四明智遠  
白雲悟西臯亭智蘊武林寂然雙林海懷桐

唐九

城音可翠巖通詰輩其選也然則師承夙智  
悲為法舟航又奚俟神告朱君上申而始定  
其為慈受深禪師後身哉崇禎十六年癸未  
門弟子建塔天童迎師全身歸空幻智菴之  
右隴適霖雨經旬泥濘沒胛而道俗哀哀奔  
送者萬人非師化育之深曷由臻此叢林公  
論師以賣薪出家遂傳衣蓋有類瞿谿求道  
猛切深徹法源有類高峯以一宗鏡照空萬  
法有類永明聖凡彼我等心一眎有類元珪  
豪貴當前臨機贈掌有類三角至於力爭祖  
命靡愛厥身旋嵐偃嶽弗震弗鷄其黃龍大  
慧之流亞與崛起尋常中興濟北傾企窮八  
表芳躅映千秋夫豈偶然者年月日門人道  
忝謹狀

唐九

九

天童密雲禪師年譜

繼住明州天童寺嗣法門人道忞編

世宗皇帝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師常州宜興人姓蔣氏其先世顯著子姓  
蔓延諸州郡故諺稱江南無二蔣云父名

曦母潘氏師其季子也生於是年十一月

十六日丑時按師誕日衆請上堂云今年

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去年十一

月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乃至從無始十

一月十六日總是者箇時節來年十一月

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後年十一月十六

日也是者箇時節乃至盡未來際十一月

十六日也是者箇時節既都是者箇時節

喚作過去不得喚作未來不得喚作現在

不得既都不得喚作生得麼喚作滅得麼

喚作不生不滅得麼所以道欲識佛性義

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迷忽悟如忘

忽憶正當恁麼時依時及節一句作麼生

道良久云仲冬嚴寒衆慈伏唯珍重又按

彌陀誕日師為僧本光陞座云老僧昨日

是生日彌陀今日是生日我比彌陀先一

日三世諸佛從此出既從此出可謂諸佛

老僧兒老僧諸佛父諸佛父法爾迥超凡

聖路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之句云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丁卯

師二歲是年過嗣張氏蓋張與師為王母

族艱嗣息愛師岐嶷故乞繼承之

二年戊辰

三年己巳

師四歲甫離襁褓而氣度凝重殊無孩穉

之意終日相石間堆堆坐地若憶持者久  
之中冷涇成腫疾家人搗藥汁飲之稍愈  
而兀坐如故

四年庚午

五年辛未

庚九

師六歲入鄉校不樂章句讀誦唯喜書遇  
便輒大書之畫場不顧也嗣王父歿之然  
亦以是奇師

六年壬申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

師八歲不由他教自然發意念佛按師行  
實云我幼性頑乃至不肖之事靡所不為  
但於歲歲二三月間忽動世間無常之想  
便欲修行念佛念過三日覺得夢中無念  
非佛過三月後此念漸輕

庚九

十一

二年甲戌

三年乙亥

四年丙子

師十一歲與羣兒牧西沆澤中鄰牛附師  
牧者日供一錢師得錢輒買紙筆以羣牛

授諸兒自詣鄰齋學字晚則荷蓑笠號名  
諸兒麾肱畢升而已故師嘗語其侍者曰  
我那時已作聳頭長老了

五年丁丑

六年戊寅

七年己卯

八年庚辰

師年十五躬耕樵且陶於澗北按師禹門  
上堂云悟上座出身本非他鄉異土之人  
現前眾兄弟共知共見即本邑南嶽山中

一箇樵夫耳又按師荅漢月首座云老僧  
漁也漁過樵也樵過耕也耕過牧也牧過  
祇為不知本命元辰立地處故入佛門來  
九年辛巳

師十六歲內室吳氏先是新安吳其者高  
陽羨善師嗣父飲酒驩甚以女適師是歲  
內之

十年壬午

十一年癸未

十二年甲申

師十九歲是年歸宗復蔣氏之族以張有

子堪承紹故

十三年乙酉

十四年丙戌

師二十一歲嘗語其侍者我萬曆十四年

染傷寒甚劇初為數晦田放不下闔卻眼

便在耕耘上亂自念我且要死管他甚盤

於是一意念佛念過數日夢一神人皜衣

素裳交空而過鬚髮巾與雪映梁屋間聲

言施藥我呼云某正病此何不施我神人

轉手與我一丸醒來徧體汗流霍然病已

十五年丁亥

十六年戊子

十七年己丑

十八年庚寅

十九年辛卯

師二十六歲閱六祖壇經始慕宗門向上

事耕耨之暇負薪入市貨賣晚歸織屨而

壇經旁置玩繹不休

二十年壬辰

師二十七歲按師行實云乃至二十七歲  
上山作務有省得管帶拘心意日用常令  
昭昭然即穿城入市做買做賣不肯放過  
每繼日以夜胸中作痛猶加照顧又按夏  
通澄源流荅頌云師在俗挑柴過一山彎

忽見一堆柴突露面前有省

二十一年癸巳

二十二年甲午

師二十九歲嘗語侍僧我二十九歲決志  
出家是年十二月區分家事安置妻室竟

乃縱觀川原遊歷城市覺步履輕鬆如人  
放下百二十斤擔子相似聞先師在顯觀  
寺徑往瞻禮此時遂矢歸依之願焉又按  
行實云向緣家貧縈繫不能純一修行至  
二十九歲纔得弃室然追想來解脫世間

羈絆似有時節我弃室當夜夢著新鞋一  
緇於行路次一時脫落鞋底遂因先父引  
見先師

二十三年乙未

師三十歲正月詣顯親禮幻有傳和尚為  
師傳以師學道勇銳志期徹悟故以園悟  
命師名是春傳住龍池師為荷橐而往至  
則操井臼司樵爨身任衆務以至鬻薪陶  
器負米百里之外雖刻苦事衆如此而參  
究益力安行實云三十歲乃出家祇覺生  
死到來畢竟不穩當於前境界愈加照顧  
愈加不穩當二六時中看得心境兩立古  
人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越看越成兩箇

二十四年丙申

師三十一歲傳和尚命師雜染而師願終

身苦行供僧役故傳上下舟車師一巾服以隨有類廝養然常正色語禪和子老僧三十一上侍先師參禪學道都在務作裏辦汝輩要安坐修行邪老僧不願叢林遺此法式按為衆普請上堂云百丈大智禪

卷九

十四

師初叢林立規矩有普請例所謂作則均其勞飯則同其食自今觀之似乎不然作者應當作閒者應當閒致使古風彫器法門澹泊無他蓋主者不舉之故也乃云要且者般事無處得藏竄所以為大道所以為公案擔荷者般事須是者般漢若畏刀避箭躲懶偷閒不足為伴故師住天童日有十數禪和子普請不赴隨喜寺西之玲瓏岳師立擯之時嘯雪聞公亦在其數而擯牘偶遺其名公述偈自結束去云大家

同上玲瓏岳人逐忙今我獨閒拊臆此心欺不得不如自擯出松關師義之解其擯為榜僧堂規諭禪和子云

二十五年丁酉

師三十二歲念已事不明歲月飄忽於是積憂成疾按行實云因侍師入城舟次請益本師云你若到者田地便乃放身倒臥更無別語我只得禮拜昏蒙益甚又一晚侍師上榻復請本師本師良久見我不領便云可憐可憐亦只得禮拜退嗣是周旋

卷九

十五

師側唯加罵詈我慙悶交感至大病汗流二七日方穌按昌侍者記聞師於是冬侍傳和尚至常州途中遘病先回其父與良師伯者以為崇焉設位辦食轉諸經咒禳之正念誦間師忽至前二人相顧躊躇師

詬罵曰汝者鬼子心經念不出要素食耶  
遂一時踢翻傳和尚聞得歎曰此子機用  
若此他日吾宗不寂寥矣

二十六年戊戌

師三十三歲是年四月八日始內僧服按  
禹門上堂在俗家寒未嘗讀儒書經史脫  
塵年晚又不曾備歷講筵按爲世養法姪  
普說云老僧出家年晚爲生死事急無暇  
及於教乘又按昌侍者記聞師既披髮傳  
和尚顧師喟然僧亦是箇僧不知因甚捱  
到者箇時節則師生平堅勇策進斯道蓋  
亦以流光之故不覺兼程而至矣

二十七年己亥

師三十四歲掩關本山以千日爲期按行  
實云遂稟本師掩關時已虛度三十有四

矣則師掩關在己亥之春而昌侍者記聞  
師於是歲祝髮即於是冬進關初師欲掩  
關慮費常住乃自備材木小構關房數楹  
及千日之需然後進關今以歲紀考之師  
辛丑冬啓關壬寅領院務邈至戊戌冬而  
千日始滿則掩關在三十三歲明矣作掩  
關偈及答馨林講主法華偈問有散亂順  
顛倒權爲古塔廟一念未生前誰心誰佛  
道之句與同參輩多所誦唱一日覺宇修  
即報恩與覺安念者於師關房話間念云  
和尚 宇師兄你在家殺幾多羊來索命時如何  
修面熱不能答師代云者畜生更要甚麼  
命

二十八年庚子

師三十五歲關中因袖破有感呈傳和尚

云袖破露出手鞵破赤腳走鶩撞富家郎  
他醜我不醜傳正以偈有若要賭猜枚大  
家出隻手之句又與山陰王靜虛徵詰雲  
門問陳操尚書非非想天幾人退位話師  
云大家在者裏士爲大喜與師締方外之

交云蓋是歲之冬十一月也按傳和尚龍

池晚參靜虛王茂士從萬曆庚子冬渡江  
遠來訪老僧於荆谿龍池中同衆藜羹  
藿飯不親文字唯事蒲團竹椅以至廢寢  
忘食期於徹證而後已一連住了八箇月

二十九年辛丑

師三十六歲傳和尚爲師按驗往還訓答  
雖當機不讓傳不許可以限周千日冬遂  
啓關按行實云一日本師過關前話及有  
心無心之旨本師曰你既有心把將心來

無九

十七

我呈偈云自心本自心心不自自心心不  
非自心心即自心本師曰心不自心自  
心非心有無既非無自心耶復呈偈云心  
心即自心有無皆自心有無皆自心無心  
無自心本師曰今日張渚買兩把青菜來  
無箇大蘆菴頭我曰某在閩房不知謝和  
尚三拜本師曰終未大悟在又一日本師  
同兄弟至關前竝立有問曰佛法二字雖  
不是偶然亦非特意會得但有箇悟入處  
不妨信意拈來自然貼體隨分道得自然  
恰好所以大丈夫爲道迴別纔趨得源頭  
到手撩起便行不問如何若何老僧憶昔  
居臺山有一僧問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  
那能達此宗未審如何是斯旨老僧即鳴  
指一下曰會麼僧云不會又鳴指一下曰

知麼僧云不知老僧但向伊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同聖人其僧矍然致敬倒身三拜直趨而去更不回顧俊哉汝等且道者僧如此去還曾悟得也未若道未悟他卻恁麼去道他悟又悟箇什麼來汝等試道看我即起身一拜曰夜溼天寒請和尚歸方丈本師曰不是者等龍侗推開去便了的本師乃舒一手曰我手卻不是驢蹠我曰恁麼道又爭得乃亦豎一指本師曰也當不得又按荅孝廉劉墨僊貧道若不得我幻有老人道未曾大悟在者又爭得到銅棺山頂忽自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則又爭忘得人我相得失是非者又爭敢道大地分明一箇爐看來

渾是火柴頭老僧信手輕挑撥便解翻身動地流者耶

二十年壬寅

師三十七歲傳和尚移錫燕都命師監院務按行實云我三十七歲本師將北往以院事付管當晚室中擬舉話問大眾我即向前云和尚恁麼擬舉話正好劈口大巴掌便出雖然如是只是恍惚惚昭昭靈靈也未得箇安穩

三十一年癸卯

原九

十八

師三十八歲是年秋因過銅棺山豁然大悟按行實一日自城歸過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豪過患不可得大端說似人不得正所謂大地平沈底境界爾時恍惚惚昭昭靈靈底要起起不

來欲覓見不得不知甚麼處去了又自密  
密舉前所見所會古人因緣宛爾不同亦  
自不疑道是與不是按荅漢月首座老僧  
於有箇小省發始覺得昭昭靈靈之光景  
雖不從前塵之所起而有者但於舉念則  
有不舉則無故於生死中未免看作兩橛  
弗得一體故弗安穩歷一十三載於銅棺  
山頂不覺昭昭靈靈之一念故覺自情與  
無情煥然等現者則不見有男名女字等  
差別之名相又云於銅棺山頂忽覺情與  
無情煥然等見故唯以一條棒直指一切  
含靈本命元辰立地處

三十二年甲辰

師三十九歲按行實至三十九歲同覺字  
三藐二師弟到京省覲本師以昌侍者記

聞攷之則師是歲實居龍池蓋師啓關之  
明年報恩修踵師闢亦訂千日之期師以  
修故傳和尚留神京僅十八甲子而師始  
往省今約修掩關之歲月旬日至乙巳之  
孟夏周三稔則昌侍者之記聞爲實錄焉

三十三年乙巳

師四十歲是年四月偕報恩修取道漕河  
入燕京省覲傳和尚冬十月始達京師時  
傳住普照禪寺聞師來先使人待之國門  
及至便問老僧離汝等三年汝等有新會  
處麼師即出云有傳云有什麼新會處師  
云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傳云汝又作麼生  
師即問訊云某甲得得來省覲和尚傳云  
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抽身便出又一  
日傳問近日又如何師即舉起右腳傳云

驢腳馬脚師便舉起左腳傳云馬脚驢脚時修禪師在旁師以手指修復顧傳和尚修便出師云不消一指亦出又一晚同衆入室傳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師便出傳云此子如傷弓之鳥見弓影便行又一晚

燕九

三十

同衆侍立次傳云如人落水坐觀成敗不救一救師即推挽衆兄弟出衆不從師云爭怪得某甲又一晚問是大盡小盡有者道小盡有者道莫是大盡師曰敢保不在曆本上論量便出一早侍傳室中語話了出喫粥衆問說什麼話師把飯桌一攙和盤盃粥菜俱打翻一衆不得喫一日侍立次傳云忽有人問汝如何祇對師向前豎出拳傳亦豎拳云老僧不曉得者箇是什麼意思師云莫道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

也不曉得傳云汝又作麼師即喝傳云三喝四喝後又如何師即連喝退身傳云宛有古人之作師復喝又一早上方丈問訊傳云汝只恁胡統亂統師便起單他往修等輓留傳云不要留他一言相契即住一

言不契即去師直踢步便走傳云將謂汝

出一頭地元來是箇無明塊子師云鈞背

筋蠻子蓋漂陽方語以傳漂陽人也誰不識你你作無

明會那傳即轉身歸方丈師亦被衆兄弟

留住傳云汝恁麼罵了老僧如何掩得別

人過汝還在者裏住師即大書云謾人燕九不

好事好事不謾人有人謂我罵師父我即

向伊道莫謗山僧好傳亦大判云此是閻

老前供招無諱也一日凌晨傳和尚以大

棒靠佛堂前喚云圓悟我要打汝汝跪了

佛我與汝說說佛法了打師走云有佛法  
與別人說傳趁上便打師當時直倒觸上  
去傳放棒云汝恁麼觸殺老僧師以棒擬  
打上云豈不幸哉

三十四年丙午

師四十一歲居普照傳和尚既任緣住持  
師亦無煩綜理泮奐優游故多題詠之語  
寄怡泉照曰偏遊清澗泚嬾走濁谿濱忽  
睹水中影方知厓上人舉頭望明月明月  
照吾身南北兩兄弟了然不隔塵自勉偈  
日光陰瞬息莫虛刪時節因緣豈等閒一  
念萬年終不改任他滄海變青山步報恩  
修曰中秋明月照長安處處笙歌和賞觀  
獨有野人清徹處爲緣玩久覺身寒一欲  
得不孤檀信施直須盡卻我師恩赤手條

條無一物橫拈竹棒打兒孫二又中秋呈  
傳和尚曰爲愛中秋夜月精與人同樂稱  
人情億萬州都皆普照一人舉首一輪明  
傳和尚印云不多不少復書一紙云檀越  
送得月餅兩箇師徒侍者五人一箇分作  
四分賸底付與老僧師掇一箇便行

三十五年丁未

師四十二歲還南傳和尚示師法語云汝  
離我此去但適意處斷不可住不適意處  
作急走過恁麼行去不要記歲數須待十  
字路口有箇跛足阿師與汝印證了不要  
汝來見我彼時我自相見汝也空悉之時  
蓋二月中旬留別修禪師有同來不同去  
愧我獨行南之句三月過維揚登金山留  
題曰波中卓出始昂頭裂破長江兩道流

隔岍紅塵飛不到三三兩兩渡人舟夏居  
龍池示徒有人生何所貴所貴持大志志  
大不吾欺浩然塞天地之句秋八月上雙  
徑陟臨安之天目山撥草瞻風聞其無人  
乃截江過天台因訪海門周居士士以道

學人望隆庚九一世稱門庭高峻者師與之本

色相見脫畧窠臼士爲手舞足蹈按機緣

師訪周居士坐次士問何處師曰南直隸

遊天台特訪老居士問尊號師一喝問下

在甚處師曰昨在居士書院旁菴歇士曰

我有果在莫要偷來喫麼師與一掌曰者

老賊頭便行乃館師別業日夕質證恨相

見之晚及師辭去與師訂出世之期師以

住山告之士曰知命以上行且道風徧界

安能深自秘惜耶至紹興邂逅王靜虛虛

庚九

三三

素奉師獎藉在昔一時留神空宗之士有  
若陶宗伯望齡王司空舜鼎咸知名焉至  
則假館願留懂懂咨詢無虛日故師與之  
醅醋最多具見全錄中

三十六年戊申

師四十三歲居石簣山房亦名護生菴或  
曰非也護生菴去石簣山房半牛咭地乃  
陶宗伯家世植福地蓋咭山云按昌侍者  
記聞師居咭山日有貴人至菴見師閱論  
孟貴人問看什麼師呈起示之貴人云不  
是你家茶飯師便掌貴人大怒適宗伯外  
至諭之曰和尚與你佛法相見乃惡發邪  
貴人唯唯遜謝而去天台有無擇者徧見  
諸方尊宿以機辯盛氣蓋人時流憚之嚮  
師名直趨謁師適師路次栽松遽爾問曰

聞咭山有師子特來一弄師舉起鐵頭便  
打擇擬議師直打趁由是道聲藹著宿衲  
因之就正者亦尸履滿矣作達磨渡江贊  
爲宗伯作初祖象贊燈前偈示護生菴主  
有笑裏有刀闕得破光明越格始爲僧之  
句

三十七年巳酉

師四十四歲聞樵李榜嚴備諸禪典乃自  
往贖之故宿榜嚴有夜央轉卧緣張臂觸  
省鄰單安睡人者此也過武原留秦山度  
夏秦山者蓋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駐  
蹕此山以望蓬萊僊人之屬故其下有始  
皇廟師有句曰行到水窮山盡頭秦皇計  
絕始心休誰知別有通方路大海何曾止  
浪遊病目景西上人以圓覺知是空華即

無輪轉爲問師以偈荅曰曾聞病眼見空  
華我病眼中不見他忽覺淚珠垂面下方  
知病眼見無差按金粟爲景西忌辰上堂  
云伊於三十五年在紹興護生菴黃昏時  
屋角頭裏見老僧而有親意三十七年老  
僧行腳來秦山積善菴同住一夏亦未有  
省發直至甲子年老僧住金粟伊來同住  
遂於室中每每與伊痛棒一日謂老僧某  
甲思和尚者條棒正是大總持云云秦山  
抵金粟僅三十里歷一十五年而師建法  
此方道庶九遂顯著於天下至今鹽官秀水之  
民不問僧俗男女上至簪紱下及屠沽不  
敢名號師而獨稱爲金粟和尚云磨勘歲  
月是秋仍奇護生卒歲

三十八年庚戌

師四十五歲佩傳和尚南來之語乃辭別  
宗伯云華事紛紛春盡頭杖藜隨意且悠  
游謝辭檀越何方去萬里天涯一步收宗  
伯勉強留之以師欲觀南海為津送之普陀  
且密令寺主玉堂款師故登菩薩頂望日

燕九

三五

有登顛四顧景幽長水色天光碧玉堂之  
句訝主人禮意殷勤信宿而還過水西門  
菴示息機上人偈曰未悟頭頭欲息機悟  
來息息露全機有人來問菴中主向道門  
開對水西為石梁陶居士靜室留題荅章  
居士請問念佛因緣偈辭謝究委見勉掩  
關偈自以中歲出家貌言拙樸雖為諸公  
見重以世識真者寡乃痛自韜晦作偈見  
意翩翩野老僧匡徒竟不能若問西來意  
拳頭劈面掄不圖嫌我拙且欲得人憎義

斷情忘處諸人會未曾與黃檗無念有禪  
師會於陶宗伯府第有一見遂若得師於  
驪黃之外不敢以毛色眎師欣然問嗣法  
為誰師以龍池告之復問龍池為誰氏子  
耶師曰本師親見笑巖來有愴然曰吾行  
腳燕京時笑巖和尚猶無恙正欲參禮為  
人所阻恨不及見之今三十年未聞門下  
有大行其道者其在公乎是年秋傳和尚  
回自燕京

三十九年辛亥

師四十六歲還龍池昌侍者云師還龍池  
蓋在庚戌之歲杪以師還山只住八箇月  
日至八月初呈偈辭云辭別三年方外遊  
歸從八月山中住也按行實往回四載本  
師以帖書云大事未完更可前進母來後

也命通壽至紹興護生菴喚歸問云汝幾年曾見什麼人我以腳打地以手拍地便出本師云汝外幾年一些氣息也無我云和尚疑則別參一日本師陞座喚我向前舉拂問諸方還有者箇麼我震威一喝本師云好一喝我連喝兩喝歸位本師顧云更喝一喝看我即出法堂本師下座我隨入方丈作禮云適來某甲觸忤和尚便出本師即安西堂位次一日搥鼓上堂付我衣拂我辭再三本師云汝是什麼意思我云直待和尚天年某甲守塔三載然後可行則行當止則止時年四十八歲後至八月初呈偈辭云辭別三年方外遊歸從八月山中住悟甘做箇無緣地乘箇無緣地辭去本師云與大眾無緣與老僧無緣我

原九

二十六

云只是某甲更與阿誰本師苦留云汝若去了我直操到底我不得已住之又按禹門上堂於辛亥春二月三日擊鼓集眾於此堂上付與悟上座當時堅執不受此則歲月有徵參驗無差若四十八歲則癸丑年矣癸丑望丁未七稔付拂與辭去又同年歲則何以云三年方外往還四載耶然則行實雖師自宣而錄則出白雲體心二十餘人之手故當以辛亥二月為是

四十年壬子

原九

二十七

師四十七歲刻傳和尚聞譚晚話就跏足武林乞弁首之語於雲棲蓮大士其畧曰予昔參笑巖和尚於京師幻有兄侍焉無何予以病附餉舶南還而幻有兄侍和尚最久已而徧歷諸方歸老於龍池顧子衰

耄卧疾深谷沾沾自濡不足幻有兄方慨然以建法幢立宗旨爲己任囑師往矣門庭有人予何幸樂觀其盛過山陰爲傳和尚訊王司空并乞序言以司空素問道於傳故也登會稽海口之大峰山兼似王司空有滿口向人言不得謾將東海作書池之句蓋司空號墨池云

四十一年癸丑

師四十八歲居龍池是年始闢睹史內院基蓋傳和尚欲建復殿於山之麓以奉安補處菩薩時齊輩甚衆而經始命師且語師曰除卻釋迦老子福慧兩足有幾人哉但於本領有實證則龍天必不相負吾日莫矣汝見其成師終以受業之地不欲自獨有爲退讓益甚復語師曰汝尋常豎出

拳頭老僧亦豎出拳頭正要汝自拳自立爾師不謂然一日侍傳山行因石擺擬側師向前扶之傳顧曰汝扶持我耶師云是何言與又一日日色將沈之際傳喚師及報恩修入室云老僧昨夜起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裏了汝等爲我扶持佛法師便出復呈偈云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傳目之大笑師接來付火接行實云此癸丑季冬時話也雪中送報恩修掩關北陽有誰人知此意白日掩柴扉之句傳和尚亦以偈送命師和作師和曰某甲分明沒啓關通身無處著忙閒也無門進無門出只麼堂堂任運間復命師代示明極上人極號元闡師代曰明極看來無實法闡

元識盡少人知  
驀然明闇都翻轉  
脫體全彰奮振威

四十二年甲寅

師四十九歲春日因觀落梅偶賦曰寒梅  
初放雪添肥無那春風送爾歸枝上已離

空不住飄飄一瓣不沾泥至二月十二日

傳和尚告寂矣當彌留時適師城出命促

之歸而奔赴不及故無末後相見之語恣

嘗采見聞為作傳曰師於神宗萬曆四十

二年甲寅示寂先一日有僧自臺山來師

欣然與之劇譚山中宿昔抵莫索浴浴出

而示微疾眾環擁知師厭世因請遺訓師

舉所著帽者三眾無對師乃拍鄰奄然而

逝蓋二月十二日子夜也按行實甲寅二

月十二日本師圓逝我為伴柩三載在昔

如來當二月十五日中夜示寂於娑羅雙

樹間爰有金棺白甕之文眾議循故事復

以哀慕停之寢室三年師為伴柩故也夏

居山寺偈曰古寺團團盡竹林娑羅樹下

更陰深山僧盤膝蒲團坐堪笑人來解問

心龍池蓋有雙樹娑羅已近數百年其西

偏大根軸解者中安木榻可坐數人故師

復有偈曰佛號娑羅大樹王為緣垂世作

津梁蓋以此云

四十三年乙卯

師五十歲心器伴柩龍池山頂高寒焚香

卻坐日無餘事乃簡古公案近二百則為

之頌以明佛祖大意今集中所見自世尊

初生至婆子燒菴皆此時作也因友人論

主退步作偈進之人生於世莫徒勞進步

何如退步高進退兩關如達破了然隨步  
任逍遙和楊居士捕魚調野老貧無舟可  
繫饒伊日月乾坤麗天堂佛國通不棲世  
出世間了無奇無可求安可利悲喜現前  
奚有意不生一念正全提信步程途誰有  
里沒絲牽爭有住赤手條條任來去騰騰  
運用轉無功放曠逍遙渾大費不扣頭不  
踴尾縱逸遨遊圓圖底翻身驀過太虛空  
大地山河都蹋碎野人自不識行蹤一任  
閒人言所佇

四十四年丙辰

師五十一歲伴樞荅潘吳二道人海底泥  
牛四句之間復以四頌明之冬十二月奉  
傳和尚骨身入塔時海內名公卿若蘇雲  
浦若孫淇澳若李孟白若越之陶王皆從

傳問道稱門下見知者卒未有以銘其塔  
以師謙讓未遑故也越十三年住金粟方  
敢申狀於周少常伯汝登為之撰文文相  
國震孟為之書丹焉銘之畧曰五臺隱迹  
闡法荆岑開大爐鞠點鍊成金誰其承嗣  
密雲等森陶王二士昔聞訶音曾可度與  
鴛鴦繡緘急須著眼幻有難尋難尋幻有  
有光少林閱師語錄超越功勛貴其無比  
千古傳登

四十五年丁巳

庶九

年

師五十二歲偶觀龍池有最憐影落澄潭  
浸反笑頭陀白髮侵之句是歲傳和尚示  
寂三年矣師心器既畢眾請開堂乃於四  
月望日陞座按行實至丁巳年五十二歲  
結制本山時同門俱在初若易師未肯相

下一聞提唱莫不屈服由是一衆爲之改  
觀秋寄石梁陶居士月到中秋滴露濃巖  
前石菊正華紅山僧盡日茅堂睡長夢毘  
耶多口翁次澹孺楊居士登龍池韻相逢  
不必論高深覲面何須更用尋君有勝情  
並玄度我無名理況支林一盂香積維摩  
供萬法唯吾獨露檢自覺箇中無一字客  
來譚笑嬾言心

四十六年戊午

師五十三歲始建睹史內院繼先志也魏  
國徐公弘基微服過陽羨通名謁師與師  
登說法之堂仰眎無領乃酌以雨華之名  
且欲自書以贈師曰先師在日唐太常  
鶴微且命之矣先師戲之曰公爲我籌計  
如何使我他日得捨負去見閻羅老子不

然我亦無用此爲也徐不覺有慙色益敬  
畏師焉于道人乞開示書法語與之更示  
以偈若據大道因緣不論男女貴賤人人  
平等一如箇箇本來成現不能緣契無生  
即便四生流轉自須返照回光悟徹本來  
之面能令念念不迷大事何憂不辦觸境  
不隨境流世事何須更厭若也別作別爲  
必也墮阮落塹晝夜坐卧忙閒全體要成  
一片真實如是修持斷然決不相賺

四十七年己未

師五十四歲師嚴將順世疾聞師躬自往  
眎語師曰和尚度我師曰父子上山各自  
努力嚴爲稽首致謝促師還山師曰我爲  
報生身之恩耳嚴曰你在此我不安且汝  
出家爲善知識吾爲汝父又因汝得聞極

則事吾何恨哉卻謝不已越二日告終過  
 善權寺留題三生堂曰乘茲善力了前因  
 要顯三生只一人來到三生堂上客此生  
 應好悟無生次予坦鄧居士放生偈韻擬  
 寒山子詩六章山中四威儀偈居山四詠  
 杖意次報恩修韻有高提祖印佩單傳之  
 句復以故里行道先哲所難為辭眾說偈  
 曰自知住處我無因一盞風流物外人  
 破乾坤誰是伴草屨藜杖逞閒身眾勉留  
 乃止

四十八年庚申即

光宗皇帝泰昌元年

師五十五歲賸史內院落成按為衆入堂  
 舉仰山夢陞彌勒內院話蓋是年季秋事  
 也冬臘月八日本山啓千日閱藏之期上

五七

三十二

堂開示有期悟為本閱藏為末及畧舉從  
 上世尊至此無不以悟為期等語作行住  
 坐卧四偈示不二禪人偈

熹宗皇帝天啓元年辛酉

師五十六歲愍諸學者參禪不得力作偈  
 九首為示入道之要冬十二月因事上堂  
 舉話畢良久云者裏無人證明且向別處  
 尋討下座便行一眾輓之不可故次韻答  
 滌塵慧有此時難定約終道與終林之句  
 報恩修復以偈請次韻答之我無錫插記

五九

三十一

秋冬只麼相將任運中因死窮途終道路  
 奚拘所住辱先宗達磨不占嵩山地不肖  
 思追隻履蹤歷盡天涯誰近遠一身雲水  
 似飄蓬聞匡廬衡嶽之勝飄然曳杖遂往  
 焉

二年壬戌

師五十七歲正月初三日登匡廬留題東  
林有信步何憂不見前躡破乾坤孰去來  
之句閒步三笑堂讀壁間王陽明先生詩  
忽聞迅雷因為次韻中云不愛聖學不援

儒不求佛道不入社山僧與俗及朝官同

是乾坤無避者大夢為憐惺者寡吾悲痛

今淚欲瀉忽感天雷震法雷驚起龍蛇若

翻瓦以雨阻為留東林七日摧頽老衲衆

無識知獨寺主大槲僧為興建東林擊鐺  
募衆聲聞數里故俗

號六遇之甚隆其山前後利皆且過而已

至歸宗復留半月日乃過衡嶽取道宜春

因度夏袁之泗洲寺袁於洪都最為僻壤

山深寺老僧行寥寥有居士數輩時從問

道為奉晨夕故寄袁州詩曰諸君義氣越

常情愧我無能報此心可思也秋有僧自

天台迹師至袁為萬年諸山請住通玄之

意初以投身空閒不欲就繼念先人付託

之重卒幡然就之八月離袁州次廣信寄

復澹孺石田二居士曰野老乘興幽味深

那拘朝市與山林密雲彌布大千界一月

孤明何處陰頑石醒時唯點首維摩露處

莫為心行來廣信傳千里回首相看報此

音九月至紹興暫慧護生菴冬十二月抵

天台通玄寺

三年癸亥

師五十八歲住通玄開堂演法有通玄峰

頂別是人間之語蓋別開山第一代韶國

師偈也韶為吳越忠懿王刺台時所奉去

師近七百載未有屬和者一旦嗣響其間

故今二偈諸方咸傳誦不休焉夏六月始定九旬安居之制深山曠野相依衲子十數輩皆正因行腳之士而茅堂草榻靜處無為師得不倦槌拂寅夕與之提策遂往往有開發者秋日聞雁寄示契如智禪人

原九

五十四

忽聞雲外鴻聲叫寄語禪人智者裁欲證本來無一物須知觸處契如來復費隱容通法嗣書復求如沈文學問道書別法華無用上人擬荅復禮法師偈復華頂弘上人四問偈

四年甲子

師五十九歲三月檀越蔡聯璧

字子毅請

住嘉興海鹽金粟山廣慧寺寺即吳之赤烏中康居沙門僧會所建當吳之時佛法雖至中國大江以南無有也會以求獲釋

原九

五十五

迦文佛真身舍利始勅三寺其二則金陵之保寧太平之化城其一即金粟金粟為東吳首建而攷之禪典則從未有宗門師匠光揚第一義天者故子毅力為輓致諸老咸未克終至是請師焉初師在袁夢至一處見巨井足飲千人方蓋亭其上有偉衣冠者進曰此師住處也及詢之金粟信然蓋由夙定云四月受請同眾赴上堂有九萬里鵬纒展翼百千年鶴便翱翔之語過會稽師凡三至護生菴眾謂不可吝法力請之為一陞座五月六日入院時本寺龍山為貴人所圖子毅方鳴諸當事求直不已師告之曰在道與德耳爾若為法門則我住若為山門則我還天台去矣事遂寢一郡聞之咸服師之高義初至之日天

王寢殿以外皆編戶所居破屋敗垣饘粥或不繼師處之裕如也冬十月開爐衆盈千指四方麟鳳多集座下而漢月藏爲衆首焉復史明復史清都陶愚谿問道書示茂林禪德胡行昭居士書

五年乙丑

師六十歲鄰虛禪人上雙徑化茶作偈送之示雙徑智光禪人偈復陳則梁問道書陳蓋奉天主教者中多泰西利瑪竇語師爲答之最詳與劉子元往復論心華發明之喻皆合雜華大典有偈云華開始顯中心子華未開時子已中果徹因源因該果方堪頓契妙蓮宗足例也謝郡丞青蓮居士自以拘文不得豫參請之列思一睹顏色慮無以致師者時陶石梁廣文餘杭矣

乃爲轉囑具道所以願見之意師得書遂往謝喜出望外率闔郡士紳會於武林之昭慶寺一衆皆獲法施歎未曾有秋九月過紹興爲空華法姪下火冬舉瑞白雪爲第二座是歲座下三千指多軒昂騰踴不

可羈縻之士故金粟宗風日浩浩聞湖海矣爲金如王朝式題初祖贊自題象贊初武原朱君上申於師懷信疑因未見師一日中夜夢中見人持巨軸展示曰汝識此人庚九不朱諦眎之則神儀挺特踞胡牀衣紫

僧伽黎衣類古圖畫高僧者曰吾未識面也其人曰君拜之此宋慈受深禪師象也瞻禮未竟而覺翌日過坊間見所裱象與夢初無有異審其款識則師自題真贊也故朱於衆信中皈向尤篤云

六年丙寅

師六十一歲示頓越居士法語示普度尚

禪人住山法語復王金如史子復半眼居

士問道書過武原為朱侍御泰禎父對靈

小參跋孤明上人血書法華經後題曰磨

庚元

壬七

程君小象題釋迦文佛出山象贊為輝宗

禪人題接引佛贊以古人著草屨住院凡

百任緣故諸如錢穀之需皆不計晨夕是

歲歎秋成廩庾告匱師分命結束竟乃倒

橐而炊之曰食畢吾與衆齊走耳時門外

則已有馱負而至者問其故曰昨宵夢金

甲神人告我齋僧功德利益事由是遠近

相傳遂有韋馱趕供之說出於齊民之口

矣冬衆盈五百乃舉五峰學破山明分攝

兩堂始有前後第二座焉

七年丁卯

師六十二歲春日送道生禪人歸秀水掩

關偈曰上人歸去把門封坐卧經行祇此

中打破靈雲關換子桃華依舊笑春風時

十方來學雲趨水赴屋不能容至有露坐

檐宿者乃闢法堂之左廡建通堂五間十

三架牀榻戶牖深明嚴潔坐卧經行超遙

容與以爲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之地更以

餘才夾殿之翼輔以周廊皆不發化士不

告檀越其檣礎梁楹一出師衣盂及衆願

樂助者其運斤墁堊則方服自爲之故經

始之日師擗鼓上堂有眼望青天起大屋

之語是歲衆滿七百矣題金碧峰禪師象

贊示純一上人法語復紫垣居士問道書

答存義上人誓洞五位君臣問題菩提心

戒儀序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九

音釋

弃 去冀切音器 棄同捐也 孛 農都切音 奴子也 濡 汝朱切音 儒鮮澤也  
 葺 七入切音 緝修補也 齷 口很切音 齷 齷齪也 骸 居索切音 幹脚腫也  
 驩 呼官切音 歡與歡同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十 年譜附

庶十

繼住明州天童寺嗣法門人道忞編

毅宗烈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師六十三歲以謝事告諸檀越將爲拂衣之舉時徐中丞從治朱侍御泰禎曹侍御

庚子

一

谷皆再輓莫回而鍾孝廉鴻穎載言曰師爲子毅住四春秋矣屈千日爲穎自效犬馬之地遂不哀憐穎乎師惻然爲留之岳大司馬元聲以嘗見紫栢尊者亦獵三教遺言遂自撰禪門口訣詣師就正藉一言

以流通焉師展卷見一實字即指問曰此字如何解說岳擬議云卻解說不出師曰恁麼則虛言了岳面熱不能答去後復致書云一見和尚心甚念世出世法還須落草盤桓頌古見教師答偈曰須知一念未

生前世出世法不可得祇憑者箇老源頭  
世出世法通貫徹聞師拂衣復致書云此  
時宜靜不宜動家中人不打鄉談和尚自  
理會師答曰老僧從來不見有動靜居士  
既有宜靜不宜動取捨情存此是門外漢  
未夢見在陽羨吳問卿居士亦以書上聞  
禪師於嘉禾大倡宗風海內法侶泉涌雲  
集非具大神力曷以臻此但古尊宿有識  
超三界而終日悶悶不立一宗不豎一椽  
不蓄一徒如趙州八十猶行脚者盛名之  
下猶望禪師韜光內斂收跡返聽又云古  
人接引後學機權不等有不下禪牀接者  
有至三門外接者隨其根器各有淺深若  
徒以庭前栢樹子爲題禪師之頌即後學  
之鈍尤祈吾師巧譬曲喻無以一棒一喝

塞責可也師復云讀手教見門下愛我深矣至矣第貧道固是個不識好惡漢故不知有可禪牀上接者有可三門外接者故亦不見有一人可爲徒者也故有眼亦如

盲者也有耳亦如聾者也如是則不見有眎可以收者也亦不見有聽可以返者也亦烏有光可以韜者也若見有可以禪牀上接者有可以三門外接者即見有可以爲徒者人相未空我見未忘分別念存造種種業弗敢爲也又云心無分別則無取舍無取舍則無憎愛無憎愛則無業識無業識則從心所欲不踰矩焉題玉芝禪師象贊爲抱朴蓮禪師題禹門傳和尚真贊二復錢性符問道書示太虛藏禪人病中法語答蔡大中丞懋德十七問一時傳教

庚十

二

諸方遂各有答頌焉秋建護世四神王寢殿與齋庫泡福之屬一撤而新之冬過秦谿爲鍾海槎父對靈小叅

二年己巳

師六十四歲正月於法堂之右方鑿山開址覆屋五間爲函丈之室遂有僧問師和尚造方丈向甚處下柱脚師云向汝頭頂心下完後向甚處開門師云一棒打開門開令學人如何入師云看脚下初師正覆止三楹而康僧象設分其半故席前之地不盈尺衆以自居廣廈而師處湫隘不自安乃各出衣孟爲建造之二月命門弟子王朝式及昌侍者申狀於周少常伯乞傳和尚塔上之銘三月與萬峰漢月藏東塔破山明書多規誨法門大體事四月丈室

庚十

三

告厥成功衆擇日請師居之八月受福建黃檗山萬福禪寺之請九月歸受業埽傳和尚塔還禮先塋舉族來觀其老者語少者曰吾上世之卜此地也得師之貞利見千丁今五世以來吾戶不加增而斯人繞萬指受地之靈乃夫夫也邪咨嗟不已至善權埽樂菴祖塔曹琅玕居士等迎請說法於城中萬壽法藏禪寺有山僧出家將及四十載別也無成得什麼事祇明得祖師西來一著子等語還過姑蘇鄧尉山天壽聖恩禪寺埽萬峰寶藏兩祖塔嗣法漢月藏護法趙大中丞士諤周孝廉永年等迎就本山陞座說偈曰今日不肖兒孫高陞遠祖之堂不必重說偈言觀面爲衆舉揚急著眼莫思量得便行真漢子人間

天上更無雙時郡之士紳若汪給諫國柱胡度支子浩劉憲副錫玄徐內史容等皆齋候於城東之瑞光寺而僧俗男女聞師之來萬衆喧闐街衢巷陌爲之不通乃登塔之絕級一受瞻禮焉過虎邱埽隆祖塔闍寺辦嚴而譁逐愈甚遂不及舉匕而還過松陵舟人不敢維舟近岸僅於中流受熊明府開元一齋過秀水爲孝子金善鎔對靈說偈秀水年年秀青山歲歲青祇因人不覺剛自見遷更以拄杖擊靈几云擊碎蟠桃核方見舊時仁急薦取好惺惺頓證無生地高登安樂城宗成無漏業端坐寶蓮心十月結冬制舉費隱容爲第二座時衆滿萬指矣

三年庚午

師六十五歲正月過武原郡丞湯道衡迎  
於官衙齋畢就請天寧千佛寶閣基陞座  
二月過武林衆請說法於報國禪院赴闕  
川黃檗請也黃檗爲運禪師脫白之地故  
至三門有昔日遠祖斷際禪師從此出今

原十

四

日不肖兒孫從此入雖然出入不同要且  
同爲標格之語三月廿七日入院四月十  
五日開堂垂示云一葉扁舟泛海中乘風  
來到福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只作拋綸  
擲釣翁因觀葉相國文忠公詩嘉念之次

韻四首以寺爲文忠題請

朝命所復也今錄其一及第心空選佛場箇  
中無地列隅方一豪透體豁醒眼十界通  
身見法王迷去妄分人與我悟來了却短  
和長回頭直下情無倚便是高登彼岸航

原十

五

五月受香城圓初上人齋需偈爲題云誓  
爲黃檗主請作香城客齋罷索予言予言  
絕標格研磨半錠墨污却一張白舉筆盡  
力揮○字不著畫欲會西來意問取門前  
栢靚面豁然惺撞破乾坤厓六月示定觀  
時默誕生三禪人偈復蔡山彌陳我萬葉  
內史益蕃問道書清漳王大司憲志道幼  
歲得省發以就正無人每致生晚之歎因  
見師垂示語不覺身心踴躍遣使走福唐  
致書與師曰法錫南來遂令黃檗千年道  
場儼然未散祇此道場非古非今然不因  
師來爭知非古今也大師爲人不惜身命  
寧使悉身失命終不爲開第二門此是徹  
骨徹髓獨超于七百則宗門而遠近傳者  
多作棒頭商量或言可度有智人不可度

無智人或曰止可度未悟人不可度已悟人如此等見蒼天蒼天徹漳近有僧定觀者歸述六月一日上堂法語云若汗淋漓時是乾爆爆時如何若乾爆爆時是汗淋漓時如何此是向茫茫無可據中抉出人眼睛令他自見又云人世易度大法難逢一番蹉過百劫千生願垂頂門一鍼母曰五百里外棒頭不到也七月復遣使致書曰讀教札身心踊躍歡喜無量學人季來捨身捨命祇爲絕後再穌一著來教直拈出此句真棒着了也知痛了也疑於此疑信亦於此信了也又云亦爲前來紛紛起惡知見者皆爲不知棒頭是何物不敢不強生分疏亦欲令後來有真痛痒者稍知十方三世四生十地總在拄杖子裏一

握一掌一棒一條不作暗模糊亂猜也師之所答備見語錄時構李諸檀督師還浙甚嚴僧俗聞之奔走攀留如失依怙如薛君秉鉉書云聞象駕不日言旋遂使黃檗道場復作雲封古刹奈何奈何衆情若此八月離黃檗葉文忠公孫晟與暹迎師至府第爲先君對靈小叅留九日過侯官衆姓請於西禪陞座爲留三日九月達武林僧俗迎至鳳林說法因於昭慶受齋時岳司馬在焉相見之際師以佛法真實相爲庚十遂至抵牾十月師還金粟搥鼓告衆以清六規估唱式分袂衣盂竟飄然拂衣而去道過吳門以舟車勞頓腹疾旋作門弟子乃迎歸北禪調侍故冬月誕日衆勉請陞座說偈云山僧六十有五素來不涉迷悟無

端痲疾三年累得通身骨露若人如是證  
明管取超佛越祖日用二六時中直教更  
無差互若能如是行持定證金剛堅固試  
看碓坊蹋碓人終日未嘗移一步蘇州城  
有六座門門有路通人路可惜無人簡  
點知其數臘月明州黃司李端伯嚮師之  
久聞退院正欲迎詔會慈之永樂禪院成  
覲得師主之乃致書曰往歲獲侍壽昌始  
知宗門別有長處然客塵煩惱纏累不休  
丁卯季秋偶過開先小憇坐參踰月驀然  
撞倒鍊山然纔開口時又覺有物爲礙雖  
屢承博山提誨猶抱疑情靜地思量須到  
古人大休歇地不應得少爲足以自昧生  
平也客冬偶到武林小菴得睹大師語錄  
雷轟電掣儼然臨濟兒孫庶幾一覲威光

庶子

七

以領吾師熱棒耳永樂禪院荒廢幾數十  
年近蒙蕭道臺盡力護持故物漸復然譚  
揚大教正須金粟如來也伏望慈悲憫念  
速賜光臨俾博地凡夫頓斷多生結習耳  
師會書既悉來機復以自養待盡不能領  
衆爲辭而司李與初大中丞彪佳必欲致  
師遂復有鄒山阿育王廣利禪寺之命焉  
四年辛未  
師六十六歲元日受阿育王寺請爲玄津  
上人書偈於船子和尚推蓬室記之後人  
日發蔡坦如問道書上元日別吳門登舟  
解維二月一日抵明州駐天寧受衆姓齋  
三日入院十五日司李就請本寺開堂指  
法座者便是大司李大護法於丁卯秋廬  
山開先寺撞倒底鍊山今對人天衆前扶

起去也還見麼遂陞一衆雜然稱善舉達  
澄昭爲第二座題雲門湛然禪師真贊爲  
海昌黎眉居士制先覺宗乘序三月過天  
童景德禪寺埽應菴密菴兩祖塔時寺僧  
明貫已白郡司李王邑侯章士紳李侍御  
遵徐侍御之垣檀越徐有杞等請主太白  
名山而樸李吳太常伯中偉徐大中丞從  
治虞給諫廷陞請再主金粟兩郡交迎幾  
致違言師乃集衆告曰老僧住院唯汝之  
故今日去止亦唯汝之故汝等其自裁之  
聲問衆曰住天童耶住金粟耶舉衆譁天  
童師意遂定然猶不忍絕故知更與樸李  
諸檀訂一期相見之盟焉四月三日入院  
至佛殿基有虛空作殿日月爲燈之語蓋  
天童自晉義興開山宋宏智中興以來號

江南第一寶坊故宋舒王安石有句曰二  
十里松行欲盡青山捧出梵王宮可想見  
之而滄桑代變晉殿唐宮不能與丹堦翠  
壁磨歲月強半湮沒僅餘甲乙相傳之子  
院者五然皆苔蘚生房荆榛滿院古先列  
宿之風陵夷至此極矣師乃爲作興修偈  
曰太白山下天童寺洪水漂流殿如洗普  
告四衆諸檀那大家出手共扶起司李亦  
次以偈偈曰太白峰高禪林榜樣一朝平  
地起風濤推倒黃金瑞相而今重整舊家  
風安住十方龍象面面玲瓏全無遮障要  
明者段因緣問取堂頭和尚五月至金粟  
八月還天童過明州司李迎歸公署乞留  
再信師一宿而別故有官衙扣擊及請益  
盛公因緣之語蓋師入闔時有盛上座者

不自來見乃致書於師有濫付非人之譏  
故師復云盡大地誰是非人者請上人指  
出看若指不出祇可懸梁縊臥夢筆山中  
而司李疑爲太甚師哂之別後乃疏導其  
意云司李大爲愧服以書與師曰承示  
盛公一段公案乃知大師直截爲人抑逼  
瞎驢使他無轉身通氣處正宗門所謂殺  
人刀也盛公孟八郎漢帶累天下明眼作  
家正不妨存者段葛藤俾渠有出身之路  
耳每服大師手段辛粹與諸方說老婆禪  
者迥殊要使大地衆生箇箇阨陷非僅爲  
盛公一人也仍爲作真贊曰菩薩面夜叉  
心惡聲流蔽滿叢林禹門浪急龍騰處翻  
轉山河大地沈佛也打祖也打眼光爍破  
四天下阿師大似敗家婆教得孩兒會相

罵牛頭沒馬頭回狂風驟雨滿天來四方  
八面相追逼縱有神通掣不開行脚僧會  
不會惱後一槌百雜碎沙界衆生結大冤  
禿奴忒殺無慚愧風顛漢老成魔諸方那  
箇奈伊何巖頭獨見大人相直向德山頭  
上扃咄九月復爲黎省居士制五家語錄  
序時道聲益振王公大人皆自遠趨風至  
忘位貌之崇如錢相國龍錫之入山問道  
方侍御震孺之虛往實歸駸駸與歲月增  
長方通所得於師曰謁大師語及工夫不  
切實蒙師劈面作掌矍然汗下敢呈短偈  
兼以爲別倚牆靠壁多生謎賺海偷天似  
也無劈面原來真箇熱更從何處說模糊  
百城烟水阿誰邊一宿天童大有緣歸去  
千山盡紅葉誰云渡口有江船至小白嶺

再呈偈曰說去一直便去那怕雨泣風愁  
爲甚不生猶豫被師捏過鼻頭十月爲還  
源本其侍者題自真贊十一月作慰司李  
書有生死二字能迷卻天下人亦能悟卻  
天下人所以古人聞紅輪必定沈西去未  
審亡靈往那方而孝子哭哀哀古人便悟  
豈非悟者亡者哭者同歸無二無二無二  
分無別無斷故等語以司李丁太夫人艱  
扶襯歸豫章也十二月復爾赤馮居士問  
道書爲破山明道生本題自真贊

五年壬申

師六十七歲四海雲從人人步道履德規  
繩不束而嚴其久侍籌室相與紀綱翼贊  
者則有若石竒雲唯一潤鹽梅鼎牧雲門  
佛音智空林遠林野竒山幢懷古津用高

庚十

十一

原普南源融肇心啟法海訓一拙立雪浦  
琮梅菴宜之輩皆叢林老成故師次衆韻  
有曰從今一日不離山肅肅雍雍雲水環  
獅象潛藏一隊裏龍蛇混雜衆群間老僧  
棒棒誰意衲子惺惺孰顏記取他年  
出林去莫教放過上頭關示若愚廣雪浦  
琮二禪人偈作天童卽景十三首傳法偈  
一首荅鍾海槎張元帖李仲堅周君謨四  
殿元問道書爲王金如題自真贊寶印禪  
人題出山大士贊復黃司李偈著據評說  
發難訓詰共萬有餘言以明肇公物不遷  
義益

神廟時有法師空印者感性各住於一世之  
說作正量論非之自傳和尚之論出印已  
毀版以譏矣近復有僧左袒空印作爲證

語師恐大義微言卒晦於世乃著是說云

六年癸酉

師六十八歲荅江似孫陳紀常馮爾赤陸  
內史寶問道書荅報恩修禪師書荅方侍  
御書制畧殊大士贊題童子南詢觀音贊  
爲萬如微題自真贊取恣自強之義題自  
頂相示恣曰者箇阿默真阿默一味一生  
自勉強據箇單傳直指人徹骨徹髓一條  
棒天下那有者等善知識不顧諸方嫌與  
謗咄偈贈同參慧轂輪曰本是同根生誰  
重復誰輕堂堂全體用正令要須行夏四  
月建通堂九楹深六十尺延袤一百四十  
尺於大雄寶殿之西偏前容方軌內受千  
人應供與達廊半分之復以基構雄尊上  
公應迹首冠南國之精廬而廟貌庭除委

卷下

十二

諸薰莽無以祝

皇圖而壽

國集龍天而庇民乃遣僧三十輩航海入閩  
伐山市木於建甌高陽之虛復嗣法漢月  
藏泊瑞光弘微書徹蓋藏之嗣也爲夏通  
鐙作曹谿源流荅頌自南嶽至禹門共三  
十有三世焉

七年甲戌

師六十九歲春建諸寮十九楹於方丈後  
山之麓復於善法堂之西偏建屋一十四  
楹眎前九楹者淺十尺修倍六十尺級高  
下而三授之前均後殺正與應共之堂聯  
翩共列焉因居士乞壽五旬偈爲題曰夕  
陽西去水東流人老何曾見白頭能向箇  
中高著眼普觀法界共同儔示靈根荷講

主偈爲本梵禪人題血書華嚴經後爲衆  
禪者作洞山尊貴頌爲黃檗費隱容題自  
真贊爲雲棲蓮大士作真贊復朝宗忍書  
復劉孝廉道貞論宗旨書萬言書出而風  
聞寰海江湖閩粵之人雖馱餓係社操鉏

庚十

十三

斧而山邊水邊者莫不憮然自失願就弟  
子之列夏雨甚時西澗湮夷無復故岬山  
水暴漲嚙及平原師默計曰千里金隄潰  
於蟻壤况環山之水瀉以一道無隄岬而  
防之萬一玄冥夜作吾輩不其魚乎乃躬  
率徒役日持畚鍤築長隄首起盍孟峰下  
尾屬外萬工池通計一千三百五十尺皆  
用巨石壘砌隄高水下唯聞淒淒鳥咽聲  
遠近來觀疑登雉堞俯城濠焉秋殿材至  
自閩挾六舶泛鯨波浮江塞港而入已進

關過聞矣府上佐以私意糾察師曰寺明  
州寺耳豈爲吾修哉徑拂衣而去時李侍  
御追輓不可過慈谿適馮大中丞與大司  
馬皆休沐居第聞師過要諸郵亭力爲攀  
留乃率邑之士紳與侍御船送還山上堂  
說偈道人行履處幽然意不蒙檀那雖送  
入不可把雲封試看紅輪日任運轉西東  
古今常顯露繇來無定蹤冬黃司李服闕  
補武林司李省師山中爲上堂昨晚無舌  
說今朝呈醜拙耳聞兼目睹不問僧與俗  
選佛與選官同體不同服不以服飾觀便  
見真面目復馮大司馬問道書爲黎眉居  
士制教外別傳序卻杭州靈隱之命

八年乙亥

師七十歲制高峰大師真贊題法師三際

真贊爲定水禪人題自真贊爲李孝廉燦  
題自真贊作慰鍾孝廉書著辯天說爲泰  
西教也與藏公書復萬言有奇即今之後  
錄也秋建天人師殿於殿之址高百尺縱  
廣如故建殿九楹爲演法之堂高六十尺  
廣如殿之百三十尺縱如殿之九十九尺  
而殺其十建閣而藏佛菩薩之語於善法  
堂西廡之右高五十六尺廣如殿之縱縱  
殺殿之三十尺皆同時建立焉故師搥鼓  
上堂有不用材木殿閣成現不勞斧斤法  
堂本影不動舌頭只向青天白日下要轉  
便轉之語蓋初秋之四日也冬於朝元寶  
閣之基復建護世四神王殿高深壯麗傑  
立其前正與文人師殿相雄峙更於明樓  
邊翠其樓久久樓間俯善法寶藏之闕建寢堂一

卷十

十

十三楹中五爲丈室西五爲樓爲燕閒其  
三之在東者則儼設開山與說法本寺者  
之位號而祠奉之未幾天供厨復成左達  
西澗右抱九楹若回瞻遙禮於法藏寶閣  
之前中奉異僧所識之監厨使者蓋寺初  
嚴是相時有異僧過見之囑曰他後當有  
數萬指從此君受食故寺僧奉之猶敬虔  
云爲爾保程居士題自真贊制說法堂之  
銘荅唐孝廉元竝問道書書復黃司李偈  
示錢廷尉士貴是歲之冬爲師七表衆踰  
三萬指殿堂履滿諸名碩問候者晝夜絡  
繹於道不休而寺無恒產歲用十千一出  
於傾廩倒囊唯恐其後者先是殿之左有  
古栢枯且死至是復重榮焉

九年丙子

師七十一歲上元日黃司李入山省眎復爲上堂今朝正是正月半家家辦賞上元節都隨浮世恣情歡誰省茫茫忘本確祇有居士黃元公獨入溪山無別樂不若維摩但默然互相唱和妙獨覺爲佛音智一拙立題自真贊示淨虛禪人法語示余總戎偈示沈大司寇演偈示唐孝廉偈送其侍者住雪竇上峰偈與瑞光弘徹書與劉孝廉道貞書合二萬言即今之三錄也是歲東建左序修廊與前九楹十四楹者森然夾殿而立如臣如僕奉君公焉西建兩司於法寶藏天供厨之間堂司後庫司前或廣博而靖淡或警嚴而詳至皆廊要縵回檐牙高啄妙極梵宇之崇復於護世四神王殿之右覆屋四周通二十楹爲涅槃

之居以處有疾僧伽名曰有喜者從雲間錢廷尉之所命也先是廷尉有子及冠而卒於疾大漸時自曰天童天童復曰我念天童則病苦無矣後復夢告曰我今天童披染三年還復歸來故廷尉入山求所以似續之者師爲勸修是堂堂成而熊羆叶兆繼生一子廷尉以爲有後之祥遂以今名命焉又自天供厨之西循澗而北隆者屋之窪者樓之延聯至於蓋孟峰下外復繚以周垣而寺西之地盡矣

十年丁丑

師七十二歲天臘日制先覺堂碑文復自書丹木令日制皋亭中塔院興修偈有當年屋塔護全身一夕火光真歇了之句以院燬於火故也次韻示李警菴四首復南

嶽霜輪講主書更示以偈示覺圓敏禪人  
偈爲恒證據張敬橋張通伯題白真贊爲  
衆禪者作爲山水牯牛頌爲祁驥超居士  
書醒菴二字更跋其後二月爲忞書正覺  
靈光四字於南海梵音菴舍利記贊之前

成十

十六

過鼓上堂舉黃檗費隱容爲座元時容解  
院事歸省自閩川也三月遠近聞傳以師  
將赴大瀉之請闔郡士紳偕入山中計留  
其市井往往偶語儻師果行吾輩將磨礪  
以須與楚人從事師笑曰客秋有湖南僧  
至此偶言之耳諸君曷爲哉衆乃止然臨  
淮甌越之民猶奔走竭屨恐後不及見焉  
爲洞如覺制傳和尚真贊偈示天鈞徐居  
士題法師靈鑑真贊復嘉魚曹居士書更  
示以偈爲是空表自瑞峰三禪人題自真

成十

十七

贊爲清菴澄題自真贊六月卻弁山圓證  
之命七月發慰馮大中丞左遷書八月跋  
振伯周居士血書金剛經更示以偈九月  
其侍者乞山居之顏爲書端嚴一室四字  
授之十月立朝宗忍爲第二座復馬大中

丞問道書復余周生胡彥彙二居士問道  
書十一月爲林野奇朝宗忍題自真贊十  
二月卻荆谿禹門之命是歲建屋於寢堂  
之前及先覺司香之室以樓計者十有三  
楹以室計者則四十有四楹以明堂計者  
則前後左右有五以大小計者則大一中  
二小又二焉猶以伽藍祖師未有寧宇乃  
於殿之左右翼建堂二區而奉安之復搏  
土而肖三世如來百福千光之相於殿之  
正中刻木而肖當來慈氏與廣陵所輦至

護法天大將軍相皆確石爲牀座前後安  
寘於四神王殿之內莊嚴妙麗如紫金山  
聚焉

十一年戊寅

師七十三歲道風益敷無遠不屆雖下里  
窮荒之域身形拘礙之人莫不想望風裁  
而咨決心疑者師皆無忝哀慕一以慈光  
攝授之是夏遂有復韶陽劉曰相陳明欽  
二居士問道書復閩漳尼寂輝問道書復  
五羊葉行證袁行成二道婆問道書復內  
監車天祥蘇若霖問道書復鹽官朱通頂  
問道書復毘陵王登之王觀方問道書復  
秀水孫弘基徐廣密問道書春建下院於  
古攔路菴之前殿堂齋庫凡叢林所宜有  
者咸備焉三月荆谿閩邑士紳以師季臘

尊高宜歸根桑梓復有法藏之命狀曰禪  
師爲法門龍象海內瞻依當此佛法傾積  
而師硬豎脊骨肩此重任所謂拌卻一條  
窮性命刀山劍樹也須登非師而誰大慧  
云此大丈夫之事非公侯將相之所能爲  
興言及此吾輩真當愧死然度盡海內衆  
生而於桑梓反念然無情冥然不顧則法  
門所言平等者果安在乎此某某所以不  
能已於今日之請也吾里中富貴者如油  
入麪永無解脫貧賤者如北行南轅愈趨  
愈遠願望法錫光臨一爲指迷謹此合詞  
以請師以衰病力卻之履卿戈居士乞偈  
以玄沙頌通意次韻爲示有蹋翻天地無  
家業笑出蘆華恰正圓之句冬濂外萬工  
池師親自鳩工鑿澗置隄以殺壅闕之災

按天童志曰裏外兩區昔人費多工鑿成故名萬工又名雙鏡各深數十尺一道橫分澄碧可鑑上峙七塔寺徑緣此入先是外池壞於洪水裏尚無恙崇禎辛未忽徧生朱藻波紋爛然而密雲老人適至此殿

三十

十九

工告成念外池湍決緣內水直瀉無旁殺其勢者乃別爲一澗引西澗水曲折出清關橋下皆輦致巨石堅築圍岬鳩工亦且萬計云示程泰華顧德祥鮑元之三居士偈持經法語示程弘業葉行如崔明道二居士乞語薦親書偈示之

十二年己卯

師七十四歲正月修天童列祖藏骨之塔奉衣孟貲爲龍池傳和尚營歲祀之田善卷樂菴祖田如之爲驥超祁居士制宗門

宗行錄序臺山梅菴宜新構梵宇成請頌爲大書獨露堂付頌使更次以偈二月遣唯一澗率諸禪復航海入閩市材集公孫居士摹師小影勒石請贊自書授之張大司憲瑋入山叅謁乞開發爲示偈曰一切二邊俱坐斷本無中道可須安掀翻海嶽無人會白棒當頭爲指南四月爲古南牧雲門題自真贊復孝廉張立廉問道書丹陽湯應冠者常遊禪肆因自集刻相見諸老語附狀呈師師目其說多紕繆恐誤人乃荅曰承翰刻中載貧道機語總之有無不必論如謂貧道一棒的的清而有力則知居士未諳貧道棒頭指處故未得如龐居士之唯吾自偶諧故見有偶有老聃有孔丘及知斯事無止法如七層塔一層又

有一層者正居士眼華也豈不聞古云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請居士細思之八月寺鄒徐氏之族以師所修祖山爲己瑩兆噴有煩言師徑曳杖去按梅谿語錄荅諸郡縣留行書其略曰貧道濫主天童法席誠非其人但既身處此地不得不任其責山中一切宜問况歷代祖師之塔法道有今日者以有歷代祖師也有歷代祖師故天童斯有今日飲水尚當知源學道人可以忘本乎然則貧道初入天童即當以修塔爲第一義所以遲遲至今者於中良有不得已也一則念久弊不可頓革一則念己於天童無絲髮之功驟舉難行之事人心不諒一則念徐宅萬一不能以道義自持或有煩言則貧道唯有一去如此則天

庚十

二十

童有再興之機而某宅實敗之上孤諸檀信下陷某宅以無量罪過非利生本願也今辛苦九年百廢麤張自揣於諸檀相喚初心稍可無愧故敢以是舉然自知無德不足以化人又不忍坐眎祖塔終於毀壞其勢亦唯有一去而已過虎林錢太史洪中丞與孝廉王元建方子凡輩咸執弟子問道留供養卻之卒至子凡園居決旬會明州護法諸公輓留繼至而杭之四衆瞻禮者且日以萬數師益狀因夜發將之荆楚抵吳門問道弟子諸干如要迎爲一過鹿城以次受葉縣侯張孝廉顧宗伯齋遂得明州王海道應華書且浼宗伯力輓不聽前師益堅去志取道虎邱禮隆祖塔出賃屬累申注二方伯楊解元爲修葺之時

四方風聞師將遠去留益力於是暫還攜  
李作退休計一時富有力者聞之爭得師  
供養莫適從乃止孫集公園問道者如市  
語載梅谿錄中而越諸檀護使者日相望  
於道不得已聽還天童九月晦嗣法費隱  
容迎至金粟大集武原諸舊人檀越侍齋  
留七日十月入山故陞座有鶩拈拄杖云  
爭如者箇木上座生平不近人情之語偈  
示顧宗伯孫集公方子凡持經法語示別  
駕曹茹真爲宗伯封翁書知非閣三字立  
林野竒爲第二座師出凡五旬過郡五縣  
十六所至無僧俗男女空邑傾都甚而追  
隨不獲見者若干數士紳之輩舟車之勞  
不與焉按天童志曰己卯秋老人曳杖渡  
江爲修塔也其事不具論心章凡三致書

苦心備至歐陽廬陵云初匪其艱在其終  
之徐侍御之護天童可謂有始卒矣寧波  
慈谿餘姚諸薦紳先生或合詞或韻簡或  
轉囑輒留不遺餘力王海道園長書一再  
至且託謝侍御象三致請教饑渴之懷即  
裴丞相之於黃檗白侍郎之於烏窠諦信  
不是過焉時卓錫梅谿菴孫居士集公梓  
語錄以行文司李鐙岳爲之序曰有敬日  
月肅江河者即有躋日月詛江河者道明  
而聖或時可毀法著而佛或時可攻聖未  
來毀毀聖道愈明佛豈致攻佛法愈著  
云云是行也追隨杖屨則有黃大參履素  
顧宗伯瑞屏張大司憲二無王居士金如  
祁居士驥超周孝廉君謨而往返山中不  
避嫌怨蓋宗伯之力居多

十三年庚辰

師七十五歲春又正月再卻雪竇之命先是丙子冬僧發光凡三請師弗赴至是復以宗伯之狀來其略曰今春有僧靈雲同徐樊二居士從雪竇來苦乞大師住錫彼

庚十

三三

山大師如鑒其誠而許之錫疇至秋不難再渡錢塘親送大師之雪竇疇亦擬構數椽於徐鳧巖與大師之鐘鼓相聞亦浮生一愉快事也望大師決焉師力卻之偈示見雲余內監為黃介子柳昇宇襲侍者題自真贊復東魯武岷源問道書從沈給諫因仲請為尹山隆菩薩書

聖朝首表奉和

高廟御製賜隆菩薩詩有無影樹頭身出表不萌枝上覺華從之句蓋隆焚身顯化事

庚十

三三

詳吳中聖蹟記三月復立梅巷宜為都監寺御用王弘亂內監嚮師道化復聞師有辯天主教說慨然誓作法城衛壑且切飯依之志師為答曰來論求老僧記獲菩提老僧自不見有一人受記者果知此意即欲逃老僧而不可得何用求耶只因人不知此所以說天說地老僧因不得已辯之非多事也題聖緣唐居士像十月因事至石頭城一時諸常問道者如張大司憲方趙二侍御錢太常阮少司馬咸驚喜出非意留齋三日離都還山示趙侍御偈蘇慈引李妙光王實相三內監偈砾崖徐居士偈書答倪太史太史之與師書其略曰元璐根器薄然讀和尚書微見鞭影一我亦有性骨只是拗耳和尚治幼應有法何不

偽與之華髮三尸蟲著身不得脫立當乞  
哀還望和尚終悲憐之一我者諱觀復爲  
太史同門友所謂太平獨往子也曾見師  
天童於師言句不契因自著逢渠解等書  
排諸方故師與辯折亦幾萬言見直說中  
復木麗江問道書是歲山中建置告厥成  
功按天童志曰昔宏智覺欲新天童寺有  
以形家言獻曰此寺所以未大顯者山川  
宏大而棟宇未備師能爲層樓傑閣以發  
越淑靈之氣則此山且震耀於時我老人  
日辛未入山乙亥歲始建佛殿天王殿藏  
閣法堂先覺堂大小方丈前此僅一應供  
堂耳後此丙子則建雲水堂延壽堂丁丑  
則建禪堂東西客堂戊寅則建下院庚辰  
則又建東禪堂新新堂鐘樓回光閣返照

樓餘寮房泡漏次第稱是眎宏智覺經始  
於壬子冬畢工於甲寅春一年所而精藍  
涌出誠遜其神速且層樓傑閣炳煥亦謙  
弗如然而礎布楹列梁橫桷攢所云上棟  
下宇蓋略備矣老人以無功用行任運莊  
嚴凡梓人巧人甸人冶人強半四方參學  
者日用事無別如是如是豈僅曰其發謀  
也審其行志也斷其使下率衆也惠且勤  
世諦流布而已哉

十四年辛巳

歲十

二十四

師七十六歲次韻答璞川曾居士偈復陳  
靖江木叔書更步來韻復東魯武張聯問  
道書四月立石奇雲爲座元制笑巖寶和  
尚真贊募埭初祖達磨偈五月

殺廟承乾宮皇貴妃

國戚田弘遇奉

旨進香齋紫衣入山命陞座爲演法奉祝

皇圖更明佛祖信衣授受之旨爲石奇雲元

真德題自真贊嗣宗吳居士乞語祈嗣書

偈示之八月辭南都報恩之命先是正月

庚子

壬午

二十日前軍都督府太子太傅左都督田

弘遇題奏稱南京大報恩寺係朝廷家佛

室高皇高后聖碑在焉梵刹志載有文皇

敕書始知額名報恩乃統承大寶之後修

此以報高皇高后之恩者近厄於劫火八

十三年祖宗孝思勝蹟一旦委諸瓦礫臣

實恫然今鄉紳士民久欲捐修天童山七

十六歲高僧圓悟大闡宗風凡人見之無

不樂施但未奉明旨不敢擅舉仰乞皇上

俯鑒臣言敕下該管衙門奉行督理興修

以祝延萬壽庇佑生民云云三月二十六

日奉

聖旨特賜俞允繇是國戚與都下士紳合詞

敦請師力卻弗赴九月常住務殷衆益繁

師志盈滿乃因事出山僧俗遮留不止遂

曳杖渡江過紹興問道弟子祁驥超與弟

大中丞要止別業爲棧絕住來省師訓應

然四方問道者日戶屢晨滿如市莫能禁

也居凡四閱月爲祁德公父夷度翁母王

氏題贊一陰一陽化育無窮唯惺惺者不

住其中法語示惠王府王選侍復吳嗣宗

王元泰吳培之三居士問道書曰至磨居

士乞薦先慈書法語示之示報恩玉林法

姪書

十五年壬午

師七十七歲明州宋海憲特遣使迎師還山且託中丞勸駕師不得已乃親過甬水以天童囑累朱公徑拂衣入天台正月二十四日至通玄山紆路僻澗肅林寒人迹罕登涉而學者日益親依雖任勞苦服役雜傭作加諸毆逐弗去繇是復成叢席焉二月示絮文金內監偈三月復詹曰至張太素二居士問道書爲奉階謝居士題自真贊四月復朝宗忍書有欲汝細思深想一行一步當爲後人榜樣是老僧本誓願之語再示惠府王選侍法語五月武張聯居士乞語薦親書偈示之復台州蔣司李鳴玉問道書六月初六日再卻田國威報恩之命二十四日與期生吳居士如貧道再撞到居士面前了但不能爲居

卷十

二十六

士吐一字云云七月天台縣百里內居民咸見通玄峰四山變白夜有流光如火照耀巖谷初三日師示微疾初五日手書復曠超祁居士初六日嗣法靈鷲石奇雲以問疾至師墜蹙曰汝忝爲一方化主奈何以我故頻頻往來騷擾諸山哉不憚者久之初七日晨興巡閱工作院務如故日午歸方丈語侍僧倦甚因登寢榻臥少頃起坐踟躕未竟奄然示寂是月明州天台兩處僧谷咸欲起塔廟奉全身相持其決乃於龕前坐下三之坐太白九月門弟子率勤舊六十餘人執紼擁幢歸師天童塔建本寺前山幻智菴之右隴僧俗四衆送者以萬計哀聲震山谷更以居恒收藏髮爪建窰堵波於玲瓏巖上峰先是青烏家爲師

覓地踞徧群峰莫知向詣偶憇足青谿之  
陰忽一總角童子前笑曰汝等爲老和尚  
擇地耶汝常住自有地何用他覓不見道  
青龍脚下眠買盡世間田遂遙指烏柏樹  
云此下是也果如言而得吉壤及訊之數  
里內曾無是童云師凡六違法幢其陞堂  
語要開示小參機緣法語書問拈頌偈贊  
雜著恣自金粟黃檗育王天童恒日隨聞  
抄錄自丙子後則山幢海懷古雪通詰所  
記今總禹門通玄編成二十卷集公孫弘  
基離爲四冊刊入嘉禾楞嚴藏室流通其  
闢妄據評辯天判語諸說亦恣與白山布  
季牙瓚錄出介子黃毓祺編爲十卷離五  
冊與關救說共刊行以壽於世其支本別  
部如夏通鑑所集源流答頌之類則叢林

學者包藏袂挾不啻百千部散諸人間矣  
鬚度弟子自通壽等凡三百餘人嗣法自  
大瀉如學萬峰法藏東塔海明金粟通容  
金粟通乘寶華通忍禹門通微雪竇通雲  
鶴林通門報恩通賢通玄通奇一十二人  
各各入廬垂手分化一方復有光相通普  
等數十餘人則皆室中密印未及付授者  
其或負正知見有聲鼓肆如鹽梅鼎佛音  
智淑之賢天峰景西無聲古峰之輩則先  
師入寂者也若夫招手橫趨闕鞭即去跡  
雲漢以高舉入西山而不還者又殆與王  
臣國士握衣問道之流同一濟濟不可殫  
述焉必若投身爐鞴親見指歸則大司憲  
王公志道侍御方公震孺居士沈求如通  
華王金如朝式孝廉李公燦聞人王介子

毓祺其最著者自此以還如陶宗伯石簣  
周少常伯海門唐太常凝之陶郡丞石梁  
馮大中丞留德大司馬鄴僊李侍御漸鴻  
徐侍御心韋王侍御芳洲顧宗伯瑞屏王  
督學園長黃大參履素祁大中丞世培周  
侍御衷立謙侍御象三陳侍御平若陸內  
史敬身劉郡丞九霞錢太常元冲張大司  
憲二無趙侍御二瞻張廣文客卿吳憲副  
輿則金太史正希孝廉唐祁遠周君謨鍾  
海槎張元岵方子凡張冰菴居士管霞標  
蔡子毅馮爾赤祁曠超徐型塘輩則皆確  
誠諦信所謂弘護無斁者也師以海山容  
納之量誘掖方來凡聖一目之懷等觀大  
地說法不帶枝葉爲人絕諸廉纖操惡辭  
鉗鎚單提持向上碎莽蕩二見之窠堀剪

庶十

二十八

庚十

壬九

差宗異目之稠林微犯必呵纖情不順所

以士大夫中往往有聞時富貴見後貧窮

者多矣况諸學子一以從上綱宗內諸海

印三昧苟有差互痛與排斥昔人稱佛印

元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元弗惜雖師

亦有焉力爭祖命靡愛厥身卒俾少室重

光濟河復漲三十年間風行草偃馳走天

下宿衲嚮往一世鴻儒道滿神州名傳

紫閣愚頑咸慕德率土盡欽風故過化則埽

邑空都來施則傾廩倒橐坐立之際千指

圍繞顧盼之餘屢樓幻出雖晚年謝迹名

藍投身絕壑而蠅趨蟻附奔轅愈殷及夫

慧日停輝慈雲掩彩四方聞赴如卷所生

千里哭臨有同孺慕山川爲之變色

山變 太白猶然效靈 化現童子 指點吉壤 則皆師生

平教澤所普被至行所感通如斯之類蓋  
久矣落江湖之口碑矣若其約衆持身之  
法紹先啟後之謨動必合章程語必該典  
則津梁百世標表人天者則雖費日糜年  
莫可殫紀今謹採叢林耆宿平昔記聞與  
恣所親知目見者參諸往錄定之歲月撮  
略而編次之庶幾傳布將來使後之人師  
有所規鑒云爾

天童密雲禪師年譜終